

第壹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佛斯特在《小說面面觀：現代小說寫作的藝術》書中指出：「小說的基本面是故事，而故事是一些依時間順序排列的事件的敘述」¹而羅伯特 潘華倫說：「小說乃是有關人類種種的敘述，敘述過程中，表現衝突，並藉此敘述與衝突暗示對人類某方面價值的看法。」²綜合以上說法，小說是透過敘述事件來表現人生某些價值的一種藝術形式。

對研究者而言，小說則是一種很動人的文學體式，它像個滔滔不絕的說書人，從人物與情節的發展推演中，引領讀者進入廣闊無垠的想像世界裡，在虛構的文字裡，呈現了流動性的、實在的血肉情感。讀者藉著閱讀他人的故事，來認識自己生命中的各個向度與可能性，也可以覺知及肯定個人的價值。身為一個現代小說的愛好者，自當對於小說的風貌投入更多面向的關注與體察。

在近十年間的學術研究領域中，現代小說的研究確實感受到了不少關愛的眼神，熱熱鬧鬧地在文學研究中開展起來。在華文的世界裡，不論是探究小說的經典作品，還是尋訪新銳作家的創作，從小說作家的專人研究到專書研究，甚而是小說的類型研究、主題式研究，都能發現到眾多對小說懷抱著熱情的研究者的身影。

在中國，陳丹燕被稱做是青春文學的第一代作家，同時也被歸類為張派

¹ 李文彬譯，佛斯特著《小說面面觀：現代小說寫作的藝術》，志文出版社，1974年5月，頁25。

² 轉引自陳碧月，《小說欣賞入門》，臺北市：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6年10月初版，頁2。

作家³。這兩方的評價由來令人困惑，我曾想，莫非陳丹燕能用一種張派的情調技法，來書寫青春題材之作？當然，文學創作是海闊天空的，表現的文類不同，加以觀照的角度差異，結果往往不會侷限於單一面向。此外，在華文小說的領域裡，陳丹燕已是位不容忽視的女作家，除了由於她的作品近年來每每列入暢銷排行榜之列，也在於受到西方學界的肯定，而更能夠引起媒體大眾廣泛的討論。目前陳丹燕研究的成果中，大多聚焦於單一小說作品，側重於小說的脈絡與現象分析；或是就某一種文類與題材的寫作研究，偏向特定場域的書寫探究，且單篇論述多而專家研究少，還缺乏對陳丹燕小說創作部分的完整論述。

在陳丹燕的散文作品中，有著許多直接真切的生活體驗與想法。包括了她對自身體會與社會現象觀察記錄的《唯美主義者的舞蹈》、《獨生子女宣言》，還有一系列的上海題材寫作，如人物紀實作品《上海的金枝玉葉》、《上海的紅顏遺事》與《上海的風花雪月》、《上海 Salad》，以及她近幾年來一直沒有間斷的異國遊歷之作，包括了她到歐洲、美國等地的旅行心得，已出版近二十本。由此可見，陳丹燕的散文寫作，不但內容廣泛，誠實記錄了作家的生活心聲與創作使命，也將陳丹燕帶入進暢銷女作家之列。

研究者最初接觸到陳丹燕的作品，是從她的少兒作品開始的，從短篇的男生寄來一封信 到她的自傳式長篇小說《一個女孩》，都讓人驚於一個女孩或少女心懷的澄澈與堅定，從她們的眼中也映現不同於成人的真實世界和情感，著實可貴更可喜。而她後來的女性小說與關於城市、地域文化的小說，更將她創作的觸角延伸到更廣的層面去。所以，概括陳丹燕各個時期以來的小說，不但各有風貌，也更顯出她筆調的純熟，值得細察與深究。

陳丹燕的小說，一向不乏散文式唯美的寫作特色，也體現了陳丹燕一路對社會現象的觀察與對人性的呵護觀照，這也提供了研究者在小說閱讀世界

³ 意指深受張愛玲作品風格的作家，擅長細膩地刻畫女性心思、人際關係與週遭環境。莊宜文，張派小說的女性意識，《中國現代文學理論》季刊第14期，頁164。

裡，除了美感經驗的雅趣之外，另一層啟迪人生的作用。也因為她小說中的廣度與深度更為吸引人，有更多的探討空間與價值。因此，研究者將聚焦於陳丹燕創作的小說部分，細細探訪她小說創作一路風景中的心靈歸宿。

研究者選擇陳丹燕的中篇小說集與長篇小說共九部作品作為研究的核心文本。這些作品，可提供尋繹陳丹燕小說創作的完整軌跡外，也冀盼此涵括作家初期到近期的重要作品，能勾勒出作品內涵與作家生命之間可能的互動關係。陳丹燕的小說創作歷程，也是她在人生路上的回顧與成長過程，從一個女孩到成年女子，再蛻變而為成熟的作家，陳丹燕在寫作中感受到回歸心靈故鄉的撫慰力量與安定感。

基於這些緣由與想法，促成研究者以「尋訪心靈的故鄉——陳丹燕小說研究」為題，做為個人在小說專家研究的起始點。

第二節 研究回顧

關於陳丹燕作品的研究，國內外都有不少的論述，但絕大部分是短篇評論，內容大多為單一作品的討論以及創作觀點的泛論，這其中還包括了不少對於陳丹燕個人的訪談記錄整理。而台灣目前已有兩篇學位論文的發表，一篇是對於陳丹燕長篇小說《一個女孩》的專書研究，另一則是關於陳丹燕上海題材作品的研究。

以下便就曾以陳丹燕作品作為研究對象的學術論著，包括專書、兩篇在台灣發表的學位論文及四篇評介陳丹燕小說的期刊論文，依發表時間的先後作一摘要整理，以了解關於陳丹燕作品評論的關注議題。

一、專書

(一) 劉緒源：《中國國外獲獎作家作品集 陳丹燕卷》，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初版。

《中國國外獲獎作家作品集》的系列作品，主要是收集曾在國外獲獎的作家資料及獲獎作品，並請文學評論家給予重新的評論介紹。而在陳丹燕作品集的部分，由劉緒源來進行多個面向的評論，是目前所見關於陳丹燕創作的論述中，較為完整的一篇。而在本書中，除了劉緒源的評論，也同時收錄了多篇國外人士的相關短篇評論以及陳丹燕的三篇小說作品 九生、女中學生之死 和 玻璃做的夏天。

劉緒源將陳丹燕的創作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陳丹燕初試啼聲而

踏入文壇的兒童文學作品，第二階段是指她走進成人小說領域的女性小說作家時期，而以紀實作品和散文成為暢銷女作家的時期則被歸入她創作歷程的第三個階段。

劉緒源用了許多篇幅在討論陳丹燕兒童文學作品大受少男少女的原因，他認為這是由於陳丹燕小說風格中有一種對人生的獨特的總體感受，而這種可說是相當憂鬱的人生態度，其實來自於細膩的感受力。

劉緒源認為陳丹燕是個能體察自然和人生的種種細節並能體驗人與人之間交往的微妙關係的人，因此她能夠使自己沉靜下來，讓心可以專注地傾聽外界的聲音，也善於注視自己的內心。因此，陳丹燕的寧靜性格，成就了她的作品中的優美線條及緩緩流瀉的人生情感。

此外，劉緒源也評論了陳丹燕的兩部暢銷作品《上海的風花雪月》《上海的金枝玉葉》，他分析這了兩部作品的基調已不同於她兒童文學作品的激越，而轉為一種瀏覽的、漫步、懷舊的情調，但骨子裡的憂鬱和不滿，並沒有完全褪去，作家真正的用心，還是要發掘做人的力量，而向著明天的。

以上兩部作品雖題為傳記，卻透過隨性的行文方式，突出它們值得思考和嚮往的地方，也正彰顯了當代某些類型女性的精神世界。最後，劉緒源提到陳丹燕個人在創作時所運用的一種獨特而唯美的語言敘述方式，他認為這是陳丹燕作品中很具魅力的緣故，值得更多的讀者一探究竟。

(二) 傅光明：《生命與創作：中國作家訪談錄》，山東畫報出版社，2005年2月1版。

《生命與創作：中國作家訪談錄》是傅光明對十位學者、作家的訪談實錄，他認為面對面的訪談最好是帶有話題、帶有目的的精神、思想交流和碰撞，這能使一個作家的個體生命，在文學時空的歷史記憶裡蝕刻下無法磨滅

的「過去的聲音」，而他在 2004 年和陳丹燕的對談，也經過整理、收錄在這部有蒐羅文學史料性質的作品中。

在對談中，陳丹燕提及了女性這個性別在她創作中的意義，寫紀實作品的心情，文學創作與個人生活的關係，書寫上海題材作品的緣起，她個人所追尋的精神故鄉，以及對於愛情、家庭、子女教育的關注等看法。這篇訪談實錄的意義在於能夠讓讀者很直接地認識陳丹燕的創作觀、生活觀，可以觀察、感受到一位作家的思想及其行事在文字裡所留下簡單的、真誠的痕跡。

二、學位論文

(一) 原靜敏：《憶舊、傷痕與反思 試析少年小說《一個女孩》》，國立台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 年。

這篇論文以陳丹燕一部少女獨語體風格的少年小說《一個女孩》為研究重心，從構築《一個女孩》的歷史社會背景事件——文化大革命，進而歸納出「傷痕」、「憶舊」與「反思」三個現象，並透過「憶舊」而檢視「傷痕」，進而對過去或未來有所「反思」，除了呼應少年小說的成長主題，也對人的生命歷程有了一種關照與回應，此外，更企圖從作品中的人物、事件、語言風格等角度分析，來開拓一個新的視野。

原靜敏在論文中歸結陳丹燕耕耘於兒童文學園地的用心與用意：陳丹燕是個唯美主義者，她從人生良善而優美的角度出發，要實現她的兒童文學志業，兒童文學作家擔負著特別的使命，要用一枝神奇的筆，寫下許多陪伴孩子成長的文字作品。此外，孩子也是這個世界的一份子，他們無法免除於現實之外，因此不需要刻意隱瞞或美化那些醜陋或悲傷的故事，而《一個女孩》

的文革災難看似令人感傷，但何嘗不是激勵人們從災難事實中尋找人生真正價值的試鍊？陳丹燕的小說，正以一種憂傷的基調，由苦難中體會美好的過程，進而達到頓悟、淨化人生，充實並完滿心靈的目的。

原靜敏也為陳丹燕小說創作價值予以定調：《一個女孩》立於少年小說的位置，不但擘畫出縱向和橫向的立體座標，同時也產生「成長」與「啟蒙」的量感和質感；雖然文化大革命確實帶來沉重的包袱，但也能由此呈現出人們寬容心理的可貴之處。這樣的肯定也呼應了班馬所說的：「《一個女孩》的思想高度，就我來讀，以為陳丹燕實際上第一個碰觸到了一個新鮮而重大的少年文學（或成長小說）主題」像這樣以一個女孩的視角，冷靜述說家園受到了某種精神壓迫而令人心痛的主題，是特別突出的。而原靜敏更提到了，陳丹燕小說中的人物特質，充分展現了作家向來保持高度敏感的本性，也就是她能察覺他人所忽視的，而寫出他人所不敢寫的。這當然也就成就了陳丹燕小說的特殊性與可讀性。

原靜敏的這篇論文，就單一小說做深入分析，而歸納出三種現象，更從小說《一個女孩》的歷史印記來回顧作者的生命經驗，表現出兒童文學作品反映生活本來面目的成長主題與寫實特色。

（二）呂依嬭：《陳丹燕上海書寫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年。

這篇論文以陳丹燕一系列的上海書寫作品為研究對象，要從作家的個人經歷和作品風格來探究她觀看上海的角度。陳丹燕藉著文字書寫來消解上海這個城市對殖民文化的窘迫感，以及自身對上海人身份認同上的不安定感，也就是說，書寫上海，是解放、尋找、重新建構上海人文化認同的過程。

陳丹燕關於上海書寫的創作，文類橫跨散文、小說和傳記作品，在書寫

上海的內涵與特色上，呈現了陳丹燕對於上海歷史的獨特觀感，也特別關注從舊時代過渡到新型態社會的知識階層，在妾身不明的文化身分上，給予情感的同理、關懷，並提供一個歸屬的方向，同時也藉著敘述上海傳奇女性的事蹟，來表現女性成長的契機與生命力。

此外，陳丹燕細膩誠懇的筆觸與思索，精采地刻畫出一個個鮮明的人物精神，搬演了一幕幕城市的故事，呈現出不同於其他作家或一般懷舊書寫的特殊聲音。

呂依嫻的這篇論文，集中討論陳丹燕上海題材的書寫與特色，在陳丹燕因上海系列作品一躍而為暢銷作家之後，深入剖析陳丹燕觀點中的上海人與城市間的複雜依存關係。

三、期刊論文

(一) 彭瑞金：歷史傷痕的舔舐 陳丹燕的《一個女孩》是歷史傷痕文學，
《兒童文學家》，第 25 期，1999 年 6 月。

彭瑞金認為，《一個女孩》作為世紀末的文革傷痕文學，雖然是舊話重提，卻是能不蹈前人覆轍，這和作者寫這部作品時，已事過境遷、獲得時間的澄瀟有關，和作者的年齡、文革時的身分角色也有關。雖然《一個女孩》也是一道革命歷史留下的傷痕，作者也是透過歷史傷痕的舔舐找回人性的力量，但是畢竟它是文革結束二十年後的作品，它不必和七十年代初出的文革傷痕作品一般，捲入無休無止的政爭纏鬥中，而有機會審視人生的傷痕。

作者以私小說的方法寫大時代的故事，是頗見巧思的，這使得這部作品避開愚蠢的人性醜惡，多見沉思與反省。這樣的寫作角度，也給作者的作品

找到一個合適的定位 記錄一個文革下成長的女性的心靈史。

(二) 徐潔： 幻想與現實鑄鑄的獨特藝術風格 評陳丹燕《我的媽媽是精靈》，《陰山學刊》，第 15 卷第 3 期，2002 年 6 月。

徐潔提出，陳丹燕的《我的媽媽是精靈》是一部能體現現代文化品格的兒童小說，而它有三點表現是很突出的。第一，這部小說將童話的狂放幻想與小說的現實高度融合，同時借鑒西方現代派文學「荒誕」、「象徵」等手法。作者透過精靈媽媽這個超現實人物的眼睛 這個特殊的觀點來審視、批判人類和人類的生活，促使讀者反省自身和重新認識生活，要以這樣一種特殊的方式來引領少年走進生活。第二，這部小說在人物的選擇上，注重高度的現實性，這些小說中的角色，都來自我們身邊，而小說中也按照生活的本來面目去描繪他們。作者在陳淼淼的爸爸和媽媽身上寄託了一種人格理想，並有意告訴讀者，能夠擺脫世俗浮躁而沉潛於內心生活的人，就擁有了美好的人格。但是，也正因這種平凡人物身上的人情之美是可貴的，而他們卻無法改變命運，不得不分開時，又更令人揪心。爸爸在不幸婚姻中的自我麻痺，到人間尋愛的精靈媽媽戰勝不了嗜血的本性，不禁令人嘆惋，卻這又是不得不面對的生活。作者和讀者站在同一水平面上，帶著滿心的疑惑，在人物的多色調中，使少年讀者體驗到一種愛憾交織的複雜情感，這是和傳統兒童小說所不同的。第三，作品中所呈現的現實生活，例如父母離婚對孩子的衝擊，學校教育對學齡孩子家庭的影響，充分反映了少年的成長之痛，也同時讓少年讀者參與了對社會問題的思考。總言之，《我的媽媽是精靈》在藝術表現上的嘗試，大膽而可貴。

(三) 何絢： 午夜的尖叫消逝於白日 解讀陳丹燕《魚和它的自行車》，《當

代文壇》，第 5 期，2003 年 5 月。

何絢認為，作者以她一貫的詩意質感的筆調，娓娓道出當代背景下愛情的精神處境，揭示愛情的無奈，要呼喚讀者對生命的直面和思考。而所謂一個女人和四個男人的故事，恐怕只是小說的外衣，細細品讀，才能發現一股另人心震的顫動感。

何絢將陳丹燕的長篇小說《魚和它的自行車》視為激情主義寫作的作品。這部小說中很細膩地描述了一個平凡的女性在庸常的現實生活與激情的內在生活之間的游離，感受著近乎無家可歸又無法回頭的痛苦，這也讓讀者看到上海女性那秘密的心理軌跡，以及那隱藏在平庸市民生活底下的神秘的激情主義花朵。

（四）張瑞芬：上海的金枝玉葉 讀陳丹燕《慢船去中國：范妮》、《慢船去中國：簡妮》，《文訊雜誌》，第 227 期，2004 年 9 月。

陳丹燕選擇上海人懷抱美國夢的題材，除了上海家族史的意義外，也試圖點出事物的共相與殊相，映襯意味濃厚，小說中主角——上海買辦王家的范妮和簡妮兩姊妹，有著城市和鄉間、浮華與務實的差距，如同上海這個城市的兩面性格，唯獨同樣懷抱著前進美國的目標，這樣的書寫風格和陳丹燕先前著力於上海名人身世的很不一樣。小說中范妮和簡妮在美國生活的脫軌或落敗，問題在於急欲融入美國而背棄中國的心態，因為她們失去了自身主體性的優勢，最終，全書的落幕，在於爺爺王甄展的仗義執言，此時，王家才真正在心態上平衡了中國人和外國人的差異，這也突顯了對於自身文化主體自信的價值。

張瑞芬提到，相較於李銳新作《紅房子》在深山荒嶺中挖掘文革往事來

建立中國的主體性，陳丹燕的《慢船去中國：范妮》、《慢船去中國：簡妮》這兩部作品，別有一種流麗的敘事魅力，也點出了上海這個繁華又蒼涼的城市的特殊性格。

除了上述以單一小說為論述重心的單篇研究，還有關於陳丹燕創作論述，如：周穎菁的《俗世與宗教情懷——陳丹燕創作論》⁴、彭保國的『描繪而不教育』——論陳丹燕的少女文學創作⁵、董莉的《成長著的女作家——評陳丹燕的近期創作》⁶、陳丹燕的《我的寫作》⁷、陳丹燕、張賀琴的《表達是一種交流的願望》⁸等，以及關於作家論述的單篇作品，如：陳丹燕的《城與人——陳丹燕自述》⁹、譚玉芝的《人物側寫——追求自由的燕子：陳丹燕的文學生涯》¹⁰等期刊論文。

綜觀現今的研究成果，在歸整論述的量和質的部分，已慢慢拓展與豐富起來，但大多集中於陳丹燕的兒童文學作品，近期作品的評論較少，也還欠缺完整的各類小說討論或是全面的散文深究。研究者將在前人論述的基礎上，以陳丹燕一系列的小說為對象，針對文本，歸納出作家關注的主題思想與創作上的獨特表現，並進行更全面、更深入的探討。

第三節 研究問題與目的

⁴ 周穎菁，〈俗世與宗教情懷——陳丹燕創作論〉，《小說評論》，2005年4月，頁28-33。

⁵ 彭保國，『描繪而不教育』——論陳丹燕的少女文學創作，《作文世界》，2006年8月，頁76-80。

⁶ 董莉，〈成長著的女作家——評陳丹燕的近期創作〉，《唐山高等專科學校學報》，第13卷第3期，2000年9月，頁51-53。

⁷ 陳丹燕，〈我的寫作〉，《印刻文學雜誌》，2003年12月，頁217-218。

⁸ 陳丹燕、張賀琴，〈表達是一種交流的願望〉，《語文教學與研究》，2001年10月，頁8-9。

⁹ 陳丹燕，〈城與人——陳丹燕自述〉，《小說評論》，2005年4月，頁18-20。

¹⁰ 譚玉芝，〈人物側寫——追求自由的燕子：陳丹燕的文學生涯〉，《小作家月刊》，2004年5月，頁18-21。

對於陳丹燕小說的整體概觀與深究，目的在於覺知並理解陳丹燕如何以文字喚起歷史與人們心底情感的記憶，並且能在閱讀中貼近並呼應作品所能召喚的美善人性。基於這樣的研究方向，研究者提出了下列五項問題，並依據所述的研究問題，期望能呈現出一些成果，而達到研究所設定的目的。

一、研究問題

- (一) 探討陳丹燕個人的生活與小說創作的歷程之間有何聯繫？
- (二) 分析陳丹燕初期小說的創作，作品中關懷的對象與問題為何？
- (三) 分析陳丹燕近期小說創作所關懷的對象與主題為何？
- (四) 歸納陳丹燕小說小說的寫作特色與創作背後的企圖為何？
- (五) 體察分析陳丹燕小說中的心靈寄託與依歸何在？

二、研究目的

依據上述的研究問題，期能呈現下列的研究目的：

- (一) 探究陳丹燕小說創作的背景與階段性改變，以聯繫作家與作品間的關係。
- (二) 從文本的脈絡出發，藉由相關事件的社會背景環境，來探究陳丹燕小說創作的表現主題，以了解其作品的思想主軸與意念傳遞。
- (三) 探討陳丹燕小說創作的整體特色與創作企圖，以了解她在創作面的特殊性。

(四) 探討陳丹燕小說創作流露出的精神表現與心靈依歸，以了解作家在作品中所要傳遞的深層訊息。

第四節 研究方法與步驟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著重於作品分析，研究對象為陳丹燕的九部中、長篇小說，運用各種面向的討論，從題材、主題、技巧特色、創作企圖等部份加以歸整分析，再尋思其作品中的精神歸宿，其中輔以學者的相關論點，加以討論評價。而為了避免過度詮釋或誤解，研究者也將參考陳丹燕創作的散文、發表的評論及相關報導等資料，以歸結或比較作家與作品，及各作品之間的關聯性。由於陳丹燕小說的背景，涉及許多政治或社會政策與人群心理現象的問題，例如文化大革命、一胎化政策以及青少年與女性等特定族群的心理議題，因此在探討小說的主題意識時，有必要參考相關的社會學、心理學理論及其研究結果。

（一）文本分析

文本本身是具有開放性的，讀者從文句架構與事件背景中，去企圖詮釋作品中可能傳達的思維，這意味著文本能帶給讀者多元的感受，也是文本分析研究的立足點及價值之一。本研究從選定的九部小說入手，先詳細閱讀各文本內容，並以創作時間、作品題材與風格來加以分類，再從同質性較高的小說作品中，尋繹作家在作品中所想要傳達的思想、觀點與情感，並進行更深入的討論。文本分析運用於本論文的第參章、第肆章與第伍章。

（二）主題歸納

在文本閱讀與分析後，可以獲致諸點現象，而此現象的呈現必定有其主題意識，因此必須加以歸納、比較與整理。研究者企圖從文本中標舉出同質性小說中的主要思想，也就是要去挖掘、貼近作家所要表達的關懷面向，藉著歸納這些作品中的主題並加以連結、比較，試著去訪求作家在作品中所要追尋的心靈依歸。

二、研究步驟

本論文共分六章，以下便將本篇論文的架構安排逐一說明。

第壹章「緒論」從研究的背景與動機談起，接著回顧前人的研究成果，其次提出研究的目的與問題，最後說明研究的範圍與限制，以及範圍與步驟。

第貳章「陳丹燕及其著作」。首先介紹陳丹燕的個人生平資料，而後提及她的文學因緣與創作歷程，再則討論她作品中各種主要的題材面向及創作階段轉變的原因，並歸結她從少兒書寫、女性書寫到城市書寫的過程中，其有所延續或者轉變的創作特色，進而探討她在小說創作上的風格與企圖，至此對於陳丹燕個人與小說創作能有一概括的綜合性論述。

第參、肆章要討論陳丹燕從初期創作至今的小說中所關注的對象與問題。第參章「陳丹燕的少兒書寫」。本章以陳丹燕的五部少兒小說為本，分析小說中的內容思想，以歸整出她在少兒書寫方面著重的關懷主題，而認識陳丹燕早期創作的投映方向。

第肆章「陳丹燕的女性書寫與城市書寫」。從初期的少兒文學作家到近期的女性與上海題材小說的創作者，陳丹燕的轉變是顯而易見的。本章以陳丹燕的四部長篇小說作為分析的文本，論析小說中所透露的女性意識與其關

注的女性族群特質，並討論、歸納陳丹燕在書寫上海這座城市以及上海人的觀察視角，以及小說中所要突顯的文化危機、精神需求。

第五章「陳丹燕小說中的心靈依歸」。陳丹燕的小說，是對應於她個人生命歷程的創作。從少女、女人到能以圓融的視角去看世界、看人生的人，在她的小說裡，標記著作家個人心靈與思維的轉變與成長，因此本章要由陳丹燕的小說創作來審視她的心靈依歸之處。

第陸章「結論」總結前面各章，做一整體性的歸納論述，以期對陳丹燕的小說做一綜觀、統整。

第五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研究範圍

研究者基於陳丹燕小說的引人入勝作為此篇論文研究的起始點，並以陳丹燕小說為主要研究範圍，包括中篇小說集《女中學生之死》、《玻璃做的夏天》、《晾著女孩裙子的公寓》及長篇小說《一個女孩》、《心動如水》、《我的媽媽是精靈》、《魚和它的自行車》、《慢船去中國：范妮》、《慢船去中國：簡妮》等共九部作品，在前人評論的基礎上，並透過對陳丹燕小說的整理、分析和歸納來進行研究。

再者，在選擇版本方面，全都以繁體字版本小說為主，除了便於閱讀理解，也同時能掌握陳丹燕作品在台灣發行與普及的情形。因此，《女中學生之死》、《玻璃做的夏天》、《心動如水》、《晾著女孩裙子的公寓》四部作品是採台北業強出版社發行的版本，《一個女孩》和《我的媽媽是精靈》則分別採用台北民生報社與國語日報社發行的版本，《魚和它的自行車》、《慢船去中國：范妮》、《慢船去中國：簡妮》選擇的則是台北印刻出版社的版本。

本論文是以文本分析入手，而文本的閱讀勢必會呈現研究者個人主觀的思考評價，為了避免過度的解讀所可能帶來的誤解，研究者在討論評介時，將參考及加入陳丹燕的散文論點以及訪談資料，希望能從讀者角度出發作一研究，但不至於悖於作家個人的想法。

陳丹燕的創作可區分為少兒、女性、上海、異國等四個主要的面向，其中在小說部分，因並無以異國文化為主軸的作品，因此在本研究中，不另立完整的章節來論述，而以其他三類的小說文本為主。

二、研究限制

(一) 文獻資料不豐

大多數關於陳丹燕作家作品的研究，集中於她早期創作量多而質精的少兒題材作品，讀者們也普遍認同她「兒童文學作家」的身分，而陳丹燕的其他作品，相較之下，受到的關注較少，研究者不多，加以研究成果以在中國大陸發表為多，在台灣所能蒐集到的相關資料未能及於大陸的學位論文全文，不夠豐富全面。

(二) 文化背景的差異

因為研究者並沒有在中國大陸成長或生活的經驗，對於作品中所提及的重大事件及文化因素所造就的場景，在詮釋的角度上，會趨向於旁觀的後人評價；而對於小說人物心理層次上的理解，則是讀者進入情境後的主觀投射。在研究過程中，可能會因社會、文化等背景的差異，而產生認知不足的情形。這是對非本地小說研究的限制，但同時也讓研究者少了一些歷史的包袱，而更能單純地從文本出發。

第貳章 陳丹燕及其著作

陳丹燕早期被譽為中國大陸第一代青春文學的寫作者，一直被公認為是一位優秀的兒童文學作家，更有許多人認為她是張愛玲的精神接班人¹¹，而被歸類為海派的小說家。這些分派和封號意味著，陳丹燕的創作，在發行浩繁達數十部的作品中，有著不同面向的取材與風格，也受到了各類讀者的關注，加以陳丹燕的小說，大多取材於她的生活經驗，因而，在進入其小說研究的同時，也有必要先認識陳丹燕的出生背景、特殊的個人生活經歷，與寫作結緣的契機、文學涵養，以及她在各個時期風格殊異的作品，以作為研究者深入剖析她貼近生活的小說作品的重要基礎。

要認識陳丹燕的文學背景，應先就其各個時期的代表性創作，做一整體的分類與介紹，以了解作家寫作的主要體式、風格與特色。本章將分為「陳丹燕傳略」、「陳丹燕創作的四個面向」與「陳丹燕在小說創作上的特色與企圖」等三節來論述。

第一節 陳丹燕傳略

¹¹ 陳丹燕並不認為如此。陳丹燕說：「我覺得每個人的生活、寫作的道路都是不一樣的。沒有一個人可以成為另外一個人的接班人，但是我非常喜歡張愛玲，我覺得她的細節非常有力量，有這麼多人喜歡她，我覺得這是由她作品的生命力決定的。」以上節錄自北京中央電視台編，《女人說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9月1版，頁155。

陳丹燕是個寫作好手，其兒童文學作品，屢屢受到國際圖書獎的好評，近年又由於上海系列作品的風行，而成為中國大陸的暢銷作家。陳丹燕是一個在北京出生，在上海成名，又在歐洲找到自己精神故鄉的女作家。她在一個紅色革命的時代氛圍下成長，也在這樣的生活背景下孕育著她自由精神的靈魂。本節將整理陳丹燕的小傳，以更認識並貼近這位作家創作背後的生活背景與心路歷程。

一、紛擾而靜默的童年

陳丹燕在 1958 年十二月十八日出生於北京，祖籍是廣西。陳丹燕的父親是延安抗大出身的學生，母親則是從偽滿州國的富裕家庭出身的革命女學生。由於父母擔任外交官的職務，必須到處遷徙，在 1966 年她便跟隨著父母和兩個哥哥，從北京遷居至上海，在上海開始了她的小學生活，也成了上海的新移民。就在同一年，中國掀起了一場政治的風暴，也就是文化大革命的發生，陳丹燕一家當然也不能免於這巨變帶來的影響，她的父母成了資產階級的造反派，家被抄了，還來不及適應的學校生活也全變了樣，安穩的童年瞬間上演一場惡夢，年幼純真的孩子內心感到的驚恐與衝擊或許更甚於成年人。

可能因為童年時遷徙多次，剛落腳於上海不久又眼見文革動亂，陳丹燕小時候口吃的毛病，與她心中恐懼與不安的陰影有些關聯。或許也因為她的想法來不及以僅有的語文表達能力來傳達，因此她的童年時期，朋友不多，可以說是有些孤獨的。童年時期生理上的缺陷和生活環境的劇變，再加上家

庭政治背景所帶來的迫害批判，造就了她敏感而內斂的個性。¹²「我從小不愛說話，所以作品當中不大以對話的形式出現，對話讓我覺得陌生，我想我可以這麼說，不多話的人心裡其實有很多事情，很多對話。」¹³陳丹燕的這一小段表白正說明了她安靜善思的性格。在紛擾喧囂的年代裡成長，陳丹燕自小就懂得張大著自己的心和眼去感受生活，她的靜默更孕育了她獨有的豐富情感與成熟心靈，心裡有很多話的她，以文字向這個世界發聲，這也呼應了她曾提到自己的寫作動機是為了訴說心裡的願望——簡言之，表達正是一種交流的願望¹⁴。

二、踏上童話的文學之旅

陳丹燕有個聰明又有冒險性格的大哥，他賣掉家裡僅存的音響，換來了一批書籍和錄音帶，這些書籍也可以再和鄰居交換，使得陳丹燕在物資貧乏的年代裡，能有閱讀的機會，這確實也為幼年生活在封閉世界的陳丹燕開了一扇窗。

陳丹燕十三歲的時候，有一次在老師家裡看到了巴爾札克的《貝姨》、羅曼羅蘭的《約翰·克里斯朵夫》、雨果的《悲慘世界》、屠格涅夫的《白淨草原》、珍奧斯汀的《傲慢與偏見》、普希金的《金魚和漁夫的故事》——從此，一個真正自由的而且豐富的世界，展示在陳丹燕面前，書使得陳丹燕成為一個不一樣的人。¹⁵

當文化大革命的風暴平息後，已接觸過不少西方經典著作的陳丹燕在母

¹² 譚玉芝，人物側寫——追求自由的燕子：陳丹燕的文學生涯，《小作家月刊》，2004年5月，頁18-20。

¹³ 原靜敏，《憶舊、傷痕與反思——試析少年小說《一個女孩》》，國立台東大學碩士論文，2003年，頁159之訪談記錄。

¹⁴ 陳丹燕、張賀琴，表達是一種交流的願望，《語文教學與研究》，2001年10月，頁9。

¹⁵ 隱地，陳丹燕「一個女孩」閱讀筆記，《明道文藝》，1999年，頁45。

親的支持下，在 1978 年 2 月進入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就讀，並於 1982 年 2 月畢業，獲得文學士學位。陳丹燕的畢業論文是關於西方兒童幻想文學作品的研究：《讓生活撲進童話：西方現代童話的新傾向》，當時還獲得全國兒童文學優秀論文獎。畢業後，陳丹燕進入《兒童時代》雜誌社擔任小說編輯，也開始小說和散文的寫作，作品曾獲中國作家協會優秀作品獎，並翻譯兒童文學書籍。

陳丹燕成長於一個思想受到箝制的時代，許多年少時的綺麗夢想、古怪想像和疑惑不滿，都只能深藏內心，不論在地域歸屬或精神層面，她都深有漂泊無根之感，然而，當她逐漸長大之後，她開始搖著手上的筆桿，讓自己內心的疑惑秘密、美好想望，藉著這些純真卻帶些不凡的兒童少年，直洩而出。當時初初提筆寫作，或許只是要尋求現實生活的逃脫，尋求不平世界中的真理，而塑造另一個浪漫的、優美的世界，但後來，在她的寫作歷程中，寫作似乎更為了傳承人們世代相傳的美好情懷，為了讓更多的人感受、領悟到這世界各種表象底下的真誠想望。

總的來說，陳丹燕自小便結下了文學因緣。家人和老師的藏書，是她接觸西方童話作品的啟蒙；而她優游於想像和現實中的溫暖的、優美的世界觀，則是她耕耘於兒童文學、青少年文學領域的原創力；至於她日後在成人文學與上海書寫方面的開創與經營，更是她追尋和平和自由理想的延續。

三、走進婚姻與家庭生活

陳丹燕在大學畢業一年後，25 歲時結婚，與同為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的同學陳保平結縭，兩人因文學而結緣，而先後擔任上海青年報社副總編與上海三聯書店總編輯的夫婿陳保平，在陳丹燕的寫作上，提供了很多的開導與

協助，兩人還曾合著《精神故鄉 陳保平陳丹燕訪俄散文》，夫妻也時常個別在全國各報刊、雜誌上發表各類散文、隨筆，同時經常受邀至各地演講，陳丹燕還曾擔任廣播節目主持人，對於文學創作與經營文化產業的成就，夫妻並肩努力，也各有一片天空。由於陳丹燕不太適應當班的編輯工作，於是選擇了一種家庭主婦式的寫作生活，她坦承自己曾為早婚而焦慮，但她可以透過自己最熟悉的寫作而自在地生活著。

陳丹燕在 31 歲時生了孩子，小名太陽的陳桑妮是她的獨生女，陳丹燕教育孩子的理念是給予自由的發展空間，並支持她的理想。陳桑妮還沒上中學，就已獨自到異國遊學去，這次的經歷也讓桑妮有了不同的生活體驗與世界觀。此外，陳丹燕與陳桑妮同遊世界之都紐約，並合力出版了《與桑妮在一起的紐約之夏》這部旅行書，她們以孩子的真誠眼光來看世界，也要用自己的足跡印證這世界的豐富多姿，要細心挖掘這城市的童趣，而這部作品也獲得聯合報「讀書人」周報 2002 年最佳童書推薦書榜。

可以說，陳丹燕的婚姻與家庭生活，與她的寫作相輔相成，而她也在家家庭互動與旅行的生活中，持續追尋、實現她的性靈自由。

四、優遊於自由的性靈之行

陳丹燕自小生長於上海這個東西方交會混雜的城市，觸目所及，有許多西方文化的影子，加以她很早就接觸到西方的童話與許多經典的作品，使得她小小的心靈中早已勾勒了一個西方的世界，她想到那些地方去一探究竟。陳丹燕年輕時，讀著泰戈爾的詩：「那遙遠的，熱烈的，模糊不清的笛聲啊，它把我的心引向了遠方。」而陳丹燕的心，確實也一直熱烈地嚮往著那樣的遠方。

陳丹燕在《城與人 陳丹燕自述》一文中提到旅行對自己的意義：「我上大學的時代，正是思想解放的時代，解放和自由，對我有著聖經般的含義。所以，當我有機會的時候，我就要一走萬里。旅行的經歷在我的生活中慢慢堆積起來，我看到了大千世界的不同，我接受不同，但深知人心可以相通，而且在不相同的人群之間，都可以找到普世的文明基礎，作為共同的準則。我真的慶幸自己的學士論文是安徒生和格林以後的童話，那些童話中描述的人類理想，是真摯斯文和優美的，它們是全人類的，超越了民族。它們讓我更傾向於，人類可以建立自己的普世文明標準。這是多年旅行的過程中，我最為確定的收穫。」¹⁶陳丹燕又在另一次受訪時，提及旅行對她的另一層意義：「我希望在生活中做很多的減法，把不必要的全部都減掉。把個人還原成沒有背景的人，做一個沒有背景的人是很有意義的事情，在那裡我一句話都不懂，那時的我是一個非常真實的存在，是一個完全的個體。」¹⁷

異國文化是陳丹燕所企求去追尋與了解的，而親身接觸了異地之後，帶給陳丹燕的是一種安定，一種對人類具有共同理想的信仰；相對的，這也帶來了新的衝擊，一種回頭面對自己的原鄉文化的心驚與追索。

陳丹燕的旅者生活，讓她的眼界與心胸更開闊，「工作，旅行和演講，我看到了廣大的世界，不同的人，那是我嚮往了許多年的事。我也是一個在平淡生活裡長大的孩子，漸漸在旅行的路上，在歐洲的漫長黃昏裡，在咖啡芳香的街角咖啡屋裡，在聽著城堡外面深夜天鵝的叫聲，漸漸心智成熟起來，我是一個在旅行中真正長大的人。」¹⁸而獨在異鄉為異客的陳丹燕，自認在真實面對自己的當下，心境更顯澄明成熟，「我們的生活中，很少有大起大落或大喜大悲的事，所以一個人要成熟的話，自助旅行是一個重要的手段。我認為我的成長與常常一個人去旅行有密切的關係。一個人的旅行是孤

¹⁶ 陳丹燕，《城與人 陳丹燕自述》，《小說評論》，2005年4月，頁19。

¹⁷ 曲茹，女作家三人行：陳丹燕、徐坤、王旭烽，《作家》，2001年6月，頁110。

¹⁸ 陳丹燕，《年輕的旅店》，業強出版社，1997年，自序頁3。

獨的、寂寞的、辛苦的，要獨自面對許多意外的事，至少得自己照料自己。但一個人的旅行，能學到在家裡怎麼也學不到的東西，能將自己的眼界打開，能在心裡喚起許多珍貴的感情。」¹⁹更重要的是，異地的風光與心情，有時反而能安頓漂泊無垠的心，也更能透視心底最真切、簡單、動人的情感。

第二節 陳丹燕創作的四個面向

¹⁹ 陳丹燕，《梯形教室的六個下午》，南寧：接力出版社，2005年1月1版，頁102。

任世雍在其著作《小說理論與技巧》中指出，作者的經歷、性格和思想都會反映在小說中。²⁰陳丹燕的小說，也正有著如此鮮明的個人色彩。

劉緒源認為陳丹燕的創作，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作為兒童文學作家；第二個階段是作為女性小說作家；第三個階段是作為暢銷書作家。²¹更全面深入地來說，陳丹燕二十年來的創作生命中，有著幾個不同的關注焦點，而每一個焦點的展現和轉移，也形成了她每個創作階段的重要特色。在本節，研究者企圖依照陳丹燕創作中所關注寫作對象與素材的不同，將其創作歷程加以統整歸類。

陳丹燕較早時期的創作，可說是以關懷人性的角度出發，而從兒童文學轉向成人文學的創作，有著與作者從女孩、少女至成年女性的成長相聯繫的意味，她擅長以人物的心理狀態來呈現人性問題，且以小說作為主要的表現形式；其後，陳丹燕的寫作開展至人之所在及人所關懷這類地域性、文化性層次的主題上，於是，她著力於發掘、書寫上海這座城市，也興味於個人異國遊歷的寫作，而此時，她並行於小說和散文兩種寫作類型，值得注意的是，陳丹燕以散文寫作的比例已經大增。

因此，研究者將陳丹燕的創作歷程概分為兩大階段、四個面向，包括「關懷人性」的少兒、女性題材作品，以及「書寫城市文化」的上海、異國遊歷之作，較能完整地包容陳丹燕創作各個階段的主軸。此種分法與劉緒源的三階段分法有所不同，但較能夠凸顯題材特色，也能避免以暢銷觀點與創作分類合論的困擾。而為了能更清楚掌握陳丹燕整體創作的重心與脈絡，在本節中，也將概述每一階段的代表性作品，期能全面關照陳丹燕的創作歷程及其各個階段之間的聯繫與轉變。

²⁰ 任世雍，《小說理論與技巧》，台北：書林出版公司，1981年，頁87-89。

²¹ 劉緒源，《中國國外獲獎作家作品集：陳丹燕卷》，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頁3。

一、關懷人性

(一) 以少兒為對象

陳丹燕在 1982 年自華東師範大學畢業後，同年便進入出版社工作，擔任《兒童時代》小說編輯，也開始了小說和散文的寫作，以及英文兒童文學的翻譯。陳丹燕大學畢業論文研究的是西方現代童話領域的問題，再加以她在出版社負責的是兒童刊物的編輯工作，於是兒童生活的相關題材也自然地成為陳丹燕作品中的主角。不論是在日本暢銷的《女中學生之死》，還是在歐洲獲獎的《一個女孩》，這些因為真誠的人生態度而引人注目的少兒小說，讓中國以及其他國家的文藝界人士和讀者，漸漸熟稔了陳丹燕這個名字。其中，《女中學生之死》、《玻璃做的夏天》、《晾著女孩裙子的公寓》等小說集和《一個女孩》、《我的媽媽是精靈》兩部長篇小說（以上皆為以繁體字發行的書名）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在陳丹燕的作品中，從小說到散文，描繪青春的還是占了相當大的比重。陳丹燕曾說：「青春在不同的時代總有共同的生命狀態，而我覺得這種狀態主要是指對成人社會的不適應，對傳統的反叛或者是一種傷感的心情。我覺得青春最本質是兩點：一是年輕、乾淨；另一個是被傷害和被迫害。一個人的青春總是會被整個社會的規範習俗所壓迫。青春是人最有遺憾的一個階段，也是擁有最美好回憶的一個階段。我認為這兩個方面一定都會有，所以它最適合我的唯美。」²²

²² 陳丹燕，《唯美主義者的舞蹈》，上海：文匯出版社，2001 版，頁 11。

1. 《女中學生之死》

這是一部中篇小說集，包括了《女中學生之死》、《青春的謎底》、《青春的翅膀能飛多遠》三個中篇小說，三篇各自獨立，也有所聯繫。題材主要來自校園升學、友情愛情、家庭親子等三大面向。分別以三個同是龍門中學初中部的女生寧歌、莊慶、丁丁的青春故事為分支，小說的主軸在於關懷中學生的心理需求。

《女中學生之死》用了一種時空錯置的日記式寫作方式，敘述了一個初三女生寧歌跳樓結束生命前後的故事，以及採訪這件女中學生自殺事件記者的心情記錄。寧歌，如同她的名字一般，她的外表寧靜沉著，但內心渴望著對個人心靈自由的謳歌，她來自一個寄人籬下的成長環境，面對著認份苦命又嚴厲的母親，她只能拚命讀書，努力達成母親對她的期待；對於刻薄俗氣的舅媽，她只能堅強隱忍，並同情和感謝一路照顧、鼓勵著自己的舅舅；面對十五歲剛萌芽的稚嫩戀情，她在眾人異樣眼光的圍剿下舉步維艱。寧歌最大的信心危機是孤獨和自卑，這樣卑微的孤獨感來自於從未謀面的父親和冷酷嚴肅的母親，寧歌盼望父親的出現但也恨父親留下一個「私生子」的不明身世給她，寧歌需要母親溫情的呵護，但也習慣了母親以嚴肅冷酷的驅策作為教育獨生女的方式，母親要寧歌走一條她未能實現的理想道路，寧歌深切地明白這是她扛得辛苦的重擔；寧歌的無助感也來自於身為重點中學學生的壓力，強大且無理的升學壓力，對嚮往自由美好生活的寧歌而言，無疑是一種壓迫，機械性的練習和單一急切的課業要求，讓寧歌自認像是隻被驅趕著讀書的羔羊，她喜歡讀書，但不應該是這種似乎只為大人的理想期待和學校的歷史榮耀而趨前的升學競爭；至於和寧歌青梅竹馬的陸海明，也是個分數至上的尖子生，這讓寧歌更想逃脫，而在異地邂逅、年紀較長的大青蛙，就成了她唯一能寄託少女情懷的人，但是，十五歲龍門中學女生的戀情，是一種禁忌，是不能有著落的。寧歌厭棄這些任人擺佈的生活，也悲憐、痛恨自

己不清不白的身世，這種充滿庸俗、壓抑和空虛的日子讓她深感屈辱和恐懼，她要追求獨立意識，脫離一般人所謂井然有序的人生，更想要維護個人生命的聖潔與美好，於是，這個驕傲又孤獨的十五歲少女認為，只有死亡這件大事是她可以自己決定並前往實現的，這原應花樣的少女，就以最決絕的方式，結束了她不想繼續艱難下去的生命，留給母親、老師無法理解的痛苦，也帶給她身邊同齡孩子極大的震撼與影響。

青春的謎底 由團委書記曾惠裝扮成北京一 一中轉學到本地女中高二某班級的學生，負責調查學期中出現的校內黨派 金劍黨。曾惠重返青春，回歸少女身分，陳丹燕要藉著溫良成熟的曾惠的眼與心，去發現這群有俠客留名瀟灑風格的黨派份子，究竟是什麼來歷與想法，漸漸地，她也重新發現自己和其他少女共同的青春困惑與心理需求。金劍黨主要的號召人是莊慶，她是個富有正義感的率真女孩，但她初中時代的好友寧歌在半夜跳樓自殺，寧歌的死讓她有一種被拋棄的感覺，從此對黑暗的恐懼總是包圍著她，缺乏有所依存的安定感，又由於媽媽過度的保護和栽培，讓她也有一種因預期不被容許而產生的驚慌感。因為寧歌的離去，讓莊慶驚覺，她的熱情與關懷，竟無法挽回好友尋死的舉動，因此她以「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為名，號召勇於助人的同學，一同來抵抗欺負弱小女中同學的流氓。最後，嚮往現代戰場的莊慶如願進入軍中服役。

青春的翅膀能飛多遠 的情節主線在於龍門中學高三女生丁丁的青春心情，丁丁的中學生活是苦悶的，初中同學寧歌死了，暗戀的對象王學明也是個尖子生，而他和寧歌一樣，都是反對分數制度的，丁丁其實很清楚升學壓力帶來的不快樂，但她還是得在中學苦讀，尤其媽媽把丁丁的表現當作是自己的驕傲，她不能辜負。而小說中的對照人物是在丁丁家幫忙家務的女孩顧崢嶸，她雖然沒有丁丁這麼好的學習環境，但相反的，她在社會中學到的是自由、世故，是奮鬥的能力，她輕視在中國教育體制下培養出來的所謂菁

英份子。這個青春故事裡，一曲「茉莉花」的歌聲時常穿插流瀉其中，曲中對茉莉花潔白芬芳的讚頌，應是作家對於青春美好卻枉然的空嘆。

2. 《玻璃做的夏天》

這是一部中篇小說集，包括了 吧女琳達、 寒冬麗日、 玻璃做的夏天、 錦衣夜行 和 看海的窗 等五篇。其中 寒冬麗日 和 玻璃做的夏天 這兩篇，後來成了長篇小說 魚和牠的自行車 的一部分。這部小說集的題材以青春少女的初戀故事心情為主，加以親子關係互動與青少年理想追尋等作為寫作的主题。

3. 《晾著女孩裙子的公寓》

這部小說集包括了七篇中篇的作品，包含 女中學生的傳奇、 走在路上、 上鎖的抽屜、 十六歲的主题、 花園、 合唱隊老師 與 晾著女孩裙子的公寓。內容以青春少女的生活心情為主，有向家人要求自由與隱私空間的心情，也有嚮往獨立的心聲，還有對個人志趣的追求等，很深刻地呈現出少女惶恐又期待成長的心理變化。

4. 《一個女孩》

這部小說寫的是一個小女孩「三三」在她小學生活那幾年的事，小說的背景是在 1966 年文化大革命開始的上海。文化大革命顛覆了社會既定的價值觀，撼動了制度和人心，對於純粹而敏感的小女孩而言，這又是何其震撼！在小說中，有許多人物的情緒行為，就已表現出了一種「傷痕」的印記，舉凡自殺身亡的美麗女子，改變作風的老師，緊張兮兮的爸媽，自以為是革命英雄的哥哥們，承認自己的文字有毒有罪的童話作家，家人受到文革迫害而轉變為帶頭打群架的小靴子，從以造反者姿態仗勢欺人到父親被批鬥而變得

怯懦溫順的「老鷹」應小紅，因哥哥壯志未遂即死而自願下鄉尋找哥哥理想的鈴兒等等。在陳丹燕穿越時空的筆下存在著、流動著一個個形象鮮明的人物，有人懦弱、有人堅決、有人崩潰，這些在特殊環境下所產生的典型人物及其反應，或許就是他們在個人身體和靈魂的衝突交戰之後，仍難以平息的、最終的無聲抗議吧！而陳丹燕以溫婉的筆觸，勇敢地揭發這些傷痛經驗，並給予最真誠的關懷與憐憫，唯有誠實面對傷痛，才能緩解苦痛，也才能寬容。《一個女孩》這部小說幾乎可說是陳丹燕童年經歷的書寫，一個經驗了歷史重大事件的女孩，她心中的不平熱火，只能寄託給一雙澄淨而堅毅的冷眼，這也顯示出一個在文革環境下長大的女孩的生存姿態。這部小說所要傳達的，不只是少女成長的微妙心理，隨著現實環境的變化和特殊的時代變革經歷，它所呈現出的各種夢幻的、醜陋的、令人難以逼視的「真實」，都深刻表現出了小說家對一個時代的特殊心理與生命情懷。

5. 《我的媽媽是精靈》

寫於 1997 年的《我的媽媽是精靈》，是陳丹燕在兒童文學界沉寂多年後的又一新作，是一部介於小說和童話之間的作品，這個故事的發想來自於陳丹燕最早的一篇短篇小說。當有人遇到不幸，原本講的是一個小女孩面臨父母婚姻觸礁且母親離家的心情，不同於以往的寫實作品，在《我的媽媽是精靈》這部作品中，它加入了象徵、荒誕、幻想等特殊的藝術手法，雖然是一部奇幻色彩濃厚的作品，表現的卻仍是現實社會與人生的問題。書中的主人公是上海某小學四年級的學生陳淼淼，有一天不期然地發現了家中的大秘密——媽媽其實不是真的人類，而是一個藍色的精靈，原本一直扮演好丈夫角色的爸爸，也因為這個秘密被揭發而決定不再隱忍，向媽媽提出了離婚的要求，但陳淼淼無法接受大人突如其來的轉變，於是，她開始了一連串阻止父母離婚的行動，直到後來，她發現不離婚的爸爸真的不快樂，自己和媽媽

當然也快樂不起來，最後，媽媽還是永遠離開了這個家，回到她的精靈世界。作者以這個新鮮有趣的故事，引領讀者們去認識生活，體驗人生，她寫出了現代人在忙碌生活中的苦悶與無知，也寫出了孩子在面對父母離婚時的不安與抗拒，寫出了孩子面臨學校分班考試的教育問題，更藉由精靈媽媽看人間的角度，寄託了這個故事中的中心思想——人世間的真摯愛是最難能可貴的，卻也最不能勉強。

（二）以成年女性為對象

從九〇年代開始，陳丹燕從一個致力於兒童少年題材的作家，慢慢地轉移注意力至成人身上，寫了不少關於成年女性心情和生活的作品。陳丹燕在上海的春風文藝出版社所出版的都市愛情長篇三部曲：《心動如水》、《獨自狂舞》、《紐約假日》，可說就是她女性小說創作的代表作品。在此其間，陳丹燕細膩地呈現了女性的私密心情、生活境遇及女性在社會變動、外緣壓力之下的自我成長歷程。

1. 《心動如水》

《心動如水》是一部描寫已婚女性在婚外情中，內心的強大衝擊與掙扎，小說中的女主人公謝蓮，以及她的大學同窗翠西、嘉年，都是從絢爛的青春年華，走向美好婚姻的幸運女子，她們是一群綺麗耀眼，浪漫多思的文學人。而在一次作家協會的寫作夏令營中，在遠離塵囂的小島上，謝蓮遇見了追求熱情的王海平。一直沉浸在溫柔丈夫英凱的保護下，用力保持純真卻仍躁動不安，一直深愛著自己孩子卻壓抑不了焦慮和沉寂的謝蓮，原來仍嚮往著在婚姻中逐漸消褪的童話式愛情，她在慾望的底線上，抗拒又同時享受著王海平的濃烈愛情，這彷彿讓謝蓮得到新生，卻也將她推上道德的懸崖，

進退維谷。同時參加夏令營的翠西，也在友人酒醉的錯表愛意中，莫名地感受到了自己內心深處對愛情的渴望，對身處於婚姻寂寞中的翠西，這仍是一場美麗的誤會。另一個摯友嘉年，曾經是大學中最棒的詩人，卻也承受不住婚姻中的不完滿和細瑣，而選擇了純潔地死去。她們都是在內心有著夢幻、完美卻又不能說破的愛情模型的女子，即便不合常理，也可能縱身一躍。謝蓮無法忽視內心的哀怨和渴求，也放不下可人安穩的幸福生活，這樣的糾纏，看似無解。但謝蓮在王海平的激情中，也重新看見了屬於自己和丈夫英凱的深刻感情，輕狂的愛情帶著刺激喜悅，也帶來易亡的刺痛，而平淡生活中的親情，或許有些寂寞，卻也較容易細水長流。女人在追逐婚姻與愛情的理想與自尊面前，會有著多少的衝突與拉扯，現實與想像，失去與獲得，在這部小說中，有著極深刻的窺探與反思。

2. 《魚和牠的自行車》

《魚和牠的自行車》這部小說，實源於 1990 年陳丹燕為春風文藝出版社寫的第一部長篇小說《緋聞》，1996 年《緋聞》被修改，書名也同時更改為《獨自狂舞》，2002 年，《獨自狂舞》再度被修改，並將這個故事換成了現在的書名《魚和牠的自行車》。經過這麼漫長的時間，小說《魚和牠的自行車》已不只是一個女人與四個男人的故事，而是平靜的現實生活和激情的內在生活衝突後的真相追尋。書中的女主人公王朵萊，是一名出身平凡的上海女子，她在就讀女校時，戀上了英文老師，她以為兩人的相遇，是彼此相互拯救於庸常無聊的生活之中。但沒想到，少女的天真熱情，改變不了中年男人的邋遢和猥瑣，朵萊的少女激情，嘎然而止。在初戀失去美麗的幻想之後，朵萊在實習醫院遇上了她的第二段感情，英俊溫順，還有些依戀母性的白血病患者劉島，讓朵萊的激情再次被點燃，她義無反顧，遊走在愛情與死亡的鋼索上，直到她又發現劉島身上那股和英文老師相近的平庸和怯懦氣息，她

斷然離棄了這汗巖神聖愛情的醜陋。後來，朵萊進入家庭，成了安穩生活中的人妻和人母，但日復一日的平淡生活令她幾近窒息，於是，她隻身參加了吐魯番旅行，沒想到她在此行中迷上了在地導遊沙沙，粗壯率真的沙沙，在西域大漠的背景中，令人傾心，但朵萊其實是清楚的，那夢幻、有距離的美好愛情缺乏真實存在的基礎。於是，她回家之後，面對老實卻仍出軌的丈夫魏松，朵萊沒有崩潰，她只是用心地挽回丈夫的心，畢竟，朵萊已經看清，平淡生活中的平安、寧靜，以及從愛情歸於親情的真愛，才是生活的本質。陳丹燕曾說：「我覺得自己是從王朵萊的成長故事裡，發現了自己從前沒有發現的許多東西。我沒有想到，一個虛構的故事，漸漸變成了一份逼真的生活。在修改完《魚和它的自行車》以後，我想，大概我以後會五年修改再寫一次這個故事，將王朵萊的一生，跟著我的一生一起，慢慢講下去。我用我的一生對女性成長的興趣，慢慢豐富這個虛構的故事。我相信它也會像被人多年佩帶的玉一樣，慢慢變得溫潤而有人的氣息。」²³由此可知，對陳丹燕而言，在同一個基礎點上發展的故事，在不同生命經驗階段的作者筆下，所能呈現的關注點，並非是單一不變的。

3. 《上海的金枝玉葉》

《上海的金枝玉葉》這部作品中的女主人公郭婉瑩（戴西），是老上海著名的永安公司郭氏家族的四小姐，年少時過著錦衣玉食、單純快樂的生活，但歷經時代的變遷，所有的榮華富貴都隨風而逝了，她經歷了喪偶、勞改、受盡羞辱打罵，過著一貧如洗的生活，她的一生，從安逸舒適到苦難滄桑，閒靜變波濤，但這些磨難，並沒有打倒她，她不埋怨、不憤怒，依然保持著平靜、美麗、優雅和樂觀，並努力奉獻所學，從年輕到老，這是她一直以來面對苦痛的態度，一種平和又豁達的生活態度。陳丹燕在和戴西往來的

²³ 周穎菁、陳丹燕，快樂漲滿心靈的時刻 陳丹燕訪談錄，《小說評論》，2005年4月，頁25。

兩年多裡，始終抱持著一種崇敬的心情，她希望能用文字，讓更多人認識她熱愛的戴西，戴西不只是個傳奇女子，她所表現出的那份純淨、堅毅、自信的美好品格，才是陳丹燕期待世人所能感知到的，所謂的人生境界。

4. 《上海的紅顏遺事》

《上海的紅顏遺事》寫的是五零年代上海灘名伶之女程姚姚（後來改名為韋耀，承繼母親的本姓）的傳記。程姚姚的母親是個浮沉於上海影劇圈的演員上官雲珠，她企望教育自己的女兒，成為有教養的淑女，是個管教嚴格的母親，加上上官雲珠有兩段婚姻，童年時的姚姚與「父親」的緣分始終淡薄，與母親的關係也有些緊張，是個深藏心事而不快樂的孩子。從生父姚克的外遇，繼父程述堯的莫名官司、離婚、再娶，和同母異父的弟弟程燈燈的分離，到在革命運動中檢討批鬥自己的母親、被抄家，母親下鄉、重病、跳樓自殺，這些混亂的生活風暴，都沒有讓程姚姚走上逃避的末路，她藏起了家庭隱痛，躲進了一個有著家族革命史男子燕凱的愛情裡，但他們的快樂還是逃不過現實的衝擊，燕凱最終為了對整肅的反抗而自殺，這是姚姚生命中的一大打擊，多年後，二十七歲的姚姚戀上了繼父好友的十七歲兒子凱凱，甚至和這個貌似燕凱的男孩懷上了孕，生下孩子也只能送人，也因此，受到音樂學院校方鄙夷的姚姚自然沒能被分配工作，生活並不順遂。其後，當她終於聯繫上身在美國的父親，而終於能離開上海去工作時，卻不幸死於車禍意外，三十一歲便香消玉殞。一個平凡的上海女子，面對撕裂的家庭、社會帶來的人生苦痛，在生命的來去之間，仍堅持著單純自尊的理想世界觀，這也正是一個小人物的不凡。

陳丹燕的《上海的金枝玉葉》與《上海的紅顏遺事》這兩部女性人物傳記作品，寫作形式與以往不同，十分受到注目。陳丹燕也表明書寫人物傳記的緣由：「我想要寫一個普通人，一個不像有的人那樣堅強，也不像有的人

那樣冷靜，不像有的人那樣聰明，也不像有的人那樣理性，對，一個感性的人，一個努力在沙上建房子似的，想要建立自己積極向上生活的徒勞的人，也許還是一個捂著傷口不讓別人看，自己也不看的樂觀的人，一個實在不懂得怎樣去應付，弄得滿身滿心全都是傷的痛楚的人，一個怕被別人落下，被別人孤立，被別人拋棄的一個認真的人。 我是想寫一寫這樣的普通材料製成的人，在一個動盪的大時代裏的際遇啊。」²⁴在陳丹燕撰著的程姚姚與郭婉瑩的傳記裡，可以看出陳丹燕所要突顯的一種女性在面臨生活危難時的韌性，她們的生命過程代表的是繁華上海中洗盡鉛華的底蘊精神。

二、書寫城市文化

陳丹燕近期的創作，幾乎與上海與歐洲城市的歷史、藝術文化等風貌有關，劉緒源曾分析陳丹燕寫作焦點轉移的緣由：「因為當時的高級住宅區和貴族式的生活對於她有一種神秘感，使她充滿探究的樂趣，而她從小的生活氛圍既隱約地接近，而實際上又缺乏這一切，於是就更加好奇。現實中沒有，就順著時間的線索往上推，所以就形成了對於舊上海歷史的興趣；而因為不是從書本上學歷史，卻是自己的精神生活上需要這歷史，所以她也所把握的永遠是一部感性的上海史。作者對過去時代那種複雜的好奇和帶點自卑的神往，幾乎已躍然紙上。同樣，因為現實中沒有，她也順著地理的線索往遠處推，這就使她的目光和心靈，時時穿越到了大洋彼岸的歐洲。 為什麼是歐洲呢？我想，一方面是因為她所居住的周圍地區，正是過去的法租界和英租界，無論建築還是老人口口相傳的往事中，都留有那一時代歐美風雨的痕跡；另一方面，就是書籍的影響了，她從小不太喜歡中國小說，卻對西方的

²⁴ 陳丹燕，《上海的紅顏遺事》，台北：爾雅出版社，2000年版，頁120-121。

童話十分入迷，格林兄弟、安徒生、卡羅爾、巴里 這些來自德國、丹麥、英國的作家的精美的作品，伴隨著這些作品的那遙遠的文化氛圍和深邃的人文精神，一點一滴地滲入了她的精神世界。」²⁵

陳丹燕在探訪上海與其他城市所留下的足跡，是知性又感性的，是深入且包容的。陳丹燕的根在上海，而精神故鄉在歐洲。

（一）以上海為主

在九 年代末期，陳丹燕將她的創作焦點，投注於「上海」這個城市的身世問題與「上海人」的文化認同上，特別是因為她的異國遊歷，讓她感受並思考了人與地域性的關係，人心的歸屬感等文化心理問題。「要是沒有去歐洲的旅行，我想我不會對上海產生興趣。歐洲使我有過一次身分認同的危機，這次危機引導我對上海的探索，然後，是對上海故事的寫作。」²⁶

1. 《上海的風花雪月》

這是陳丹燕為人所熟知的上海系列三部曲之一。這部散文集分為六個部分，包括「咖啡」、「房屋」、「街道」、「城市」、「人群」和「肖像」等。作者陳丹燕要尋找記憶裡的上海，也要查訪不熟悉的上海角落，以各個不同的角度來描繪上海這個城市的地圖，並融入歷史、地域文化的情懷，要細細觀看與挖掘上海的特殊景致與人文情調。

2. 《上海 Salad》

所謂的「Salad」(沙拉)，即許多蔬果混合的拼盤，這意味著上海這個城市是個大鑪，它和紐約相近的是，它有強大的包容力與多元豐富的生命

²⁵ 劉緒源，《中國國外獲獎作家作品集 陳丹燕卷》，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頁23-24。

²⁶ 陳丹燕，城與人 陳丹燕自述，《小說評論》，2005年4月，頁19。

力，強調的是城市文化多元的議題。這部作品寫下的是陳丹燕這個移民小孩在生活瑣碎生活中的美好點滴，寫著這些上海生活經歷，就是為了認識她自己記憶裡與這個城市的情感點滴，以及自身從上海出發的寬闊世界觀。

3. 《慢船去中國：范妮》、《慢船去中國：簡妮》

除了《上海的風花雪月》和《上海 Salad》這些散文創作，還有小說《慢船去中國：范妮》和《慢船去中國：簡妮》作品的完成。

這兩部小說的基礎來自於小說《紐約假日》，最早來自 1994 年她在紐約聽聞而來的故事，寫的是一個叫「簡」的上海女孩在格林威治村和一個白人青年萍水相逢的愛情事件，到了 1995 年，陳丹燕又從這個故事帶給自己的觸動中寫下了《紐約假日》，寫的是在格林威治村的學生公寓裡，作為東方代表的上海女孩「范妮」以及西方代表的白人青年「魯」兩人的邂逅故事，女孩不慎懷了孕，想回到上海墮胎，卻遭到家人的反對，又回到紐約墮胎，其後便崩潰發瘋。這對男女相遇、相愛，卻永遠有著難以溝通和跨越的問題，精神層面和文化認同的差異，讓這段東西方男女相戀的故事，被以悲劇為名的利刃，劃成悵然和淒涼的傷痕。

但到了《慢船去中國》系列小說中，作品中敘述兩個相異文化的男女相遇相知的浪漫性已被消滅，它要講的是東西文化衝擊的問題，還有一個帶有半殖民印記的家族，在追求西方幻象的過程中，走向自我毀滅的悲劇故事。范妮的家族，包括爺爺和奶奶，爸爸、叔叔和媽媽，還有外婆愛麗絲和紐約的親戚們，還有和完全和范妮成長於不同環境的妹妹簡妮，這整個家族，都活在以西方文化生活為榮的殖民心態中，他們認為美國的一切是美好且神聖的，家族中的晚輩都拚了命要前往美國生活，甚至在某些時候，他們不屑自己身為中國人的身分。所以，這不只是兩個女子的故事，它更是一個家族的命運走向，一個屬於社會文化歸屬的問題。在中國的八十年代，這個家族要

如何安頓自己的家庭，以及自認為光輝的家族歷史，還有自己的身分？陳丹燕寫下這個上海故事後曾說：「我要討論他們為什麼這樣決絕地要從中國離開，“去”中國的可能性和危險以及徒勞。書名中的那個“去”字，對我來說，不是“到”的意思，而是“離開”的意思。它不一定是『第三世界國家』在後殖民時代，而是被殖民的城市如何安頓自己血液中的混血，怎樣明確自己的身分。這便是我所意識到的上海故事，在這個東西方交匯的摩擦地產生了怎樣的人群，它的風花雪月裡掩蓋著怎樣累累傷痕和重重疑問，怎樣影響了人們的命運。」²⁷這部作品已將寫作視角延伸至城市與人對自己身份的認同問題。

（二）以異國城市為主

陳丹燕在十六年的驛馬生活裡，尋訪了自己嚮往回歸的心靈故鄉，也在旅行的過程中認識到世界不同角落的人們與不同的文化風貌，對於這樣可貴的人生經歷，她用文字寫下了她的旅途紀錄與心得，於是連續有多部相關的作品出版。

陳丹燕認為旅行是一種深刻的生活方式，也是一種讓自己成熟的手段：「我愛旅行，愛一個人在歐洲大陸和美洲大陸上遇到的所有的事情，好的，壞的，也愛我在旅途裡遇到的那些人。我經歷的那些人，那些事，像迎面而來的風一樣，掠過了我的生活，向後退去，當我回到自己家的桌前，把他們記錄下來的時候，他們又在紙上回到我的面前，在他們身上，有著我的一部分生命，芬芳而美麗的生命，像花朵一樣獨自盛開著。它們自由、遙遠、美好，因為抒情而帶著一點點的感傷。旅行並不是遊山玩水，而是用一種超然

²⁷ 周穎菁、陳丹燕，快樂漲滿心靈的時刻 陳丹燕訪談錄，《小說評論》，2005年4月，頁22。

於生活的方式來感受生活，認識自己。有時候，人得從世界不同的人的眼睛裡才能認識自己。認識了自己，才真正成熟了。」²⁸

1. 《年輕人的旅店》、《女人的肖像》

不同生活中的人們，有著不同的心靈風貌，陳丹燕在歐洲的旅程中，看到的風光，接觸到的風土民情，雖不相同，但都有其堅韌的生命精神在其中。這兩部作品要凸顯的是，陳丹燕以超然、包容的胸懷去感受生活與旅行帶來的啟發，細膩觀察人群並檢視自己的心情，也記錄下她在歐洲旅程中對生命的感動。

2. 《柴可夫斯基不在家：陳丹燕看歐洲藝術》、《流連歐洲咖啡館（原名《咖啡苦不苦》）》、《夜宿歐洲星光下（原名《今晚去哪裡》）》、《漫卷西風》、《木已成舟》、《偶遇》

這六部圖文並茂的散文作品，包含了數十篇陳丹燕過去十六年來遊歷歐洲的旅行紀錄與心情。不論是駐足歐洲最美麗的遺跡、世界各地的博物館、咖啡館，還是體驗異國的風俗民情與語言文字，都能發現陳丹燕浪跡天涯時的輕盈自在。陳丹燕在不同的人們臉上身上深刻感受到流動的、美好的生命力，也正對應作家自身的理想與精神故鄉。

3. 《與桑妮在一起的紐約之夏》

這是陳丹燕和女兒陳桑妮共同完成的旅遊書，這也是屬於她們的遊記。在稱為「大蘋果」的紐約市裡，陳丹燕母女從生活的細節中體驗異國文化，以孩童純淨的眼光來看真正的市井生活，更要在變化萬千的成人世界裡重新認清自己，透過旅行來認識和擁抱這個世界，並試著建立孩子自由自在的世

²⁸ 陳丹燕，《年輕人的旅店》，業強出版社，1997年，自序頁3-4。

界觀。這部旅遊書帶領讀者走的，是一條悠閒又深刻的人生路線。

陳丹燕的創作，總能以溫厚細膩的筆觸打動人心，而她文字背後的文化背景，則是來自十九世紀歐洲的人文精神。陳丹燕曾表示她對這種精神表現的嚮往：「我覺得信仰在 80 年代對於青年而言是對很多東西的嚮往，並不僅僅是宏偉的東西。在 80 年代，其實大家都想將文革的十年趕快抹去。在文學上直接回到歐洲的十九世紀。所以這種嚮往是來自於十九世紀文學中的人道主義、人文精神以及民粹主義。在我的散文裡，對小而優美的事物的關心和喜歡，以及對那些被損壞的破碎的事物的同情，大概也是來源於那個時代吧！」²⁹

陳丹燕是以兒童文學作品踏入文壇的，她的早期創作中，主人公幾乎全是女孩及少女，且大多具有純真、堅毅、勇於和自我對話、敢於和成人世界抗衡等人格特質，也因此，她在文壇嶄露頭角之初，一直被定位為兒童文學作家。後來，因自己已成為一個女人，她的作品面向很自然地隨著生活經歷而有所轉變，將創作焦點移轉至成年女性的心情上。而近十年來，陳丹燕由遊歷異國而回望自己成長的上海，而接連發表了四部記敘上海各種風貌與人文特色的散文與兩部寄託東西文化衝擊與個人身分認同的小說，形成一系列上海書寫的特徵，在此同時，她也陸續發表多部旅行紀錄與心得散記，從一個女作家的眼睛與腳步，去接觸這繽紛多彩的世界。

三、創作階段的轉向

陳丹燕的第一篇小說是在 1984 年發表於上海《少年報》的 當有人遇到不幸 ，至今已有二十幾個年頭，其小說作品發行也累積達百萬字。在此

²⁹ 陳丹燕，《唯美主義者的舞蹈》，文匯出版社，2002 年 3 月 3 刷，頁 10。

長程而持續的創作歷程中，陳丹燕於作品取材和關注的主題方面，也有明顯的階段性轉變。

王禎和說：「一個作家應該寫他最熟悉的東西，只有這樣，他的作品才會有生命、有感情，才會使讀者有親切感，產生共鳴感。」³⁰陳丹燕表示：「我所能有話想說的，就是青春期的故事和心情。那時候，這樣的故事被分在兒童文學裡面。在我寫兒童文學的時候，我是一個年輕的編輯，也是一個一步步往生活裡走去的人，結婚、生子，接觸社會，經歷自己的生活。所以當對個人青春期的體驗寫完後，就開始寫以後自己所經歷到的生活，寫自己在生活中的體會。」也就是說，陳丹燕的創作階段與她自身的生活經驗與心境轉變有關。

從初為作家時的兒童文學轉向後來的成人文學寫作，陳丹燕認為這在她真實的生活經驗中，是很自然的轉型過程。可以說，陳丹燕的小說創作是她個人生命經驗的回顧與自省記錄，她也以寫作陪著自己和讀者一同成長。

第三節 陳丹燕在小說創作上的特色與企圖

³⁰ 轉引自張欣螢，談「少年小說」在「鄉土教育」中所扮演的角色——以李潼的《再見天人菊》為例，《台南師範學院語教系學刊》第七期，台南師範學院，頁51。

在本節，研究者將分析、統整陳丹燕從初期到近期小說作品的風格、特色，並歸納標舉出她在小說天地裡要呈現的個人創作企圖，以期對陳丹燕的小說創作，能有更深入的剖析。

一、陳丹燕小說創作上的特色

（一）就寫作對象而言，關懷的是都會的少女與成年女子

有別於李潼擅長描寫鄉下勇敢質樸的少年，也不同於王安憶小說中少女的鄉間背景。陳丹燕小說中的關懷對象，絕大多數是居住在城市裡的少女及成年女子，她們大多來自溫馨的小康家庭，本身有著良好的教養與生活環境。這些就世俗眼光看來，聰明、安定，應該無憂無慮、幸福順遂的人們，心中其實也有著遲疑、不安、不滿、敏感和脆弱的一面。

在喧囂的大城市裡，掩沒了多少吶喊的聲音，不同於天寬地闊的鄉間，人們的感情或許能夠更直接而真率地表達，城市裡人們的感情有時顯得壓抑而虛偽，陳丹燕也是在大城市裡成長起來的人，她能觀察、體會到都會女性的矜持與心慌，在她的小說中，都會的少女與成年女子成了她最關注的對象。

（二）就取材來看，擇選現實生活中的題材

陳丹燕的創作取材，來自於現實生活的事件與心情。除了一般人在生活中所面對的家庭問題、親子互動、校園生活、升學競爭問題等。更特別的

是，她揀擇了文化大革命、獨生子女等重大政治、社會議題的題材。

陳丹燕曾在照片裡，驚覺戰爭對於兒童與年輕人留下的深刻傷痕，也在自己兒時的記憶裡，一次次受到文化大革命傷害和人心淡漠的恐懼威脅。對她而言，書寫這些真實歷史事件的相關題材，也是作為一個作家，能以文字吐露心聲與撫平傷痕、彌補遺憾的重要使命。

陳丹燕在 1991 年到日本長崎的原爆紀念館時，看到了一張照片，那是一個身體被原子能灼傷的男孩子，站在燦爛的天空和燃燒的廢墟之間，睜大著眼睛，這讓她想起 1984 年採訪南京大屠殺江東門遺址時的經驗，她驚異於人類的孩子被傷害時的神情，竟是如此相似。陳丹燕曾說：「在最初的彼此的仇恨沉寂下去之後，戰爭對人心、人的靈魂和人的精神世界的傷害就像水落石出一般地浮現出來。因此我想，戰爭的題材，對於兒童文學，也同樣是一個相當永恆的主題。它對兒童心靈的建設將會起到一種苦澀但有益的清潔的作用。那有著寧靜的憂傷的兒童的面容，應該使得所有的人思考和反省。我是和平年代成長起來的孩子，但我並不認為描寫那場大戰也成為過去，對它的思考和整理，對它的探索和認識，也是我們的功課之一。因為我們要阻止它的再發生。」³¹陳丹燕正視這無情戰爭的重大影響，並希望藉此能重新思考與反省人性的問題。

再者，陳丹燕面對中國社會一胎化的政治命令，也有她的先見觀察與見解，於是，她把獨生子女和父母溝通的心聲故事，彙整成《獨生子女宣言》一書，書中並提及社會學家的研究論點，聚焦於中國的人口政策及後續影響，提出關切與想法。

「這是第一次，我真正地感到我也許是在記錄一段中國的歷史，也許這段發生在孩子身上，並將要搖動中國的歷史，是空前絕後的，中國只有一代獨生子女，當獨生子女到了生育年齡，他們按照計劃生育政策，可以生兩個

³¹ 陳丹燕，《唯美主義者的舞蹈》，頁 99。

孩子，他們的孩子，就不會再重複父母的獨生孩子的童年了。在寫作的過程裡，有時候我聽到那種小小的孤獨的手不停搖動古國的聲音，那是小小的可是持續不停的聲音啊！改變中國歷史的大事，也可以是由發生在一些小小孩子的成長故事中表現出來。」³²陳丹燕自我剖析說：「一個人總是慢慢才明白自己，我想我在重要的問題上，並不像表面有的或者人的猜想那樣浪漫無羈，而是理智的。」³³這也強調出，陳丹燕對於現實生活的重大問題，是謹慎面對且嚴肅關注的。

此外，對於處理這些嚴肅的現實題材，陳丹燕擅長以一種溫厚的筆調來書寫。陳丹燕不只一次表示過安徒生童話是最早影響自己的兒童文學作品，「因為安徒生童話為孩子提供了一個從現實世界分開來的想像的世界，孩子能夠藉由幻想而體會到人生。我喜歡十九世紀的歐洲文學作品，它們的優點就是創造一個不是現實世界的世界，雖然是簡單的故事，但是卻可以從中看見一個真實的世界。」³⁴或許也因為這樣，陳丹燕的小說，常帶著一種充滿幻想、溫柔、理想而寬厚的筆調，不論是青少年自殺問題、升學競爭、婚姻危機、文化大革命等社會現實的嚴肅的議題，她都能以一種溫婉寬厚的筆調來呈現，這樣的筆調或許也讓讀者從這些過於壓抑震撼的情節裡，得到包容的救贖，獲得一種沉重情緒的舒緩、釋放。

（三）就藝術表現來說，善用象徵技巧與細緻的語言

1. 以唯美純淨的意象詮釋死亡議題

陳丹燕在小說集《晾著女孩裙子的公寓》的自序中寫到：「我想我是喜

³² 陳丹燕，《獨生子女宣言》，頁 307。

³³ 陳丹燕，《晾著女孩裙子的公寓》，台北：業強出版社，1995 年版，自序頁 5。

³⁴ 原靜敏，憶舊、傷痕與反思——試析少年小說《一個女孩》，國立台東大學碩士論文，2003 年，頁 158 之訪談紀錄。

歡墓地了。大概我也喜歡死亡這個主題，這是和平人生中最大的日子，最壯麗的高潮，也許還有我從前讀過半年護士學校的痕跡？我不知道，墓地對一個人來說，是回家了。就像一個人來到大海的身邊一樣，那種無言的親切與熟稔。」³⁵對陳丹燕而言，死與生都是人生中的一部分，同樣親近與重要。死亡立於人生的終站，特別帶有一種決然和寧靜的特質，神聖而不容褻瀆。

死亡是個嚴肅的議題，它通常伴隨而來的是不安、恐懼、痛苦的感覺，有時為了突顯小說中的張力，死亡的形象會顯得直接、殘酷、冰冷。但陳丹燕的小說裡，大多以「輕」的死亡意象來顯現出生命的「重」量，這或許是陳丹燕對神聖純淨的靈魂的一種維護和保全，也可能預示了這個靈魂堅毅的重生力量。

陳丹燕早期的作品《女中學生之死》中，女學生寧歌為反抗成人世界的壓迫，為尋求心靈的解脫而死，陳丹燕所塑造的死亡意象是純淨和暖的：

寧歌寫過遺言的新牆潮濕、乾淨。窗外是春天的藍天春天的風 寧歌是黎明以前爬到這七樓跳下來的。（《女中學生之死》，頁 129、130）

陳丹燕的小說裡，多次出現因文化大革命的動亂與人心背離而尋死的情節，而她都選擇了同樣一種寂靜的筆調，細膩有力地釋放出撼人的情感。在《一個女孩》和《心動如水》這兩部作品中，都有這樣的藝術特色：

風吹動她的黑髮和白衣，大大的方領子，一直翻到鎖骨上。她姿態古怪，看上去極不舒服地躺著，把臉埋在綠草地裡。沒有血，真的沒有血。 沒有雲的藍天，幾乎不像是藍天了。陽台的扶手上，端端正正放著一雙鞋，一雙新的白帆布涼鞋。它們那麼白，那麼漂亮。

³⁵ 陳丹燕，《晾著女孩裙子的公寓》，台北：業強出版社，1995 年版，自序頁 4。

它們就像在電線上站著歇腳的鳥裡面最警覺的那兩隻，只要有一點點動靜，就最早「撲」地飛離電線，一躍而起，撲向藍天。（《一個女孩》，頁 41-43）

那一年她八歲，「文化大革命」已經開始，有一天早晨，她的爸爸媽媽自殺了。 平臺外面廣闊無雲的藍天，那樣的蔚藍寧靜，卻刺痛了她的眼睛，然後，她又看到平臺上放著媽媽的白帆布涼鞋，不知為何那雙涼鞋放得那樣整齊。白色的遺物和蔚藍的顏色像子彈一樣打進謝蓮的記憶之中。（《心動如水》，頁 28）

由以上兩段引文可以發現，陳丹燕小說中的死亡形象，都與跳樓這種最決絕且殘酷醜陋的自殺方式有關，她卻刻意抹去了死亡中最不堪、懾人的畫面，而以白色和藍色這類象徵純淨與自由的色調來作為描寫的主色或背景，用一種鋪陳式的唯美意象，強調對尋死的人尊嚴與純潔靈魂的維護，或許也在淺色調中突顯出為違抗現實的無情和壓迫而死的控訴，在文字背後透出另一種壯烈的肅殺氣氛。

2. 以象徵的技巧呈現小說的深層意涵

現代小說講究冷靜客觀的呈現與象徵暗示的運用。小說含藏的深意往往有待讀者自去推尋。³⁶楊昌年說：「象徵是任何一種抽象的觀念、情感或看不見的事物，不直接予以指明，而由理性的關聯、社會的設定，從而透過某種意象的媒介，間接加以陳述的方式。」³⁷黃永武則指出：「『意象』是作者的意識與外界的物象相交會，經過審察省思與美的釀造，成為有意境的景象。

³⁶ 張素貞，《細讀現代小說》，台北市：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86年初版，頁 83。

³⁷ 楊昌年，《現代小說》，三民書局，2002年2版，頁 403。

然後透過文字，利用視覺意象或其他感官意象的傳達，將完美的意境與物象清晰地重現出來，讓讀者如同親見親受一般，這種寫作技巧，稱之為意象的「浮現」³⁸而在

陳丹燕的小說裡，便有著許多象徵技巧的運用，而這些象徵的意象，能渲染小說特定的氛圍，凸顯小說中的人物心理，間接地呈現她小說作品中的深層意涵。

陳丹燕小時候經常隨著家裡的大箱子移居，加以一進入上海的小學就開始面臨十年文化大革命的衝擊，心頭上難免有不安定、害怕紛亂、受傷的陰霾。她曾剖析自己：「陳丹燕這個人看上去單純，快樂，但是常常做被謀殺的夢，在午夜的時候，做目睹謀殺的夢。夢見一些血，一個人被殺死，淡淡的紫色，淡淡的灰色，淡淡的霧氣，心情並不恐懼，只是有些惶惶然以及淡淡的悲傷。不知為什麼，總是做這樣的夢，那就是陳丹燕的噩夢。醒來的時候，總是夜裡很黑的時候，睜著眼睛在枕上想，想很久以前的事」³⁹，而那很久以前的事，應該就是她童年生活經歷裡所累積起來的畫面和心緒。

陳丹燕的小說裡，經常出現夢境的情節，表現特定的、灰暗的意象，例如天空、湖泊、老婦人、黑貓、灰色鴿子等特定場景中的事物形象，細細思索，不難發現這些形象有其特定的象徵意涵。

「夢可以合乎邏輯，也可以由過去及未來許多突出的生活小片段拼湊而成。夢被引用到小說中，竟不是以烘托人物的整個生命為目的，而僅作為烘托他醒著時的那一部分生命之用。」⁴⁰因此，夢境反映出人物部分真實的意念與命運。

莊慶從高一就被這個怪夢所困擾。她一五一十地說湖，樹林，大鳥與

³⁸ 黃永武，《中國詩學設計篇》，台北：巨流圖書公司，1997年，頁3。

³⁹ 陳丹燕，《晾著女孩裙子的公寓》，台北：業強出版社，1995年版，自序頁7。

⁴⁰ 李文彬譯，佛斯特著《小說面面觀：現代小說寫作的藝術》，志文出版社，1974年5月，頁45。

老婦人，說到老婦人滿是皺紋的臉上呈現出來的表情，莊慶聲音顫抖了一下，還有寧歌。「那老婦人，老婦人好像是和你生活很密切的一個年老的婦女。」曾惠遲遲疑疑地說。「我媽媽！」「我害怕我媽媽，她總輕視我喜歡的東西，她什麼都不愛，也不愛我。她那樣子好像全世界都欠了她東西沒還。」（青春的謎底 《女中學生之死》，頁187）

謝蓮忍不住回去看花園裡的那朵玫瑰，夢中驚懼的心情像空氣中的野馬一樣微微飄盪，無處不在。她合上眼睛，想靜下心來求籤。黑暗中謝蓮看到了姨媽斷了弦的吉他，王海平懷抱中充滿性欲激情的幽暗，英凱金黃色散發芬芳的橙子，嘉年在月光裡健康而纖細的小腿，自己腹部短短的發紅的剖腹產刀疤，咪媽蓮花座時在夜色裡筆直的脊背，翠西不安靜的手指背，還有夢中老尼的猙獰的笑容。（《心動如水》，頁115）

在上述兩段引文中，不論是夢境還是閉上眼後浮現的情景，都是一種潛意識的表徵，莊慶對媽媽的又愛又怕，謝蓮在成長歷程中不斷被傷害的完美想望，都成了她們心中的陰影。這樣以潛意識作為描寫細節的象徵手法，其實很細膩地透露出那不必刻意道破卻一直隱隱存在著的心理衝突。

此外，陳丹燕小說中的灰暗色調渲染了一股不安的氛圍：

一個穿黑裙的女人，女人接著畫一個倒映著雲的水窪，這在夕陽的明亮光輝裡閃閃爍爍的黑裙突然讓寧歌想起了黑貓。想起好小的時候學校組織去看《馬蘭花》她被在過道裡突然出現的黑貓精怪嚇的一激靈的事。女人說：「孩子，你恐怕活不到十七歲。」她看看

寧歌愈發蒼白的臉，「你被兩堵牆擠壓，無路可走，橫死，像小苗一樣夭折。」說完，對寧歌深深看了一眼，走了。水漥裡倒映著一塊拂動著的黑色。（女中學生之死 《女中學生之死》，頁 65）

這天寧歌從車站回校時，發現一隻黑得古怪的老貓從柳樹邊一竄而過，差點把寧歌絆倒。（女中學生之死 《女中學生之死》，頁 115）

她又發現那女孩身上的一切都是黑白的，遺像的那種顏色，丁丁叫了起來：「寧歌？」 在她近旁，在更深的樓梯角下，丁丁看到一隻黑貓，就是那隻黑貓，寧歌最害怕的，到現在還一直跟著她。

到了街上，她看見一隻極大的黑貓一掠而過。（青春的翅膀能飛多遠 《女中學生之死》，頁 347）

在上述三段引文中，穿黑裙的女人與黑貓，都是帶著沉重色調的事物，這「黑」色可能象徵著凶兆，一種對生的哀悼，與死亡接近的象徵，甚至這個虛幻形象的女人，還直接斷定寧歌結束生命的年紀與原因，這穿黑裙的女人或許是死神所化身的，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可能暗示了寧歌已經做了尋死的打算，只是藉著這虛幻的形象，表露自己的心跡。對敏感的少女而言，黑貓似乎是不懷好意的，牠敏捷輕盈的行動竟給人一種痛苦的壓迫感，而黑貓的緊緊跟隨象徵的則是心頭陰霾的揮之不去，對寧歌而言是如此，對丁丁來說也如此，黑貓從寧歌身邊到了丁丁的生活裡，或許是預示丁丁不明朗的心理狀態與未來。

謝蓮看到了一隻黑色的鴿子，一隻濕淋淋的鴿子一動不動地望著窗內的她，在閃電裡她甚至看清了牠被雨淋得異常鮮豔的紅爪，緊緊捉住

漆黑精溼的樹枝，那鴿子的確也有一對溫柔傷情的灰眼睛，那眼睛裡也有一種對世界的驚痛。（《心動如水》，頁 230）

客廳外面那群鴿子仍舊在飛。由於天黑，它們的圈飛得小了些，它們撲扇著翅膀 那個叫人類羨慕不已的東西，繞了一圈又一圈，飛得很低，很規矩。（青春的翅膀能飛多遠 《女中學生之死》，頁 288）

再者，陳丹燕小說中最尋常出現的，就上述兩段引文中灰黑的鴿子而言，鴿子原應象徵平和的自由，但小說中強調的是灰黑陰暗色調的鴿子，而且往往都是規整化的生活著，如此看來，這人類羨慕的翅膀，或許也不曾真正自由地飛翔，鴿子傷痛的眼神，其實是人的情感投射，象徵著失去生命熱情且紛亂而無奈的心緒。

陳丹燕小說裡不時出現的象徵筆法，透露出人心底層情感的流動與真實心聲的吶喊，低迴地呈現了小說裡寄託的深層意涵。

3. 以細緻的語言藝術召喚讀者的美感經驗

陳丹燕的小說，擅長描寫細膩的事物與情感，而她精緻的語言藝術表現，也讓讀者加強了文字上的感受力以及提升了深層情感的感受力。

我已經沒有像妳一樣純潔的嘴唇給妳了，我不能要妳這份。你是我的小仙女，妳住在天上。（《魚和牠的自行車》，頁 33）

上述這段引文要表現的是老師對女學生主動示愛，但內心深覺自己已不再青春，難以企及這份純潔熱烈的情感，仙女和凡人的差異，讓人心中不免

悵然。

我覺得自己好像一隻餓得要命的野貓逼近一戶人家掛著的生魚那樣，屏住了呼吸。我盡量不看劉島，在眼角裡，我看到了黃綠色的軍服的顏色。（《魚和牠的自行車》，頁 65）

上述引文要呈現的是年輕女孩王朵萊對愛情欲望的渴求，她看到的是對穿著軍服的人劉島的崇拜，卻將對愛情的期待也投射進去了。

我回望了一眼小靴子，他躺在長椅上，以一種奇怪的鬆軟的式樣，死亡把他變成了一個奇怪的陰沉而破舊的布娃娃。（《一個女孩》，頁 118）

上述引文要傳達的是死亡的意象，陳丹燕以奇怪的、破舊的布娃娃來比喻，小靴子失去的原有身體的活力與精神上的光彩，而在他的生命舞台上黯淡下去了，布娃娃似真非真的形象，描寫得極為入微。

丁丁突然感到自己像那賣火柴的小女孩。別人有燈，有火，有剛烤好的鵝，有家，而她，只有一包火柴，沒有東西便什麼也點不起來的火柴。連鞋都不合腳，因為腳是大人の。（《女中學生之死》，頁 329）

上述引文中，陳丹燕以童話故事賣火柴的女孩來表達丁丁寒冷失落的心情，除了傲人的成績，丁丁覺得她什麼都沒有，望不見一般人能享受的平實幸福。甚至，她還比不上故事中貧苦無依的賣火柴女孩，因為她連鞋子都不是自己的，這意味著丁丁的缺乏溫暖是由於大人的壓迫約束所造成的。這種對比細膩而強烈的手法，有既感動又刺痛人心的力量。

劉緒源對於陳丹燕的敘述語言有一些看法：「她善於用一種孩子氣的淺顯而又有點滑稽的聲調，來描繪一些很複雜很深刻的事物。不僅在兒童文學中，在為成人寫的女性題材的長篇小說裡，以及在兩本關於上海的暢銷書裡，她都愛用這種口吻，所以讀來親切平易，卻又有一種特別的美。這是她的優勢，一個從兒童文學中走出來的成熟的作家的優勢。」⁴¹

陳丹燕擅長以一種童話式的、細緻、精粹而親切的語言藝術來召喚讀者的美感經驗，使得讀者在如此哀愁而唯美的意象裡，感受作家深刻豐富的意蘊與情感。

二、陳丹燕小說創作上的企圖

（一）藉著真實呈現沉重的人性與生活問題，給予溫暖的關照

陸志平和吳功正在《小說美學》一書中指出：「離開了人的活動、人的本性、人的慾望、人的思想感情、人的心理、欲望、人與人之間的聯繫的描寫，就沒有小說。」⁴²他們又進一步地提出：「小說中的人物應該是真實的具體的人。小說家的責任就在於不斷的向讀者提供獨具個性的新的小說人物。而人至今仍然沒有被人所完全認識，人性對於人來說仍然是一個神秘的世界，它刺激著吸引著小說家去努力探索人性的奧秘。人性的揭示也就成了構成小說魅力的重要因素。」⁴³

從女中學生自殺事件、傳統社會普遍存在的教育階級觀念、文化大革命、社會中離婚率攀高、獨生子女的教養問題等生活問題，以及人心受到壓

⁴¹ 劉緒源，《中國國外獲獎作家作品集 陳丹燕卷》，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初版，頁36。

⁴² 陸志平、吳功正合著，《小說美學》，北京：東方出版社，頁17。

⁴³ 陸志平、吳功正合著，《小說美學》，北京：東方出版社，頁24-25。

迫、自私的惡性競爭等人性面的問題，陳丹燕都一一在她的小說裡直揭出來，唯有真實呈現，才能震撼人們，給予激發反省的力量，進而尋回人心的溫暖。

張子樟認為，閱讀陳丹燕的《一個女孩》，可以得到一個重大的啟示：「人世間沒有所謂的真正桃花源。人們一向嚮往的烏托邦只是永恆的幻想，因為想達到這種理想境界，必須剷除人性中所有的欲念。這點是歷史上多少人驗證的結果，大陸的人民公社與文化大革命只不過是這種追求的一種失敗證明而已。但人們的不幸卻也為有遠見的作者提供了寬廣的寫作空間，在人性詮釋上找到最理想的場域。」⁴⁴「這個世界確實不完美，人心的欲望耽溺就是一大惡源，但至少，人們要將溫暖的情懷傳遞下去，陳丹燕有這種激動，於是在她的文字裡揭示醜惡，並開啟愛的企盼和交流。或許這樣的題材對於社會，特別是青少年而言，是較為沉重的問題，然而，「成長應該不是在歡樂的時刻，而是在感動與悲傷中體會」⁴⁵，在缺乏養分的泥土裡開出來的花，或許更純淨、更富生命力。

陳丹燕擅長以真實的題材來突顯沉重的人性與生活問題，並能給予溫暖的關照，顯見其性格在作品中的展現。而從陳丹燕對於現實問題的敏感與關注，也能看出她在小說中體現社會意識及責任感的一貫精神。

（二）建構並實現真、善、美的願望

陳丹燕說：「我雖然經歷動盪的時代，但卻仍舊對美好的世界抱有幻想和信心。雖然我已經知道，一個孩子心裡夢想的美麗世界，在很多時候是不會實現的。但我沒有把它們扔掉，它們成為我心中一種純淨而溫暖的力量，並常常阻止我去做壞事。而且我發現，不是在人生的任何階段都可以建立起

⁴⁴ 張子樟，《青春記憶的書寫》，台北：幼獅出版社，2000年10月初版，頁209。

⁴⁵ 譚玉芝，人物側寫 追求自由的燕子：陳丹燕的文學生涯，小作家月刊，2004年5月，頁21。

這樣的精神世界的，有些東西必須在少年時代建立起來，它才有足夠的純潔。」⁴⁶

1997年，陳丹燕的小說《九生》（即《一個女孩》）獲得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頒發的“全國青少年倡導寬容文學獎金獎”。同年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之泉》雜誌五月號中有這麼一段評論：「值得讚嘆的是這本書寫出了中國文化大革命對青少年的殘害之深，通過一個孩子的眼睛描繪出在一個專制、恐怖和壓抑的時局中人們在學校、家庭和鄰居生活中的微妙變化，展示了想要寬容相待的可貴與不易。」⁴⁷也就是說，更多的時候，陳丹燕的小說有一種體驗壓力，撫慰傷痛，帶領讀者回歸自我體察和自我反省的作用，從這個角度來看，她的《一個女孩》，並非停留於揭發醜惡的極端傷痕文學作品，而是更真誠地想要提升人性美善高度的心靈補劑。

陳丹燕有一段回憶青春的文字：「單純的快樂總是越走越遠，而那些小時候沒有人陪著玩的孤獨，青春期在陽光下等待愛情到來的惆悵，以後的流淚和苦苦思念，那些憂傷，都很美，都很真切，豎立在我回憶的道路上像夏天生機蓬勃的行道樹，一路前來，散發著植物在非常健康的時候才有的辛辣氣味。也許生活中真正壓迫你的憂傷心情，才是妳的獲得和財富，才能深深地留在你的生命當中，成為你回憶的內容。」⁴⁸青春的甘美底蘊，往往是帶著幾分憂傷的，而這份青春獨有的淡淡悵然，確實讓我們的年輕歲月保有單純的快樂，而非苦悶的單調。青春，在陳丹燕的眼裡心底，總是優美的、神采飛揚的、值得一再回顧的。

陳丹燕於是帶著這樣純淨而溫暖的文字力量，要努力建構並實現自己以及更多人心中積極的、真切的、純善的、美好的願望。

本章小結

⁴⁶ 陳丹燕，《梯形教室的六個下午》，南寧：接力出版社，2005年1月1版，頁77-78。

⁴⁷ 劉緒源，《中國國外獲獎作家作品集 陳丹燕卷》，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初版，頁41-42。

⁴⁸ 陳丹燕，《美麗信紙上的青春》，幼獅出版社，1994年8月初版，頁41-42。

陳丹燕的創作，總能以溫厚細膩的筆觸打動人心，而她文字背後的文化背景，則是來自十九世紀歐洲的人文精神。陳丹燕曾表示她對這種精神表現的嚮往：「我覺得信仰在 80 年代對於青年而言是對很多東西的嚮往，並不僅僅是宏偉的東西。在 80 年代，其實大家都想將文革的十年趕快抹去。在文學上直接回到歐洲的十九世紀。所以這種嚮往是來自於十九世紀文學中的人道主義、人文精神以及民粹主義。在我的散文裡，對小而優美的事物的關心和喜歡，以及對那些被損壞的破碎的事物的同情，大概也是來源於那個時代吧！」⁴⁹

陳丹燕是以兒童文學作品踏入文壇的，她的早期創作中，主角幾乎全是女孩及少女，且大多具有純真、堅毅、勇於和自我對話、敢於和成人世界抗衡等人格特質，也因此，她在文壇嶄露頭角之初，一直被定位為兒童文學作家。後來，因自己已成為一個女人，她的作品面向很自然地隨著生活經歷而有所轉變，將創作焦點移轉至成年女性的心情上。而近十年來，陳丹燕因遊歷異國而回望自己成長的上海，而接連發表了四部記敘上海各種風貌與人文特色的散文與兩部寄託東西文化衝擊與個人身分認同的小說，形成她一系列上海書寫的特徵，在此同時，她也陸續發表多部旅行紀錄與心得散記，經由一個女作家的眼睛與腳步，遨遊於這繽紛多彩的世界。

第參章 陳丹燕小說中的少兒書寫

⁴⁹ 陳丹燕《唯美主義者的舞蹈》，文匯出版社，2002年3月3刷，頁10。

本研究是透過陳丹燕小說的文本分析，從各個面向的書寫中，來深入認識其小說作品所要表達的主題意識，並凸顯陳丹燕與其作品中的聯繫感。

楊昌年認為「主題是小說的靈魂」⁵⁰，陳碧月也有相近的說法：「一篇作品如果沒有一個中心主題，就像一個人沒有了靈魂，主題的呈現，讓讀者能感受到讀完該篇作品的主要收穫與觸發。」⁵¹可見主題在小說創作中的主導地位。楊昌年在《現代小說》一書中提及：「小說正是描寫人生，表現人生，啟示人生，創造人生的，因此，小說之中必有作家的思想及人生觀，而作家的思想意識，人生觀透過小說形式，藝術技巧表現出來時，便是小說的主題」⁵²，他更清楚地標舉出「主題亦為作家思想意識的表現，作家人生觀的表現」⁵³由此看來，小說的主題意義不是隨意闡發、憑空創造的，它通常出自於作家思想觀點的陳述與情意傳達。

更進一步地來探討，佛斯特說：「小說的發展即隱含著人性的發展」⁵⁴李喬在《小說入門》一書中說：「小說，離不開人生，小說寫的就是人間的內外生活，人生、生活的種種就是小說要表達的主題，人生最大的課題是生死愛恨、戰爭、名利追逐等，而小說的主題也正是這些。」⁵⁵由此可知，作家藉著書寫關於人生的重大課題，而能帶給讀者觸動與啟發，也在文字裡建立起一種特殊的思想交流和情感聯繫關係，甚而能讓讀者獲得一種面對人生的新力量。總言之，小說中的主題就是人們生活經驗與觀念的示現，也就是基本的情感需求與人性欲望。

陳丹燕的初期小說創作，是以兒童與青少年的生活心情，作為敘事主軸

⁵⁰ 楊昌年，《現代小說》，三民書局，2002年2版，頁10。

⁵¹ 陳碧月，《小說欣賞入門》，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10月初版二刷，頁13。

⁵² 楊昌年，《現代小說》，三民書局，2002年2版，頁10。

⁵³ 楊昌年，《現代小說》，三民書局，2002年2版，頁10。

⁵⁴ 李文彬譯，佛斯特著《小說面面觀：現代小說寫作的藝術》，志文出版社，1974年5月，頁157。

⁵⁵ 李喬，《小說入門》，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86年，頁28。

的作品。這些小說，透過作者對生活的體察與藝術形象的呈現，凝現為作品的主要意義，而此種具有傳達力的藝術形象以及作者的人生觀呈現，便可歸納為陳丹燕小說中所關懷的主題。在陳丹燕的少兒小說⁵⁶中，深刻地呈現了作者對兒童到青少年階段生活的體驗和觀察分析。不論是青少年所面臨的普遍青春困惑，如身體發育的不安、情竇初開時的陰晴不定、要求獨立與隱私的掙扎、升學壓力的限制等；還是個別行為差異所表現出來的個性意識與死亡陰影的影響；或是對於社會中獨生子女這個族群的心理狀態，都有其獨到且細緻的描寫，因而能引發青少年讀者的共鳴，並喚起成人讀者的關注和省思。

本章即針對陳丹燕的《女中學生之死》、《晾著女孩裙子的公寓》、《玻璃做的夏天》、《一個女孩》、《我的媽媽是精靈》等五部小說作品做為文本來進行分析歸納，並經過統整分為四個小節「青春困惑」、「個性意識」、「死亡陰影」與「『獨』生子女」來說明，以掌握陳丹燕少兒書寫的中心議題與思想意識。

第一節 青春困惑

⁵⁶ 本研究中的「少兒小說」不以閱讀對象的年齡來作分類的準則，而係指以十八歲以下的兒童和青少年為寫作對象的小說作品。主要參考張清榮在《少年小說研究》一文中對於「少年小說」與「兒童小說」為同義詞的對象定義說法。見張清榮，《少年小說研究》，萬卷樓，2002年初版，頁12。

陳丹燕說：「剛開始寫作時，我一定會寫青春期的問題，因為青春期對於我來說是比較狹窄的。但是我對真實的人的生活一直有很大的興趣，我希望能夠了解最最原始的生活。」⁵⁷由此而知，陳丹燕對於「人」的關懷與書寫，是從一個人的青春期開始架構起來的，青春期孩子心裡的事是最真切而不容矯飾的。

「青春」是一個帶有無限美好遐想和許多不安疑惑意味的字眼，對人們而言，它可以是人生中最純美的一段年華，也可能是最焦慮難熬的一個時期。這段時間的寶貴與危險，在於青少年生理和心理已逐漸成長，同時也面臨最劇烈的身心變化，而這些個人的身心變動，加上社會中的升學考試制度，有形無形地帶給了青少年許多的壓力和不安，在這樣的狀態下，青少年容易對自我、對外界產生一些不解與疑慮，進而形成青少年獨有的青春困惑與心情。對青春期的孩子而言，在面臨生活中的種種壓力和疑惑時，有人能夠逐漸自知而獲得調適，有人卻困擾於轉變所帶來的焦慮和茫然。以下便就陳丹燕小說中關於青春困惑的問題，按照青少年在生理變化、心理需求與社會互動等層次來探究，可概分為五個部分依序討論：分別是「充滿困窘，不了解身體的變化」、「重視隱私，渴望擁有個人的空間」、「嚮往獨立，卻又渴望建立同儕關係」、「害怕受傷，卻又期待純美的愛情」以及「展望茫然，深陷升學壓力的桎梏」。

一、充滿困窘，不了解身體的變化

⁵⁷ 曲茹，女作家三人行：陳丹燕、徐坤、王旭烽，作家，2001年6月，頁109。

少女的心思通常是比較敏感且細膩的，面臨身體上的發育過程，有時會因不了解而恐慌，或者是將這種身體上的不舒服歸咎於生活中行事與心情的不順遂，不懂得給予自己的身體更多的呵護，反而造成和自己身體的陌生感，甚至誤以為是心裡生了病。如《女中學生之死》一文中正值青春期的寧歌，對於自己身體發育時的自然變化，竟因為不了解而產生無助感：

寧歌心跳得像上岸的魚，她跟著站起來，眼前猛地一黑，搖搖欲墜。但她絲毫不知這是她身體裡的一種美好的變化，她所認為的支持不住和搖搖欲墜，實在是青春期加速發育帶來的高血壓和供血不足。她不知道她就像緊緊抱住的那棵銀色樹幹的小樹，在拚命地往上長，因為長得太快，反而覺得不舒服了，她更不知道她已經隨著生命走到了一個人最美麗的時刻。（《女中學生之死》《女中學生之死》，頁 66）

寧歌的少女成長經驗大半是懵懂甚或是不愉快的。離家工作的母親、隔代的外婆、冷淡的舅媽，這些寧歌身邊的女性長者，沒有人告訴她如何面對青春期帶來的生理變化，沒有人告訴她如何呵護自己的身體，更沒有人陪著她迎接這成長中美好的改變。對心思細密又有些孤僻的寧歌而言，看到大人之間複雜的利益與情感糾葛，和壓抑無趣的升學競爭，還有無所不在的孤獨感，這些壓力和痛苦已經讓她頭昏眼花、無力招架了。還不了解成長為何物的寧歌，深自覺得自己是個被冷落的個體，心頭上的重重鬱悶讓她和身為少女應有的成長喜悅就此錯身而過。

此外，有些少女雖然能夠理解成長發育的必然性，卻仍對青春期來臨時的身體變化，顯得困窘而不安。如《上鎖的抽屜》一文中女主角的反應：

我一路走，一路琢磨胸口那一陣陣的怪痛 脹鼓鼓的，倒像小時候快長新牙時候的那種感覺。生了什麼病嗎？拐進校門那一刻，我突然明白過來！低頭看看，襯衫果然很可疑地高出了一丁點，我要變大人了！變一個真正的女的。我很慌，又害怕，又激動，又莫名其妙。連一點預告也沒有，身體就無聲無息地變起來了。我忍不住低下頭去看，很怕長畸形了。（上鎖的抽屜 《晾著女孩裙子的公寓》，頁 58）

這個少女雖然已經意識到青春期發育的來到，卻還是有些慌張不安，對於自己胸部的發育，因為不好意思，而總是弓著背走路，不想被別人看出來，連做早操的動作也不自然，全身盡是彘扭，唯一了解她滿心不知所措的，便是和她有著相同身體變化的同齡女生。就如本文另一處，巧妙點出了兩個少女困窘於胸部發育的共同心事：

我看見海燕正在看我，她和我一樣，這些日子突然變駝背了。她掃了我一眼，會心一笑！

由上述引文可知，小說中的女孩們，雖不害怕或抗拒青春期所帶來的生理變化，卻還是因尷尬而感到不安，她們都盼望著長大，但也擔憂發育得不好，不能成為完美的女人，殊不知駝背的動作不但欲蓋彌彰、不雅觀，還可能真的影響了胸部的正常發育。這些少女們既期待又怕受傷害所帶來的不自然表現，細膩且真實地訴說了她們喜憂參半，陰晴不定的矛盾心情。此外，也可見得青春期少女對於身體上變化的懵懂與困窘。

二、重視隱私，渴望擁有個人的空間

到了青少年期，發生了所謂「心理性斷奶」，即要求脫離父母而獨立。此時父母與子女之間處於分化的狀態，青少年的自我意識也日益明確了起來。⁵⁸進一步地說，步入青春時期的青少年，已不同於孩童時期的依賴家人與害怕面對新環境，青少年的獨立性增加，開始重視隱私，渴望擁有個人的空間，不論是生活的環境還是內心與外在的互動皆是如此。青少年的有些想法是不需要甚至不可以向家人表達的，過度依賴家人似乎只是幼稚或不信任自己的行為，於是他們習慣自己和自己對話，最多是和同儕分享，想要自己獨立打理生活起居，不喜歡被管教、被打擾，若有私密心事會選擇寫入日記或和筆友、密友們說，和家人間親密的互動相對地減少了。

以「上鎖的抽屜」一文為例，文本中詳述了父母親和青少年對於「上鎖」問題的衝突與調適。文中的少女想要把憋在心裡的心事宣洩在日記中，並且把這些心裡話視為秘密，需要被藏起來：

我馬上決定要寫日記。隨便議論這種事不好意思的，但可以寫給自己看，要不然憋得慌。我感到每清出一樣東西，就朝女孩子遠一步，離姑娘近一步。我高高興興的極其自豪地清理著抽屜。覺得好些東西要放，有好些秘密要保存。我終於有了一個帶鎖的抽屜 鑰匙像證章一樣，標誌著從此以後我是大人啦！（「上鎖的抽屜」《晾著女孩裙子的公寓》，頁 59、65）

少女認為能自己作主並保留個人空間就是長大的證明，沒想到要一個抽屜的空間竟引來媽媽的緊張和懷疑：

⁵⁸ 王煥琛、柯華葳著，《青少年心理學》，台北市：心理出版社，1999年5月初版一刷，頁198。

「你要抽屜幹什麼？」媽問。沒有理由也沒有秘密，就是想要有一個地方，只屬於我一個人、誰也不能來的秘密的地方，讓我獨自在裡面保留並陶醉在發自內心的傻念頭。媽終於將那抽屜給了我，但卻沒想到我馬上趁她上班的時候配好了鑰匙，將抽屜一鼓作氣地鎖了起來。（《一個女孩》，頁 188、189）

引文中的少女只是單純想保有自己的隱私，逕自找鎖匠將抽屜換了新鎖，也開始拒絕父母進浴室，不喜歡父母隨意進出自己的房間。對於青少年而言，手持一把掌握開關的鑰匙，等於擁有自己身體和身邊事物的自主權、掌控權，這是成為真正的大人的一個重要指標。從另一方面來看，這也是青春期的孩子有一種不安全感的表現，關門、上鎖，並非要隔絕父母的關懷與介入，而是一種拉起防線來自我保護與爭取個人空間的行為表徵。而這些種種的改變，卻引起一向呵護、嚴格管教孩子的父母親一陣不安甚至不滿的情緒，而引發了一波親子衝突：

媽媽敲敲抽屜，把聲音拉得威嚴冷峻，說：「你聽到過阿蓮的事嗎？她不比你大幾歲，一開始，也是瞞著趙叔叔、趙阿姨，和別人出去玩，後來就談什麼朋友！說是去上夜校。人還不像人呢，談什麼短命的朋友！」「我要你好好自重」爸爸說：「孩子大了，有自己的世界，想保密，她不好意思。她要飛啦，離開我們飛了。我看她是怕我們難過。」（上鎖的抽屜 《晾著女孩裙子的公寓》，頁 71、72、74）

不是這麼回事，其實我只是心裡想要有個我自己的地方。媽媽總把人往壞處想！我很傷心，不過偏不哭。媽媽真愛侵略，我很反感。秘密就等於見不得人的事嗎？她為什麼不尊重我，瞎猜我？（上鎖

的抽屜 《晾著女孩裙子的公寓》，頁 71-72)

上述兩段很精準地呈現了站在不同立場的父母和孩子之間的誤解對立，父母總是希望孩子開誠佈公，認為孩子一旦有了想要隱瞞的態度，就是作壞事，對於孩子的改變會有無法理解、擔憂甚至強硬管教的態度出現，另一方面又覺得孩子自認為長大了，已經不再需要父母，而產生不安與失落的感受。幸好，文中的父母後來也懂得調適心情，主動關心孩子，給彼此成長的空間。

爸爸說：「咱們是爸爸媽媽，咱們不幫她度過這一關，誰來幫。」從那時起，我還相信我是世界上最愛爸爸媽媽的，不過這種愛法有點古怪，不像小時候那樣，把和他們親熱，把雞毛蒜皮的事全告訴他們當成愛，而是埋在心裡的感謝和同情，說也說不出的愛。（上鎖的抽屜 《晾著女孩裙子的公寓》，頁 76）

我發現旁邊還有一本新本子，很厚，一翻開，每一頁都印著幾朵淺紫色的小花，好看極了。第一頁有幾行字：祝願你成為一個好姑娘，純潔、熱情；向上、進取，在你的世界裡有許多美麗的秘密。下面鄭重地寫了爸爸和媽媽的姓名。（上鎖的抽屜 《晾著女孩裙子的公寓》，頁 77）

在上述引文中，當少女的父母決定給孩子一個自我揮灑的空間，並加以溫柔的祝福時，少女也感念到父母深摯的愛了，他們能理解，表達關愛的方式雖然已不同以往，但彼此之間感情卻更緊密，因為多了親子間相互關懷和信任，於是成長的喜悅更加美好。

其實，父母親與青少年之間的不愉快，往往來自於缺乏互相理解與支

持，父母強硬地要下指導棋，或者是自憐於徒勞教養心力，而孩子更是拒絕溝通，堅持己見，如果彼此能同理對方的立場，給予回應與關心，成長過程中身體上的不舒服和心頭上的鬱悶與衝擊，自然能減少。

青少年時期的孩子自我意識增強，重視在私人空間裡的自主性，而在爭取的過程中，可能遭遇上述引文中的衝突情景，那種和父母之間既想脫離卻仍依賴的關係，是很微妙的青春心情。

三、嚮往獨立，卻又渴望建立同儕關係

青春期的少年少女們，已逐漸脫離萬事依賴親人，以向父母撒嬌來解決問題的年齡了，對青春時期的孩子來說，他們的生活範圍，已不再以作為被照顧角色而存在的家庭關係為重心，而漸次轉向為以具有獨立自主行動能力的同齡夥伴關係為主，加以青少年的安全感大多來自於自己對自己的理解和慰藉，或是在同儕中得到相互的認同。因此，青少年以建立夥伴關係為肯定自我價值的重要因素，熱衷於交朋友或參與團體活動等，冀望能在同輩的交流中，得到較為接近的價值觀的肯定與支持。

在心理學研究中顯示：儘管多數青少年與其父母之間一直維持高品質的關係，然而在青少年階段，青少年花在與父母相處的時間有戲劇性的衰退現象；相對地，花在同儕的時間卻明顯地增加，尤其是對女生而言。⁵⁹

以「十六歲的主題」的一段文字為例，文中訴說了十六歲少女孫萊萊心想脫離父母的呵護掌控，急於長大的激動心情：

有一本書上說，人的生生息息，是一個永恆的謎。當要去體會這謎時，

⁵⁹ 黃德祥等譯，Richard M.Lerner 原作，《青少年心理學：青少年的發展、多樣性、脈絡與應用》，台北市：心理出版社，2006年9月初版二刷，頁317。

人就從童年的安靜中覺醒過來了，在心裡的確藏著一個莫以名狀的躁動著的小精靈，它總想伸手敲開某一扇神秘的門，去看個究竟。這種神秘，哦！大人們的確不懂。 萊萊不耐煩了，心裡像有火在燒一樣，要是還一手拉著爸爸，一手拉著媽媽，自己走在中間，實在是可笑透頂了，已經十六歲了啊！（十六歲的主題 《晾著女孩裙子的公寓》，頁 77）

在上述引文中點明，青少年認知到，青春是令人雀躍的、讓人急於探索的，而青春的美好謎底，要靠自己去揭開，才有其成長的價值和蛻變的驚喜，若是凡事都讓大人拿主意、想辦法，那麼就枉費那心裡帶領自己走向成人世界的躍動能量了。

青少年急於探索父母所在的成人世界，卻又要以遠離父母眼中的「小孩」角色為起始點。不甘青春寂寞的心情，只能向年齡接近的人傾訴，於是他們向外尋求能談心的朋友。在 上鎖的抽屜 與 晾著女孩裙子的公寓 二文中，都有關於少女結交筆友的心情描述：

海燕手裡拿了張皺皺巴巴的？，說是要一個人寫七份寄出去，就能得到環球通信參加者寄來的信。收信，寫信？我馬上說：「我參加。」我太羨慕信的人了，有信說明了有個遠方的朋友，他們倆有好多話要說，一個沒見過面的朋友，多有意思！（上鎖的抽屜 《晾著女孩裙子的公寓》，頁 69）

愛德華，能給你寫信可真好。現在我還覺得愛德華這個名字有點生疏和滑稽，但我想一定會很快就適應的。你比我的班上好多同學偷偷交的交友節目裡的筆友要安全多了。我表姊小潔也交了一個筆友。（晾

著女孩裙子的公寓，《瞭著女孩裙子的公寓》，頁 150)

上述引文中的少女們，醉心於參加筆友會，能結交個有些實際距離又能談談心事的遠方朋友，確實是件新鮮且能突破家庭框框的嘗試。寫信是一種顯得既自由又封閉的交友方式，不必擔心父母師長的嚴肅關切，也不需要煩惱自己的醜態畢露，所以，少女們在與陌生筆友的互動中，反而是自在、安心且自信的。

此外，青少年之間有時還會發展出特別良好的密友關係，這種比較固定的小團體，通常會有一些計畫性的社交活動，例如逛街或外出旅遊，這是一種彼此相依又合作的美好關係，並且也是青少年已能獨立於家庭之外而自主行事的行為表徵。在《十六歲的主題》文中，孫萊萊等四個少女，便有挑戰父母的保護政策，想要獨立規畫假期，與同齡朋友一同度假的想法：

她們決定結伴到海濱游泳場去住一晚，玩兩整天。孫萊萊吩咐：「不要讓老師知道，你們！嘴巴緊一點。」大家的興奮、莊嚴、惴惴不安：怎麼跟爸爸媽媽說去？（《十六歲的主題》《瞭著女孩裙子的公寓》，頁 80)

孫萊萊和三位同窗好友的計畫出遊，與其說是嚮往浪漫的大海，倒不如說是對獨立生活的挑戰，同時也是長大成人的宣示。計畫的初步公開，就遭到了女孩父母們軟硬兼施的阻撓。但諸如社會經驗不足此類的擔憂和反對，終究抵不過女孩們熱切的堅持與父母們基於疼愛的放手選擇：

清早，四個女生在長途汽車站集合，背著行囊。她們一邊伸長脖子等車從遠方出現，一邊彼此緊緊地拉扯著，萊萊吩咐：「不要丟了。」

一邊在心裡想：「買些好東西送給爸爸媽媽，以示孝順顧家。」（十六歲的主題 《晾著女孩裙子的公寓》，頁 94）

從上述的引文中可知，少女們雖然難免不安，但對於離家後的新生活仍是躍躍欲試的，而且認為這個證明成長的挑戰是一種神聖的任務。於此，少女們雖然尚未具有完全獨立解決問題的能力，而這些爭取獨立生活的想法與能力展現，也表明了她們積極建立同儕關係且渴望得到大人認同和支持的心理，而在終於能嘗試獨立生活的同時，也能理解父母的用心呵護，更懂得以好好照顧自己來回報家人。這也可見，親子間的角色定位，若能以同理、關懷與支持作為出發點，應有助於親子關係的新平衡。

從這些小說文本中可以發現，青少年想要脫離父母而獨立自主，卻又對於同儕有某種程度的依賴感，只不過青少年依靠與互動頻繁的對象，已不限於家中的父母親人，而漸次擴及到社會關係中，這也就是青春孩子嚮往獨立，卻又渴望建立同儕關係的複雜心情。

四、害怕受傷，卻又期待純美的愛情

一般的青少年，進入了青春期身心的發育變化之後，很重要的一個特徵就是開始對異性感到興趣，渴望得到異性的關注，同時這也是對自己的一種間接肯定。不論出身背景或個性上的差異，青少年們以不同的方式碰觸甚至感受了初會愛情的喜悅與失落。

青少年好奇也都急於嚐試與異性交往，只是沒有？對的交友規範與方法，因而青少年面對異性時常不知所措，甚至逾矩。因此，交異性朋友對青

少年來說是另一項挑戰，也是一項壓力來源。⁶⁰

少女情懷總是詩，這樣的說法細膩而貼切，少女的心是純潔的、是柔軟的、是包容想像的。少女對夢幻愛情的渴望與想像，表現在簡單的感情上，格外令人感動和有所感觸。以《女中學生之死》一文中的寧歌為例，家庭並不溫暖可愛的她，也和一般有如詩心情的少女一樣，期待擁有異性關愛的眼神。心裡住了個喜歡且重視的人，對於在親情滿足上有所缺憾的寧歌而言，是能帶來踏實和溫暖的：

我心裡真喜歡他們，真佩服他們的勇氣。男孩和女孩手拉手，在夏天的街上走，多迷人。希望陸海明能含笑把我請進家，說願和我同去。這樣我就一步跨進了天堂。（《女中學生之死》《女中學生之死》，頁 53）

我拚命刷舌頭。舌頭刷得好疼。 為什麼要吻？這就是吻！少女的感情應該只是感情，情投意合，有共同語言，絕不應該有其他欲望。這樣會把本來純潔美好的東西都弄髒的！ 我再也不要看到他了。他使我變得多麼墮落！ 厚厚的被子包圍著我，使我想起他的懷抱，把頭放在他肩窩上的時候，也這樣舒服，有人愛的時候，心情會是多麼晴朗啊。我被自己這種喜氣洋洋的心情嚇住了，這是戀愛啊！（《女中學生之死》《女中學生之死》，頁 121-122）

從上述引文可知，高傲堅強的寧歌，默默喜歡著優秀的同窗陸海明，因為他有著寧歌看似接近卻永遠追不上的堅毅和自信。寧歌嚮往的是一種被在乎、被支持、被喜歡和疼愛的溫馨感覺，但是，在她喜歡的男生陸海明給了她一個吻之後，她卻有些暈眩了。她暈眩的是，不明白喜歡一個人是否一定要有

⁶⁰ 王煥琛、柯華葳著，《青少年心理學》，台北市：心理出版社，1999年5月初版一刷，頁186。

身體的接觸，更不明白對方為什麼不先徵求自己的同意，一意孤行，她唯一明白的是，她恨陸海明在她唇上的霸道，卻也享受這種甜蜜的、被當成主角的感覺，而這個吻也證實了一個少女在初戀中的酸甜感受。而寧歌真正感受到異性間一種安恬而無私的感情，是在認識了率真樸實的大青蛙之後：

多少次我想念和渴望過這個時刻，它終於來了。我明白自從看到大青蛙，我心裡直冒泡泡的那莫名的騷動，便是把手放在他寬大溫暖的手裡，讓他把我的手整個捂起來。我覺得他的手使了使勁，我愈發不敢看他，但又怕他知道我心裡的喜歡和害怕，笑話我封建，笑話我對拉拉手也認真。我命令自己顯得不在乎，但我又不知怎麼辦好。笑的時候我覺得自己像花一樣，慢慢地，不可阻擋地開了。（女中學生之死 《女中學生之死》，頁 110-111）

上述引文中的寧歌，帶著害怕、羞怯、緊張的心情面對異性的包容和關照，卻難藏飄忽的心找到安身之所的喜悅，她第一次感覺到自己是在被寵愛的感情裡長大，在溫暖自在的世界裡存在。

陳丹燕筆下的寧歌，表現了一般期待精神戀愛的少女情懷，她需要被關愛，但也需要被尊重，畢竟，在少女的愛字裡，通常只能有純潔、純然簡單的心靈交流，不容許染上踰矩或不倫想像的塵埃。

此外，在《青春的翅膀能飛多遠》一文中的女主角丁丁，是個人人稱羨的尖子生，她和同學王學明之間從同儕競爭漸次發展出一段關乎異性的曖昧情誼：

可是就是在這個時候，丁丁卻膩他了。說不清為了什麼，就是膩。

最後，在他那本特別漂亮的留言本上寫：繼續革命，勇往直前。那被

寧歌在日記裡那麼羨慕的戀情，就這樣嘩啦嘩啦地沉下去了。到王學明離開學校的暑假，與大家見面時，已經是又淡又深地攸關示意了。丁丁最後檢查了一遍自己：那是因為嫉妒嗎？不是，寧可夫貴妻榮的，雖然沒有這麼肉麻，但總是這麼個意思。是為什麼？並不知道吶。（青春的翅膀能飛多遠 《女中學生之死》，頁 259-260）

引文中的尖子生丁丁和其他中學女生一樣，也嚮往著簡單溫馨的愛情，但她的心思和時間大多被讀書考試所占據，因此在生活中難免感到寂寞，面對自己唯一的對手王學明，她有著說不出的革命情感，也害怕失去這個難得的友伴，但當王學明通過跳級考試進入大學後，她了解到對手已先一步進入所謂的理想境界，或許是因為害怕受傷的高傲自尊作祟，也可能因為沒有了對立的刺激，丁丁心裡反而少了些對王學明的牽掛與在乎。這是一個中學女生心底對所謂愛情的小小驕傲和失落。

在《看海的窗》一文中的陳天歌，自小到大都眷戀著記憶中高大憂鬱的大哥哥保爾，在她十七歲時，有機會與這個比自己年長二十歲的大哥哥相聚，卻驚覺歲月已帶走了那個帶著理想主義的大男生，那個她在十二年嚴酷的考試競爭中，曾一直期待可以共同分享愛情的偶像：

天歌心裡很難過而且充滿疑問：為什麼本來都是她欣賞的東西，到了這裡，全都變成另外的令她難堪的東西了呢？隔著短短的燭光看保爾，那是天歌曾多次想像過的情境，天歌此刻的心裡驚痛地想：保爾多麼像冰箱裡的奶油，一離開冰箱，就更快地軟成了一團。她的偶像，怎麼是這樣的呢！（看海的窗 《玻璃做的夏天》，頁 264）

在上述引文中，天歌向來崇拜的對象，竟在多年重逢後失去了耀眼的特質，

其實不是保爾變了個人，而是天歌自己已經成長而為大姑娘了，在她眼中、心裡所能連繫到愛情的那個形象，早已和今日中年的保爾有了落差，只是她一直沒有機會覺察而已。在天歌與保爾敘舊的互動中，保爾藉著天歌想望著年輕時意氣風發的自己，天歌則由保爾殘酷地發現了偶像的破敗蒙塵，這確實令她難堪與不捨。一個十七歲的大女孩，第一次感到失戀的疼痛，來自於對自己嚮往的感情的疑惑，也來自於缺乏認識愛情本質的自我傷害。

青少年對於何謂愛情的本質大都懵懂，但仍嚮往異性給予純潔美好的感情呼應。在探索愛情的同時，或許興奮熱切，也可能困窘不安，這種渴望又焦慮的矛盾心情，也是陳丹燕小說中凸顯的青春困惑之一。

五、展望茫然，深陷升學壓力的桎梏

青春像是一塊黏土，等著被形塑，而且有無限的可能性。但是青少年在被形塑完成，也就是在自我價值建構完成之前，對於無法確知的未來，是很茫然不安的。青少年時期，正是就讀於中學，課業繁忙、心理壓力較沉重的時候，他們無法避免要面對升學的問題，況且，學習與考試並不止於是校園中的大事，從小學、初中、高中到大學的升學考試，儼然已成為家族中父母長輩的教養驗收，或是學校老師的指導績效評鑑，家長老師們大多兢兢面對，深刻地期待自己的孩子成為人中之龍鳳，在此背後，隱藏的是整個社會承襲已久的價值觀，認為讀名校、從事白領階級工作，才是有出息、有面子，在人前人後能抬頭挺胸的事，而如此僵化的傳統觀念，深植人心，也影響著千千萬萬個懵懂的學子。

因此，大多數的青少年，容易掉入單一價值的框框，認為讀書就是為了要進入重點中學、重點大學，才得以光宗耀祖，不忝所生，卻往往欠缺獨立

深入的思考，不解於什麼是支持自己不斷學習新事物的動力，對於自己的能力和個性缺乏試探和了解，關於選擇或開創一條出路，是顯得茫然不安的。

在 **我的媽媽是精靈** 一文中，陳丹燕筆下才小學五年級的女孩陳淼淼，也追隨著社會的一般觀念前行，為了進入強化班而努力：

這次考試是很重要的。關係到將來能不能考上一個好的高中。要是沒考上一個好的高中，將來就不能考上一個好的大學。沒讀到好的大學，將來就找不到好的工作，就得當窮人，就得受苦了。我可不要將來做又窮又苦的人，所以我得好好努力。（《我的媽媽是精靈》，頁 68）

「你們家真正是昏了頭了啊！」王老師大聲說：「有什麼比陳淼淼考試更重要的？我想不出來。」爸爸說了整整五分鐘的好話，再發了五分鐘的誓，才把電話掛了。本來我是喜歡我的學校的，也喜歡王老師，可是現在我們每天累得半死，還有做不完的功課，心裡還總是覺得自己將來會考不好。所以慢慢的，看到學校也怕，看到老師也怕，不再喜歡他們了。（《我的媽媽是精靈》，頁 63-64、67）

從上述的引文裡可以得知，陳淼淼的家中發生了父母婚變的大事，但學校王老師的急急督促，要家長關心孩子請家教來準備考試的問題，讓陳淼淼的爸爸也顧不得親人之間的感情問題，趕緊處理家教一事。小學生的考試問題，竟然讓感情出現裂痕的一家人，齊心協力，努力的目標一致，可以看出子女的升學壓力已然凌駕於家庭中的其他情感價值之上。而原本純真活潑的孩子，整天過著步調緊張的讀書生活，還得擔心自己看不見的未來，也難怪年紀小小的陳淼淼，對於學校的一切，無形中漸漸已興起了深深的抗拒感。大人們對於升學競試的急切安排與過度反應，反而把孩子應該熱衷於學習的

心，越推越遠了。在同一文本裡的另一段文字，也提到了教育制度的問題。

那學生猛搖頭，說「你們想成名成家，想瘋了。你們才不會有大學新生的那種精神危機，我們才有。你們這種爸爸媽媽，生生把我們這一代人給害慘了，連小孩都要害。」爸爸說：「他其實說得對，我能從他的眼睛裡看出來。可是現在這種教育制度，也只有到了他那種名校，才有資格說這種話。競爭失敗了的人，還不配有這種精神危機呢。」（《我的媽媽是精靈》，頁 86-87、88）

引文中的名校大學生嚴詞批判了陳淼淼的爸爸，認為像他們這一類在課業上嚴厲要求子女的家長，都是助長社會偏頗的價值風氣而殘害了自己子女的兇手。而淼淼的爸爸也無法否認，在當下的教育制度中，必須在競爭中強求生存和發展的空間，和子女一起面對強大的心理壓力，家長也很無奈，而且大部分的人，都不懂思索這壓力背後的根源，也不敢去質疑和撼動既有的觀點。

此外，以《女中學生之死》一文為例，文本中的何老師意氣風發地指著象徵龍門中學優秀傳統的碑，要學生們效仿魚躍龍門的精神，奮發苦讀，也繼續擦亮學校這塊金字招牌，而女主角寧歌卻有完全不同於老師的思維：

「現在你們都是千挑萬選出來的棟梁才啊。寧歌。」我只動了動，我知道背後刻著從龍中走出去的許多名人，那些名字像魔法一樣使龍中在世人的眼裡光彩奪目，但殊不知這光彩也烤焦了許多人的天性。高而平扁的龍門樓彷彿向我倒來。龍門樓啊，到了這裡，就得拚性命跳龍門了。中國這個關於龍門的傳說實在太可惡了。何老師殷切但不容質疑地看著我。她像龍門樓一樣，高大，目標明確，不容反抗。（《女中學生之死》《女中學生之死》，頁 37）

在上述的引文中點出，校園中的這塊「碑」對部分厭倦、仇恨這種壓迫感的學生而言，只是在諷刺在此底下犧牲了無數青春光彩的「悲」而已。對寧歌而言，升學的路，是筆直明亮卻毫無風景的，她被強迫著跳上龍門，卻眷戀著回歸鯉魚優游自在的生活。分數並不是榮耀的記號，卻可能是千斤壓頂的負擔與傷害。

再者，在文本《青春的謎底》中的女主角莊慶，也有和寧歌同樣感到茫然與壓迫感的困惑：

莊慶則感到了一種柔軟壓迫。每看到女中洋溢出儀態萬方的淑女氣氛時，莊慶都忍不住自己的失望和煩躁。她後悔自己挑錯了學校。

莊慶像個玩童，只懂得拾起一樣又一樣遠遠看去好看的东西再扔掉，但不知道自己在找的到底是什麼。（《青春的謎底》《女中學生之死》，頁 157-158）

上述引文中，直率有想法，具有個人風格的莊慶，基於升學的考量與家人期待而進入女中就讀，她雖然身在培育聰慧淑雅的知識份子的名校，卻渾身不自在，痛苦於自己被雕塑成為和其他人同一種模型的人，而這並不適合她的原有個性與理想形象。女孩子們最青春煥發的時期，往往也是被約束最深，被指揮最多的時候，這使她們少了幾分積極昂揚、享受年輕的風采，就像正想振翅飛翔的鳥兒，卻不一定有一片寬闊包容的天空。

在文本《青春的謎底》中，莊慶最終得以完成進入軍中的夢想，而《走在路上》中的女主角徐純也找到了真正值得自己投入生命去經營的護理專科學校，她們都是歷經慌亂迷惘、釐清方向、衝破困難才得以找到適合自己的路，茫然無所從雖是難免，但只要社會能給青少年多一些鼓勵和包容，給他們方法但不限制方向，他們將能學得更快樂，走得更自在、更自信。

陳丹燕少兒小說中的主人公，絕大多數是正面臨升學問題的中學生，她們都曾經為了家人的期待，掙扎於考試競爭的社會洪流中，最後卻各自走上了不同的成長之路。有人厭惡升學制度帶來的一成不變和桎梏，自覺被壓榨而極思逃避，例如以自殺結束生命的寧歌；也有探索自我性向，不懼旁人異樣眼光，勇於開創新道路的徐純和莊慶；而丁丁則是享受過高分所帶來的榮耀，但漸感失去努力的動力，慢慢覺知到升學考試是一種無趣的競爭手段，卻無力改變現狀。校園中的升學壓力和名校高材生的光環，對於小說中人物的性格與命運有著深刻影響，這也正是一般中學生常面臨的心理難題。

綜觀以上小說中所涉及並強調的主題，真切反映了大陸地區兒童至青少年階段在成長路上所面臨的困擾問題。此外，再聯繫於作家的生平與性情，可推測這些青春困惑的主題呈現，有一部分源自於小說家對自己成長經驗的回顧與思考。陳丹燕年輕的時候，同樣有沉重的升學壓力，也對自己的興趣性向有些茫然，但當她的媽媽給予她充分自主的權利之後，她真實感受到了這種由自己規畫理想和方向的喜悅。陳丹燕曾說：

其實那時我並不十分了解自己合適什麼，在我媽答應我隨意考什麼的時候，我從地板上直跳起來，我的心裡是那麼的輕鬆和快活，我一直記得這種感覺，那麼一種開心。我想這就是喜歡吧，你喜歡的東西可以去追求的時候，你的媽媽爸爸允許你追求並祝福你的時候，真棒得厲害！現在肯定沒有多少人報考中文系了，但是我並沒有為自己讀了不中用的中文系而後悔，反而是慶幸我的媽媽在關鍵時刻為我自己的愛好讓了一步，留給我一個獨立的空間。⁶¹

或源於此樣的成長經驗與青少年關懷，使陳丹燕藉著小說創作傳達：青春時期的孩子難免會有困惑，理解、傾聽、鼓勵、支持是大人能給予他們最好的心靈補給，讓他們能更勇敢積極地面對成長的考驗。

⁶¹ 陳丹燕，《美麗信紙上的青春》，台北：幼獅文化出版社，1994版，頁69-70。

第二節 個性意識

一般的青少年，在身心自我發展的過程中，通常會有一些不同於兒童時期的行為表現，可能會從活潑多話變成沉默愛幻想，也可能從溫順怯懦轉為反叛獨立，無論如何，這些外顯行為的表現，多根源於自我意識的增強。

陳丹燕認為「嚮往獨立、嚮往為自己做出選擇的女孩子，是渴望自由的女孩子。在我的性格中，很追求自主與自由。如果被控制，我常常會有劇烈的反抗，所以可以說，我是一個很自我的人，是一個個人主義者。我要求自由，要求對自己負責，要求按照自己的希望去生活，為自己活著，為自己的愛而努力。」⁶²或許也因為如此，陳丹燕筆下的女孩，大多成熟、堅定，也各具鮮明的個人色彩。

陳丹燕少兒小說中的女主角，有著與絕大多數年輕孩子相同的青春困惑，但也有因成長環境不同與個人心理性情的特殊性所形成的個別差異。本節將要探討她們從兒童期進入青春期，由於自我意識的增強所形成多種形象的個性表現，其中包括「沉默多思，與外界的隔閡感漸深」、「桀驁不馴，勇敢地追求內心的正義與理想」與「體會人事，時而有不妥或不滿的情緒」三種類型。

一、沉默多思，與外界的隔閡感漸深

青春時期的孩子，逐漸獨立且重視自尊，也因此，他們盡可能地掩飾自己的害怕和焦慮，深怕被別人定義為膽小幼稚，只好把心中的疑惑和激烈的想法隱藏起來。於是，他們不經意地，為了維護個人單純的自尊，把寂寞、

⁶² 陳丹燕，《梯形教室的六個下午》，南寧：接力出版社，2005年1月1版，頁15。

孤立也帶給自己了，而這種缺少自信與自愛的自尊，其實藏不住自卑。在文本《女中學生之死》中，女主角寧歌心裡壓抑了許多心事：

從前我絕不是這樣的！沒進高中以前，我想說什麼就說什麼，更早的時候，我心裡不高興，就會大聲地哭，不高興隨著眼淚一跑就沒有影子了。現在我卻心裡裝滿了話，不敢也不願意向任何人說。對任何人都套上假面具，只有我一個人的時候才摘下來鬆一口氣。但我實在受不了這種寂寞，這是心靈的寂寞，沒有對話者的寂寞。於是我寫日記，但寫滿了沉重的心裡話的日記變成了我的心病。真的是塊心病。（《女中學生之死》《女中學生之死》，頁 58-59）

由上述引文可知，以前還是小女孩時的寧歌，總習慣直接表現自己的情緒，但來到了大女孩階段的寧歌，不再輕易洩漏自己的心聲，突然驚覺身邊沒有可以值得信任與傾訴的對象，似乎得為自己多保留一些什麼才有足夠的安全感，只能和日記對話的日子讓寧歌的性格變得更壓抑難安，因為害怕受傷，恐懼吐露心聲，更反倒使自己和外界的隔閡加深。

再以另一文本《青春的翅膀能飛多遠》為例，文中的女主角丁丁，是個學業成績頂尖的中學生，為了考試，她的生活顯得十分單調枯寂，在忙碌的求學生活裡，更顯她的孤傲沉靜：

丁丁這時才發現，這樣接近地看著抗美姑姑的時候，她居然陌生得使她不敢相認。也許，她從來沒有仔細地看過誰。她始終是非常緊張、忙碌的一個人。接著她又發現，抗美姑姑和她的一樣，甚至在額頭中央，還有一塊三角的髮際，也是一樣的。丁丁驚奇而不服。（《青春的翅膀能飛多遠》《女中學生之死》，頁 227）

從文本中不難發現，丁丁和年輕時候的抗美姑姑有著許多相似點，也都曾對未來充滿熱情理想，但現實往往給人許多束縛，姑姑的人生，其實給了丁丁一些警示。此外，丁丁的孤傲沉默、不諳世情，對照於媽媽的光鮮亮麗和熱鬧周到，某種程度上，或許是對媽媽視她為榮耀來源的抗拒表現。丁丁看似聰明靈巧，但有時候卻不知道如何進入人群，她的生活重心和背景壓力，讓她不自覺地和世道人情之間，隔下了一道鴻溝。在文本裡，丁丁的對話很少，連獨白都不多，只有骨子裡隱隱的固執與傲然，這樣的沉默之聲，似乎也與已逝的朋友寧歌有一些聯繫。

二、桀驁不馴，勇敢地追求內心的正義與理想

青少年面對生活中的種種考驗，有時會以沉默憂悶的情緒態度來掩飾他的不安或傳達不滿，有些則會以較激烈反叛的行為，來抗議現實的不公平，進而追求個人或小團體所建構起來的所謂「正義」，這樣強勢作為背後的勇氣，有時是根源於一種對自我或所關愛的對象的同情與保護。

以《青春的謎底》一文為例，文中的女主角莊慶，高舉以正義為理想的大旗，在校園中掀起了以暴力追討公義的浪潮：

莊慶心裡湧著焦灼和憂傷，從寧歌以後，到金劍黨大俠客般的劍膽琴心，大打出手；到現在，她心裡常有一種驚回首慌忙四顧的感覺，生怕在身邊又少了一個孤獨到死無助到死的朋友，她常一邊大聲歡笑一邊用憂傷的眼睛打量別人，用眼光把別人臉上可能藏著的每一點憂傷從暗處從眼角裡掏出來，以自己的金劍去幫助他們。她從來沒打過架

卻能勇猛地拳腳相加，因為她那時腦子裡只留下一個寧歌的影子。她好像是在保護寧歌。（青春的謎底 《女中學生之死》，頁 173-174）

由上述引文中可見，莊慶原是一個單純、樂天知命的少女，歷經好友寧歌的自殺，她不再能忍受有人受到欺負和委屈，便以正義之名，號召了一群女生，變身為一個在校園內外打擊強勢蠻橫的英勇形象，因為她認為，她所能保全的，就是遭到外力壓迫的弱小的安全，她不希望身邊的人受傷甚至離去，但是，莊慶或許沒有想清楚，也或許已管不了這麼多，所謂的公平正義沒有一定的標準，她所認定的公平，以拳腳換來的短暫公理，或許對相對的一方而言，也造成了某種程度的受辱。

但文本中還刻意解釋金劍黨的淵源，似乎有意削減莊慶在違法行為上的錯誤，而強調負面事件底下的情感因素：

據說在波蘭，猶太少年中有一個反法西斯的黨，叫金劍，他們寫反法西斯的傳單到處散發，四處活動參加救亡組織，他們的標誌，就是一把朝天豎立的金劍。金劍象徵著正義、鬥爭和英雄主義。最後，金劍黨被破獲，金劍是一種高尚奉獻而且勇猛不屈的標誌。（青春的謎底 《女中學生之死》，頁 201）

莊慶組織的金劍黨，在每一次除惡扶弱的行動之後，都有個浪漫留名的習慣，這是一種英雄主義式的行為表徵。而她們所謂勇敢和堅持的信念，也是一種積極的個性意識。身為頂尖女中一份子的莊慶，原本就是個直率正直的女孩子，在好友寧歌自殺後，她也質疑起這表面上看似寧靜文雅的偉大校園，可能正以另一種面貌，吞噬著她心裡的自我意識，因此她個性中反叛不馴服的一面便被激發出來：

莊慶拒不用那典雅的樓梯扶手。她甚至故意把鞋底上小塊泥費勁地刮在新漆的樓梯扶手的柵欄上，那黃黃的泥塊將落未落地黏在上面，像一個頑皮孩子大膽在一個長裙淑女面前大做鬼臉。莊慶哼地一笑走過去，又回過頭去看看，被心裡突然像乾柴烈火般的反叛激烈情緒嚇了一跳。她跌跌撞撞地下著樓梯。（青春的謎底 《女中學生之死》，頁158）

莊慶惡作劇地破壞學校的公共設施，像個自認清高而憤世嫉俗的人，以輕蔑的態度對應了一般人奉為圭臬的價值標準，挑戰道德權威。此番行為的背後，其實有著青春期的孩子不甘心受束縛而昂然不屈的可貴精神，而她發覺動作突兀不羈後的驚慌，又洩漏了她既反叛抗拒又侷促不安的心緒。

在另一個文本《女中學生的傳奇》中，女主角寧馨馨為了提供一次讓師長認識自己以提供參加軍校推薦入學的機會，設計了一起威脅師長交出考卷的詭局：

寧馨馨見別人都坐了，就自己拖了把高背椅來坐下，說：從小的願望就是做個女間諜，而且從小就朝這個方向努力著，聽說軍事學院要提前招生，又聽說這類學院都靠學校推荐，也同時考查一下自己，選擇的是自己閉眼能考滿分的課。每天都監視油印老師，那天他到樹下放考卷時，她選擇了最佳角度，圖書室的斜角窗。說完了，再看一看啞啞無言的老師，耐心地解釋：「要不然你們怎麼會對我深刻的印象和了解呢！」她笑吟吟地環視四周。（《女中學生的傳奇—寧馨馨》，《瞭望女孩裙子的公寓》，頁8）

從上述文字看來，這起校園中大膽違規的事件，竟落幕於一個高中女生從容地指揮若定和合理解釋。而寧馨馨細膩瀟灑的作風，對照於一群師長慌亂緊張的處理態度，則凸顯了她有創意且勇於展現自我的性格。寧馨馨看似桀驁不馴的行徑，卻也充分展現了她急欲試探個人能力的用意與追求理想時的那份自信與膽識。

青少年在尋求辨識自我的過程中，會發現他們所相信的或他們的態度和想法是什麼，全心全意投入角色必然會全心全意投入一套價值觀中⁶³。統合上述兩個文本中莊慶與寧馨馨的例子，她們對於追求理想所表現出另類的行事風格，雖然並未遵循傳統社會的成人期望，但其費心付出、堅毅的姿態仍是挑戰與證明自我意識的一種表現。

三、體會人事，時而有不安或不滿的情緒

青少年的問題，多半來自於成人世界的無形壓力，社會中有太多殘酷的現實血淋淋地攤在青少年的面前，彷彿時時在告誡他們，一不謹慎，就會落入可怕無情的社會大網，無可逃脫。再加上各個人家庭環境的不同，自身能力與個性的差異等，而讓涉世未深的青少年，時常感到驚恐和不安。

以文本《女中學生之死》為例，自小寄人籬下，看過許多成人複雜情感糾葛的寧歌，因為過早感受到人情冷暖，於是導致她自我壓抑與否定的負面性格：

真盼望能出現奇蹟！出現一雙大手保護我，我能像書中女主人公一樣

⁶³ 黃德祥等譯，Richard M.Lerner 原作，《青少年心理學：青少年的發展、多樣性、脈絡與應用》，台北市：心理出版社，2006年9月初版二刷，頁189。

躲到一個寬大的肩膀後面，但我又希望在外人眼裡，我永遠是天真純潔，無憂無慮的孩子。我也不想讓母親知道我苦悶、徬徨。怕她為我難過，更怕她認真，最怕老師接踵而來的一本正經的教導，教導得愚蠢專制。我希望大家永遠用看孩子的眼光來看我，為我感到快樂。但其實這種心理也是一條代溝。人們都說，孩子的心靈是一張白紙。他們反以為白色最單純。豈知，白色才是最複雜的色！我苦悶、憤怒，正艱難地同生活中一個又一個形形色色的漩渦抗爭。（女中學生之死 《女中學生之死》，頁 6）

（章老師）她進產院以前特地來找我，說：「寧歌，我知道不久你就長得像老師一樣大了，你一定會遇到許多心煩的事，你一定來告訴我，我會和你一起分擔的。」可如果我告訴她我現在最煩惱的事，我恨讀書，我愛陸海明但他不愛我，我懷疑媽媽深夜不歸是在外面賭錢，還有我恨生我養我的那條小巷，她會怎麼說？我只有遠遠地躲開她，讓她覺得她愛護的是一個無憂無慮心地單純的寧歌。（女中學生之死 《女中學生之死》，頁 62-63）

從上述文字裡可以發現，寧歌似乎覺得，表現出自己的煩惱、恐懼、嫉妒和自卑是不被眾人接受的，甚至只會讓原本不愉快的苦悶生活變得更糟，所以她選擇保有表面單純自在的樣子，而隱藏內心的負面情緒與需求，於是她的無助在眾人的期望和自我的退縮下被忽略了。從小缺乏手足而在大人的世界裡長大的寧歌，在成長的過程中，漸漸覺知到人事的深沉複雜，面對生活中各種無法置身事外的難題，寧歌是憂慮不安的；對於眾人忽略了孩子也有接受現實面向的能力，她是憤怒不滿的，但是又不希望自己的煩惱和反常也成了大人生活中的困擾，長期身處於情緒困擾，深感矛盾痛苦。

在另一個文本《女中學生的傳奇》中，女主角劉平平曾試圖了解和嘗試戀愛的意義與感覺，而又在同時煩惱著父母在婚姻感情上的裂痕：

要畢業了。她對班長有過一次極短暫的鍾情，除了她自己，沒人知道。旁邊的人只知道這孩子眼神重了。劉平平覺得自己轉過一個拐角，父母的秘密又在半明半暗中閃爍游移，裡面也夾帶著班長的眼色。她買了一本《戀愛心理學》，又買了一本《昨夜之燈》，又買了一本《恩格斯論家庭婚姻的起源》，人生最大的秘密，悄悄圍著她轉了一圈又一圈。（《女中學生的傳奇三劉平平》，《晾著女孩裙子的公寓》，頁 22）

文中的劉平平正是情竇初開的年齡，卻要在家庭裡面對父母婚姻最黑暗難堪的一面，她不敢介入關心，又無力於父母的不和，對於自己嚮往的青春戀情，更覺得沒有資格存續下去，人生情感的大問題，她只能沉默地付託給相關的書籍文字。還沒真正踏進愛情的劉平平，已先感受到壓力和不安。

青少年面臨的生活壓力來源不同，加以社會刺激、家庭背景、個別的性格也有所差異，因此他們可能表現出多樣的對應態度，有人沉默以對、有人反叛對抗，也有的在生活難題與人生困惑中逐漸成熟起來。然而，這些個性意識的表現，除了自我覺知，更需要成人的關注、體諒與正向引導。

第三節 死亡陰影

青少年處於紛雜變動的青春期中，對於自己的身體和心情變化是很敏感的，有關於「自己是誰？」「自己從哪兒來？又將往哪裡去？」等問題常在這個善於思考的時期不斷地被關注，當青少年困惑於現實的詭異不安，或是深思自我存在與實際生活的連結過程中無法獲得一種依歸或出口時，便可能興起質疑生之意義與探索死亡禁地的想法及行動。

青少年對於死亡議題的接觸與關注，除了提升他們對於「死」的理解層次之外，更重要的是，能在其中追索並領會「生」之意義，並對於生命有較為超然的詮釋。

陳丹燕在其小說《女中學生之死》的序言裡提到她對於死亡的想法：「我相信靈魂、冥界以及心靈科學。從小時候開始我就喜歡在墓地玩，我喜歡那裏的寧靜以及鬼魂安息之後與帶著憂傷的優美心靈之間的感應。我並不能夠看到他們，但我能感到他們。感到他們有凡人所無的輕盈、超俗和清淡的憂傷與平和。」⁶⁴對陳丹燕而言，沒有生命形體的鬼魂，雖有無處著根之哀傷，卻有著無比的安寧和自由，而此種平靜或許是更為可貴的，當然也就不足恐懼。因此，陳丹燕的小說裡，並不忌諱與死亡相關的題材，在少兒小說中也不例外。

陳丹燕少兒小說中對於死亡的書寫雖然不多，且集中於《女中學生之死》與《一個女孩》這兩篇傾向於寫實風格的作品，但這些關於個人與大環境之間拉扯的文字，仍很細膩地傳達了作家在精神層面的孤傲與溫暖，有其探討的價值，因此分列為一節來討論。

⁶⁴ 陳丹燕，《女中學生之死》，台北：業強出版社，1991年版，序言。

一、苦於面對現實紛擾，而產生尋求解脫的念頭

直面死亡，通常是為人所抗拒的，特別是唯獨一人面對，更是讓人難以跨步。但就生命的開始與終了而言，何嘗不是獨自來去呢？就因為無可替代也無法重來，生命的意義才更令人玩味。在陳丹燕的筆下，被迫結束生命的人，或許有血淋淋的沉重畫面，而由自己選擇走向生命終站的，通常卻是輕盈而優美的。文本《一個女孩》中的三三，在文化大革命時期，見過為抗爭大環境的不自由而尋死的女子：

我不是個害怕死亡的孩子，它的神秘與美麗總吸引著我，到我長大以後，再回憶起後院綠草地上的女人，我明白她奔赴死亡來拒絕傷害，她那潔淨傲岸的精神讓我充滿崇拜。（《一個女孩》，頁 57）

引文中年紀小小的三三，不害怕也不逃避，她甚至理智、成熟地理解死亡的光明面，而暗暗唾棄著壓縮生存空間的黑暗面，這拒絕傷害的心性，如同自殺女子留下的白色鞋子，純淨輕盈。被現實污染或鄙棄，對一些性情高傲且要求完美的人而言，是一種極大的衝擊，在現實洪流中掙扎的痛苦，與未知的死亡領域相較，甚至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的。至少，維持所謂自身靈魂的純度，是可以由自己堅持、安頓、保全的。

在文本《女中學生之死》中成熟善思的寧歌，每天活在大人構築的世界中，無力逃脫，在家裡，沒有未曾謀面的父親，只有會輕蔑人的舅媽和對孩子滿心愧疚卻又不怎麼顧家的母親，還有被外人以異樣眼光看待的私生女身分的自己；在學校，只有永無止境的升學考試和管理教條，在大部分老師和同學的眼中，寧歌是個優秀卻古怪，甚至有些桀驁不馴的孩子。寧歌是重點學校龍門中學的學生，但她卻不耐煩於這「鯉魚躍龍門」的期待，她常想，

人生就要這麼制式化地走下去嗎？一輩子活在他人的眼光中，社會的安排裡。寧歌的痛苦，不想讓愛她的媽媽和章老師知道，也無法被單純的好友莊慶所理解，似乎只能一個人嚐受。已有尋死念頭的她，心裡其實還有期待：

那都是她想長大以後做的事：第一，報答章老師關懷的恩情，第二，報答表姐的愛護，第三，報答舅舅的愛，第四，報答母親含辛茹苦的養育，第五，給舅舅帶來後半生的幸福。等長大了一定要鼓起勇氣和舅媽談一次話。第六，走遍天涯也要尋找親生父親。第七，到畢業那天向圖畫老師深深鞠躬道歉，說佩服他的才華，罵他無能不是心裡話。寧歌懷著淡淡的遺憾在心裡一遍遍說著自己的心願，釀著越來越濃的惆悵，卻沒有體會到這些願望裡有多少對生的渴望。也許人的確常常並不了解自己，不了解，放過了對生的幻想，於是，它就漸漸淡了，沒了，像沒關上蓋的香水。寧歌不懂什麼她更應該抓住不放手。

（女中學生之死 《女中學生之死》，頁 66-67）

在上述引文中可見，在寧歌的心靈深處，終究還是希望身邊的人能夠幸福，她有許多的願望，她以為沒有機會去實現，但她卻忽略了，唯有活著，才能解救自己，才能達成願望，使他人幸福，寧歌放棄得太快。寧歌的死，可以說是為了抗拒成人世界的霸道，但探究其心理因素，應是對內心渴求的情感感到失落。「心理孤立，這正是青年人自殺的主要關鍵。缺乏愛是自殺的孩童和青年的共同原因。幼小時被拋棄、缺乏擁抱，或覺得不被需要，則經常以自殺來結束生命」⁶⁵且「他們成長過程往往缺乏成熟的成年人作為正確處事態度的榜樣」⁶⁶，寧歌感受不到自身被需要、被重視，缺乏家人的呵護、

⁶⁵ LaHaye Beverly 著，周文麗、江惠蓮譯，《不安的女人：探討現代婦女角色的扮演》，橄欖文化事業基金會，1986年11月初版，頁88。

⁶⁶ 趙雨龍、秦安琪編，《兒童與青少年精神健康問題 觸動與關懷》，心理出版社，2005年初版，頁231。

擁抱、安全感和愛的歸屬感，也缺少成人的適切指引。「死亡本能有異於生命的本能，人們希望透過死亡，而把生命的衝突降低到最低的程度。也就是說，人希望藉死亡回到無機而永恆的狀態，因為一旦進入此一境界，人也就無所謂爭執了。」⁶⁷或許就因為這種急於平靜的情緒狀態，讓十五歲的寧歌，決意要到另一個世界去，冀望能減少痛苦，尋找她嚮往、期待的歸宿。

陳丹燕的筆，想要喚起成人們對青少年以及自己學生、孩子的關心，因為正在成長的孩子，像是一株樹苗，如果缺乏適當養分的澆灌和支持，可能會長得不夠健康，甚至會夭折了。

除了家庭背景的因素，社會的期待與傳統教育觀點，對於年輕的孩子來說，也可能是一種抹殺：

我恨老師，恨這學校教室給我的一種不公正的壓迫，他們都不懂一個最簡單的道理：分數不能代表人。但他們就是比我強大有力，能壓迫我。（女中學生之死 《女中學生之死》，頁 10）

鳥兒還在排好隊，一二一地飛。要是我是鳥，此身甘與眾人違！如果死能解脫這一切，我一定死，這莫名其妙的壓抑的人生！（女中學生之死 《女中學生之死》，頁 80）

在上述引文中，沒有人傾聽與支持的寧歌，只能選擇說給自己聽，她開始痛恨被安排的人生，包括家庭關係的不圓滿，升學問題的壓迫，還有整個社會的僵化觀點，也開始質疑這個世界的合理性，為什麼人總是被強迫，而非自由選擇。寧歌的生活困惑，因為沒能適應與獲得排解，讓這個學習成就表現優秀卻苦於無法構築個人圓融生命價值的少女，早早就興起了從生命出走的

⁶⁷ 周英雄，《小說 歷史 心理 人物》，台北市：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89年初版，頁 91。

念頭。文本裡採訪寧歌自殺事件的女記者，回想自己那段年輕歲月曾有的相近心情：

她想起自己年少時分，一直盼望著一個睿智的誰，能對她談談生活，談談遇到不幸和困難怎麼辦，談談心裡淤塞的事，那是萬般情緒初次噴湧的時刻。那時她獨自一人面對對她來說不可收拾的心潮，她在同學們劫後的竹製書架上拚命尋找這樣一本書，但沒有。（女中學生之死 《女中學生之死》，頁 104）

女記者回想起自己過往年少時候也同樣有過的心慌與恐懼，心裡有一些激動，她也曾吶喊著、急著拉住一隻手，冀盼能為自己無處排遣的困惑找到出口，她更多的心情是無助，感嘆身邊沒有可以傾訴、寬慰、給予引導的對象，也因此，她能理解寧歌的死不是偶然，而可能是家庭、學校、社會負壓力下的犧牲者，寧歌帶著控訴的心緒做出選擇。

綜觀以上文本中關於青少年尋死意念的萌生，大多來自對現實生活紛擾的不滿與無法排解，也可說是源於本身的缺乏自信與無力感，陳丹燕關於死亡主題的敘述，於此透露出很多成人社會和青少年之間的溝通問題。此外，陳丹燕的死亡描寫，場景乾淨而不血腥，氣氛肅然卻不陰森，寫作手法與氛圍是淡然而不灰暗的，但就死亡背後的推手，卻仍有沉痛的警示，而多用主角直言控訴的方式呈現，她似乎很尊重走上自殺一途的人們的抉擇，但對於醜陋扭曲的人性或現實環境，她則是不留情面地揭露。雖然陳丹燕的小說中，對於自殺的人沒有責難不滿，但這並不表示她認同以自殺的行為來完美自我，因為在她的文字裡，充滿的是太多太多對於生命自由的渴望與溫暖的召喚。

二、無法掌握個人命運，為保有純潔而結束生命

在一個人生活裡感到困頓痛苦時，可能會因為挫折感使自己更難與自己的生命相處，當然也可能激發另一股？處求生的意志而超越生命的困境。而當面臨沉重的現實紛擾又無力改變或調適時，尋求以死來自我解脫的想法便可能由此產生，但從由此念頭到真正付諸行動之間，可能有一段掙扎難解的心路歷程，是選擇面對生或死兩條岔路的關鍵。此外，大多數想自殺的青少年會對朋友或家人提到自己的計畫，注意青少年任何有關結束生命的陳述是重要的，這種陳述經常表示在求救。⁶⁸

在文本《女中學生之死》中，寧歌曾經和她最要好的朋友莊慶玩寫遺書的遊戲，在這個過程中，寧歌沉澱自己的心情，試著找尋活著的意義，再者，這個動作已釋放出「不想活」的訊息，可惜最後寧歌還是遍尋不著最實在的關愛與歸屬感，加上身邊的朋友警覺性不夠，才讓這起女中學生自殺的事件發生。寧歌的遺書裡，透露了她試圖掌握個人命運卻仍感失敗，只能選擇保有精神純潔不被傷害的絕筆心情：

寧歌寫：「生命對我來說是無所謂的。除了我的靈塊是自己造就的，其他都不屬於我。現在我發現生命束縛了我自己的靈魂，所以我要把它丟掉。活著對我來說是服苦役，彷彿是在那個世界裡我犯了什麼罪，因此判處我這幾十年的苦役，我切切地盼望刑滿的那一天。這一天一直不來，所以我只好鼓足勇氣越獄了。我丟開了自己的責任和義務，對不起了，母親和老師。我死後，希望母親能重新生活，舅舅不要再和舅媽離婚，舅媽脾氣不好，但對舅舅是好的。做為一個妻子這

⁶⁸ 見王煥琛、柯華葳著，《青少年心理學》，心理出版社，1999年5月，頁213。

樣就行了，看見舅舅有心臟病但沒人照顧，孤零零的，心裡好難過。大家都不要為我難過，只當我從沒活到過這個世界上。我想那個世界一定很美，要不死去的人怎麼沒一個肯回來呢？」（女中學生之死 《女中學生之死》，頁 92-93）

從上述引文可知，臨死前的寧歌，對於死亡，抱持著最簡單且癡傻的想法。死亡是優美而值得一探的，而這只是合理化了她自己尋死的欲望。寧歌在遺書中陳述，對於現實的墮落與無情，她痛苦於無力改變現狀，她自認唯一能做的，就是保全自己純潔自由的靈魂，不讓它也被眼前強大的束縛感窒息敗亡，因此主動選擇走上絕路。她疼愛且不捨她身邊的人，也為自己的自私傷心而抱歉，但她仍無法說服自己過著毫無掌控能力的生活，在缺乏傾聽支持與學習調適的狀況之下，寧歌的死終究是難以回頭。

寧歌對於自己在十五年生命裡所留下的許多疑惑，期待著去到另一個世界尋找答案：

我要逃到我來的那個世界裡，到那裡能擺脫掉這一切，這才能得到自由和安靜。十五歲生日時候了結就不算太短促。我星期天一定要和他見面，感謝他給我帶來的歡樂，最後體驗一下這美好純潔的感情，這是愛情嗎？對中學生來說這種感情犯法嗎？十五歲留著多少不明白的問題啊！什麼都不明白。我去探索冥界，這是一次冒險，從前我一直想當冒險家來著，但這次付出的代價是生命，不過我並不在乎這一點。（女中學生之死 《女中學生之死》，頁 102）

從上述引文中不難發現，寧歌尋死前迷惑茫然卻又堅定平靜的複雜心理。十五歲是個充滿困惑也需要方向的年紀，但她再也無力去追尋。寧歌最終的想

念，是那份單純無暇的感情，那真正使她得以坦然歡笑的安定感，因此必須和「他」見上一面，這是休止符畫下前的激越表現。寧歌或許從不認為結束生命是一種自我逃避的結果，相反地，活在壓抑的日子裡，早已不知什麼叫做「自我」了，她義無反顧地為自己下了離開人世的決定，堅持回到自己可以安身的自由天地裡，哪怕付出的代價是無法重來的生命，「寧歌」人生的最後一章，是寧靜無聲的歌唱，卻帶給了身邊的人不息的轟然巨響和難平的震撼。此後，寧歌初中時的朋友，包括莊慶、丁丁和王學明，都受到寧歌自殺的影響，莊慶變得桀驁，不屈服於外來壓迫，丁丁和王學明也都或淺或深地體認到寧歌尋死的動機而走向不同的未來。此外，青少年的自殺事件，或許給了社會沉重的警示，有時卻可能淪為負面討論的題材而匆匆落幕，就如文本《女中學生之死》中的一個女高中生自殺的事件：

上個學期，高三有個女生跳樓自殺，說是因為生紅斑狼瘡，病得很重，吃藥吃得一個人肥得像豬，病菌到了腦子裡，她記憶力越來越差，想想這樣下去，越活越糟，就自殺了。（《女中學生之死》《女中學生之死》，頁 162）

文本中重病的高三女生以及缺乏旁人溫柔接納的寧歌的先後尋死，都直接呈現了青少年自殺事件背後的冷漠問題。這也回應到青少年自殺的因素，主要包括社會支持、生活事件以及慢性生理疾病等，如過早失去雙親或社會接納的減少等負面生活事件，都會增加青少年自殺的比例。簡單地說，人們都害怕自身的不完美，尤其是這些正在探索自我價值、加強自我認同的青少年，格外地害怕寂寞、枯陋的生活，更難承受他人的冷漠對待與異樣眼光。對這些年輕孩子而言，旁人的傾聽就是最好的陪伴，一次傾聽、一個關懷，或許有機會能讓迷途的年輕孩子延續美好的生命。

就另一個角度切入，失去年輕的生命，必定令人惋惜，但是青少年的自殺行為的嚴重性，不僅於它對個人或家庭的打擊，它對社會的影響也不容忽視⁶⁹，因為這反映出來的已經是整個社會層面的問題。

陳丹燕少兒小說中的死亡主題，其實源於她童年與年輕時候時曾遭遇到的死亡情境，她曾看過文化大革命期間，為了抵抗紛亂壓迫而自殺的女人，也在護校生實習時接觸過重病不敵搶救的女孩。這些場景，或多或少在她的心理留下了陰影，只是當時還不明白，令人感到灰暗、恐懼的死亡情景，為何還有純淨的藍天相伴。其實，死亡只是一種狀態，如何在生活中自主地做出選擇和行動，而能呈現個人的精神意涵，才是走向死亡前最神聖的任務。

此外，從心理學來看死亡議題，心理學家佛洛伊德在針對夢或焦慮反應的報告中，對死亡的恐懼通常是文中的主題，然而，他避免把它帶到檯面上來討論，這是因為當一個焦慮的人在提到死亡時，並不表示死是問題的根源，佛氏認為，怕死只是其他未化解的、衝突的象徵性表徵而已。⁷⁰就這個論點而言，不可知的死亡或許不足恐懼，人們的焦慮不安甚至是尋死的行為大多仍源於現實生活難解的衝突性問題。而陳丹燕小說中的死亡題材，不只是她個人生命經驗的抒發，也提出了有些人為維護個人靈魂純潔而結束生命的另類思考，進一步點出人們在生活困境中，而能思索生命價值的主題意識。

其實，就文學中關於死亡的討論與表現而言，通常是不容易拿捏得好的，「要把這樣『現實又不快樂』的議題帶入兒童文學的殿堂，必須要小心翼翼才行，因為這不同於其他題材的少年小說。但『死亡』是每一位讀者在生命中都會親身經歷的課題，如果少年小說能夠發揮它的最大功用——成長與啟蒙的話，那麼經過文學洗禮的孩子日後在面對生命中無法避免的死亡經歷時態度或許會比較坦然。」⁷¹所以，少兒小說不必避諱關於死亡的主題，

⁶⁹ 趙雨龍、秦安琪編，《兒童與青少年精神健康問題——觸動與關懷》，心理出版社，2005年初版，頁229。

⁷⁰ 轉引自Kastenbaum Robert原著，劉震鐘、鄧博仁譯，《死亡心理學》，臺北市：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6年初版，頁131。

⁷¹ 張瑞玲，淺談少年小說中「死亡」議題的處理，書評第56期，頁35。

而它在作品中凸顯的特殊意義，才是所有的讀者要關注與感受的。

總之，陳丹燕企圖以自己的文字，來轉化死亡曾在她生命中留下的恐懼與陰影，以尋求生命背後的精神存在意義。在陳丹燕的死亡敘述所要強調的意識，有犧牲、有嚮往、有失去，也有重新喚起與拾起，重要的是，要能理性、圓融地看待生命的價值。就像陳丹燕的櫻花印象，「落櫻時分在新宿看櫻，發現它竟是我的心裏非常能夠共鳴的一種花朵：在美麗時絕世，以求完美。背後那些粗大的櫻花樹幹顏色非常之黑，但有否知道其中流動著的，竟是保存熬煉了一整年的粉紅色的汁液」⁷²。人也應當如此，在有限的生命裡，綻放最大的美麗，儘管看來平凡甚至醜陋，都別忽略自身永恆的、深情的生命力。

第四節 「獨」生子女

⁷² 陳丹燕，《女中學生之死》，台北：業強出版社，1991年版，序言。

陳丹燕從 1992 年起，在上海東方廣播電台主持了一個青少年的節目，其中有一個讀信的專欄時間，讓陳丹燕讀到了許多來信的青少年的青春故事及心聲，讓當時身為兒童雜誌編輯及少兒文學作家的她，一次次地感到震驚，後來她從一千多封來信及採訪中，整理出七十個故事，匯集成一部探討獨生子女心情及問題的著作《獨生子女宣言》。陳丹燕在此書中提到這個現象的產生過程：「中國人口自身的生產由各個家庭的分散獨立決策轉向國家各級計劃生育機關的統一的行政控制。這也日益被人們感受到了。將計劃生育列為國策，規定一對夫婦只生一胎，並通過行政的法律的宣傳的手段，嚴格地推行到一切育齡夫婦家庭中去，由此將生產出全新的一代獨生子女一代，一個全新的社會——獨生子女社會。雖然中國的人口控制宣傳起始於五六十年代，但“一對夫婦只生一胎”的計劃生育國策卻正式啟動於七十年代末。在鄉村社會情況雖不盡如此，但在中國城市社會中，這是一個基本的事實。」⁷³

陳丹燕以其作為少兒文學作家的敏銳度，以及她有一個獨生女兒的經驗，關注了這個從生育制度的巨大變革所引發出來的衝擊著家庭、倫理、社會以及觀念型態諸方面的問題。對於獨生子女心中的困惑與帶給社會的影響，陳丹燕是願意積極去發現、理解和消緩的，對於這些孩子，陳丹燕有著一分心疼，就如同她在《獨生子女宣言》一書開頭對於獨生子女的詮釋「被大人包圍的孩子，從小是父母為伴長大，他在家庭當中處在一種與多子女家庭完全不同的位置，父母有自己的秘密，他們分享成人社會中的事與感情，而孩子是孤立的，他必須獨自面對他的世界，他沒有一個兒童世界，不能夠學習，也無人分享，他將有怎樣的內心世界？」⁷⁴

也因此，在她的小說作品中，也大量地呈現了都會地區獨生子女的生活與心

⁷³ 陳丹燕，《獨生子女宣言》，北京：南海出版公司，1997年3月1版，頁308。

⁷⁴ 陳丹燕，《獨生子女宣言》，北京：南海出版公司，1997年3月1版，頁2。

聲，期盼眾人能賦予同理的角度，理解這些孩子的心理需求，讓這中國新一代的年輕兒女，也能在愛與關懷中自在地成長茁壯。本節以「獨」生子女為標題，除了說明獨生子女是家中「唯一」孩子的特質，也同時強調這個族群由於「孤獨」所表現的心理狀態與行為反應。本節意旨則在探討陳丹燕小說中對於獨生子女心理困惑與人際困擾問題的關懷重心，並分為「深受保護，肩負父母的期待壓力」、「害怕孤單，卻無法擇友」、「自我中心，好惡分明且執著」、「孤立無援，無力面對父母的婚姻危機」等四個部分來討論。

一、深受保護，肩負父母的期待壓力

缺乏手足的孩子，很自然地會成為家庭中最受關注的對象，彷彿是全家人的重心，不但擁有父母長輩的照顧支持，通常也能享受到完整的家族資源及最好的栽培計畫。而由於父母和孩子是彼此情感依賴的單向對象，緊密依存，因此獨生子女在成長的過程中，受到的關愛和保護也特別深刻。

文本 晾著女孩裙子的公寓 一文中的女主角，自小就有這種體認：

在家裡不要開門，有人敲門在門裡面和他說話，這都是我在幼兒園就學會的道理，我是爸媽的心肝寶貝，我死了他們也不能活，好像他們是為了我活著的一樣。（晾著女孩裙子的公寓，《晾著女孩裙子的公寓》，頁150）

因為自己是家中唯一的小孩，獨生子女大多從小就被教導保護自身安全的觀念，而獨生子女大都會在成長的環境中，逐漸產生重要人物的自覺，無形中形成一種過度自我保護所帶來的壓力，從另一方面來說，這也可能造成孩子

與同儕之間相處的隔閡感。

此外，在疼愛、保護之餘，父母對於栽培唯一的孩子可說是費盡心思、不遺餘力，由於獨享家中的教育資源，加上是父母唯一的精神寄託，因此常在不知不覺中，把自己過去未盡的理想和想望，都付託在孩子的身上，通常孩子為了得到肯定，心裡會有努力符合父母期望的壓力。在正常的成長階段，獨生子女較難擁有個人化的空間，因為這可能會違背父母的想法或父母希望他表現出來的行為。所以，獨生子女在青春期與就學時期，壓力通常會比較沉重，必須積極達到父母較高的期待。 晾著女孩裙子的公寓 一文中的女主角，還是個小學生，就已有肩負實踐父母理想的認知：

考試其實是為爸爸媽媽的理想發揚光大，他們小時候想出人頭地，可是沒有做到。現在我是他們實現理想的橋樑。（ 晾著女孩裙子的公寓 ，《晾著女孩裙子的公寓》，頁 146）

子女的成就表現，往往是父母教育成果的招牌，而對於獨生子女來說，他們更是父母通往理想彼岸的唯一橋樑。尤其在一個強調升學競爭和高社會成就之間的連結的社會裡，趨向功利的價值觀，像個緊箍咒般，有時候會讓嚮往呼吸自由空氣的莘莘學子喘不過氣來。當子女的高學業成就化為大人頭上的光環，同儕的冷酷競爭成為常態時，獨生子女身上所兼負的擔子也就格外沉重。以 青春的翅膀能飛多遠 一文中的丁丁為例，對於無窮盡的升學考試競爭，她有一種驕傲與無奈的複雜情緒：

自從進了重點小學，丁丁從來就是媽媽的獎牌，媽媽的時髦外套，媽媽的化身。丁丁嗅著桌子底下那些灰塵卷兒的氣味，心裡哼哼地冷笑，我不是有一多半在為你爭光了嘛，實現的是你這輩子實現不了的

理想。(青春的翅膀能飛多遠 《女中學生之死》，頁 220)

上述引文中的丁丁，擁有優等生的學業表現，但有時卻不知為何而努力，只能無奈地接受媽媽的期待，追逐永無止境的「第一名」，這或許不是她所嚮往的生活，但身為獨生女的她，承受眾人深重的栽培和照顧，用功掙得好成績、好名聲，似乎是責無旁貸的事。丁丁一直朝著世俗的標準目標而努力著，但因並非出於自主意願，心底難免有空虛的悵然。

事實上，父母對於子女的栽培，應該著重正面人格的教養，而非一味地填塞自認豐厚的升學教育資源，否則容易流於單向、勉強地灌輸，忽略了成長中的自主性。

陳丹燕認為時下許多父母老是希望把自己無法實現的夢想，加在孩子身上，這樣一來，孩子自己的夢想就沒有實現的機會了。如果能實現夢想是一件幸福的事，那麼就應該給孩子幸福，幫助他們實現夢想，⁷⁵這才是父母可以給子女的最珍貴的禮物。

二、害怕孤單，卻無法擇友

對獨生子女而言，父母是極為重要的陪伴對象，已經習慣但卻不見得喜歡獨處的獨生子女，在面對年紀相仿的親人或朋友時，會覺得自己得到了救贖的溫暖，但因成長環境中的獨特性，可能出現孤獨感與占有慾互為增強的性格，使得原本想要終結孤單的自己，面臨無力選擇朋友的難題。

在文本 瞭著女孩裙子的公寓 中的女主角小敏，交了一個筆友，看似很親近的一個朋友，但其實沒有實際相處的經驗。在信中她提到自己害怕漫

⁷⁵ 譚玉芝，給孩子幸福 陳丹燕談女兒，小作家月刊，2004年5月，頁17。

長的暑假，強烈地期望能有一個姊妹或友伴的心情：

我就愛給你寫信，好像是在和你說話一樣。 其實我很怕將要到來的那個暑假，我的天，那麼長的日子！一個人。在這個暑假裡，我無論如何得發現一個能像兄弟姊妹一樣相處的朋友。 我願意把所有的東西都給妹妹，只要我有一個，或者朋友，我一定會對她好得嘔心瀝血。（ 晾著女孩裙子的公寓 ，《晾著女孩裙子的公寓》，頁 151）

我數有幾家窗上有伸出來的空調，不知道那些緊閉的窗子裡面，是不是也有一個放暑假的小孩，無所事事地，憂傷地望往窗外。（ 晾著女孩裙子的公寓 ，《晾著女孩裙子的公寓》，頁 171）

在上述引文裡，小敏不太確定，附近人家裡有沒有像她這樣孤單一人守在家中等爸媽回家的小孩子，她無奈失望地道出了自己的心情是「緊閉」、「無所事事」而「憂傷」的。而當小敏的爸爸希望邀請小敏的表姊小潔來家裡過暑假時，小敏的媽媽則精準地說出了這兩個小女孩喜歡對方成為自己的重要朋友卻又因不善溝通而時常關係緊張，甚至不歡而散的互動模式：

媽說：「算了吧！小敏和小潔，是兩隻刺？，擠又喜歡往一起擠，一擠又刺疼，一疼又要吵，哪一個暑假不在一起玩，不玩到兩天就吵？」

每次小潔負氣回家以後，我都要在心裡難過一個晚上，胃隱隱地疼，好像書上寫的失戀一樣，講也講不出來的氣急敗壞，或者說失望悲觀。 每次都這樣，我都膩了。爸爸奇怪而不滿地說：「現在的小孩子，真怪。這種人將來到了社會上，不知道這社會要變成什麼樣子。」（ 晾著女孩裙子的公寓 ，《晾著女孩裙子的公寓》，頁 155）

引文中的父母，提出了小敏與小潔有擇友的心理障礙問題。而當小敏認識了年紀相仿的新朋友——鄰居羅潔之後，又想要藉著與羅潔的密切互動，來使小潔嫉妒進而強調自己的重要性：

這次我和羅潔玩，存心要泄小潔年年擺足架子和我不吵架的遺恨。

百葉結這一點最不好，一點也不真誠，明明自己想要的東西，卻從來不肯說出來，真的是絕對的死樣怪氣。（ 晾著女孩裙子的公寓 ，《晾著女孩裙子的公寓》，頁 176 ）

從上述引文可以得知，小敏很埋怨小潔每年暑假負氣回家的樣子，那顯得小潔很自以為是，而且也破壞了小敏有人作伴的期待。如果認為別人對自己不夠真誠，往往還是由於認定自己是對方最重要的友伴，這也顯示出了彼此都很在乎對方。獨生子女和同儕之間的相處關係，有時黏膩地像姊妹，有時又爭執疏遠地像敵人，十分微妙，也凸顯這個族群害怕孤單，渴望友伴，卻又不善擇友與相處的困境。

三、自我中心，好惡分明且執著

獨生子女在家中的一舉一動都受到關注和協助，這種立即有所回應的親子相處方式，有時候會形成同儕往來與個人處事的習慣模式。獨生子女是家中的焦點，有時會有自覺與眾不同的個人化意識，但如果過於強調個人權益，認為自己是重要角色並且應該得到特殊地位的對待，就可能產生人際往來的障礙。以文本 晾著女孩裙子的公寓 為例：

我很煩羅潔，羅潔太喜歡說話了，而且她太自我中心了。這些天來，總是她來我家，一來就說她關心的事情，好了，她又是最重要的。反正全是她的事。我氣死了，我就說：「羅潔，你這個人很自私的，你不關心別人。」（ 晾著女孩裙子的公寓 ，《晾著女孩裙子的公寓》，頁 170-171）

慢慢的，我就變成了陪客，滑稽，這是我的家，我的地方，可是我卻變成了配角！（ 晾著女孩裙子的公寓 ，《晾著女孩裙子的公寓》，頁 180）

在引文中可以發現，小敏的鄰居羅潔在小團體中，總是高聲開心地說話，喜歡熱切地與他人分享自己的事，這讓一向習慣重心位置的小敏心裡很不是滋味，小敏不明白自己為什麼要配合對方，她的不解和憤怒中，其實有著深深的失落感，因為這回，她顯然不是舞台上聚光的主角。但事實上，對小團體中的某人熱情殷勤，並不代表對小團體中的另一個份子不忠誠，小敏、小潔和羅潔都很在意自己的表現，不想被忽視，於是在交友中，就忽略了忠誠和包容的相處之道，才會興起質疑對方自私高傲的心態，形成了一種矛盾失衡的現象。

由於獨生子女深受關注和照顧，有時可能會形成小皇帝的心態。身邊的人就像是小皇帝的子民，必須關心、陪伴、順從，並以自己為交友圈的圓心，但又不能超越自己在他人心目中的重要地位，因為這樣專制的想法，反倒使原本渴望結交的朋友，因為失去平衡關係而逐漸遠離。就如 晾著女孩裙子的公寓 中的小敏與小潔，都因為用了偏頗、自我中心的心態來對待彼此，反而模糊了交友成長的初衷：

小潔等羅潔一走馬上也領著狗走了，臨走時，她說：「小敏，你是世界上最妒忌的人。你永遠也不會有朋友的。」我說：「你才是，你奪人所愛，沒有名氣。」這就是我前幾天經歷到的可怕的事。（ 晾著女孩裙子的公寓 ，《晾著女孩裙子的公寓》，頁 182）

由上述引文而知，或許源於獨生子女常自覺是重要人物的性格，他們不會因為想要融入他人或與他人相處，而做出自我妥協或犧牲。為了維護自己的特殊地位，小敏不惜和她盼望已久的兩個朋友惡言相向，傷了感情。

由於家中對獨生子女的呵護、照應與肯定，他們通常會發展出較強的理解能力與主動性，他們對於生活中事物的偏好與嫌惡會比較明顯，處事的方式與思維的模糊地帶不多。因此，他們對自己的決定通常會很堅定。

以 晾著女孩裙子的公寓 一文為例，女主角小敏的媽媽，當年曾經不惜違抗家人的意見，堅持和心儀的對象結婚：

媽也是獨女，當時嫁爸爸時，她家不同意，她那雙「溫暖柔軟的小手」偷了家裡的戶口簿出來和爸登記結婚。（ 晾著女孩裙子的公寓 ，《晾著女孩裙子的公寓》，頁 168）

從上述引文的事件可知，和小敏同樣是家中獨女的媽媽，年輕時不顧家人反對，偷了家裡的戶口簿登記結婚，想法固然浪漫，但勢必會引發親情互動的波瀾，這樣的舉動直切而大膽。這種堅持己見、執著不移的心念與行為表現，有時會使獨生子女顯得很有個人風格與骨氣。

總言之，獨生子女有時在人際互動上，會呈現自我中心的傾向，而在處事的態度上，經常也會凸顯出一種自認了解自我、自信積極、好惡分明、堅定執著的性格表現。

四、孤立無援，無力面對父母的婚姻危機

獨生子女因為是家庭中的唯一子女，所以大多備受寵愛，可說是家人捧在手心的寶。雖說如此，但當家庭中出現父母長輩之間的衝突時，孩子通常又立刻成了家中的弱勢份子，其中又以面對父母婚姻觸礁的情形，最讓孩子覺得無助和恐懼。畢竟，獨生子女在親情上的重心就放在父母親身上，親子之間的感情聯結是緊密且彼此依賴的，一旦父母之間有所爭執甚至感情生變，動搖了原本的父、母與獨生子女間的平衡關係，勢必帶給唯一的孩子莫大的衝擊。孩子在父母之間，是很難有所謂「立場」的，孩子通常不想失去任何一方，害怕面對選擇，更害怕成為父母婚姻危機中被忽視的角色。

文本《我的媽媽是精靈》中的女主角陳淼淼，在母親是精靈的真相被揭露之後，九年來表面和樂的家庭氣氛頓時產生了變化，早已想追求自由的爸爸提出了離婚的想法，和爸爸同樣溫良的媽媽也能成全。唯獨是父母掌上明珠的淼淼，無法接受這樣的改變，用盡各種辦法想要挽回，卻更證明了依然是父母心肝寶貝的自己，也會有無力的時候，此時的孩子，其實根本跨不進成人的世界。一向以家庭中心自居的獨生女淼淼突然發現，大人之間的事，孩子有時真的作不了主，她心底有一種無力的驚痛：

我很習慣家裡所有的事都和我有關，都圍著我在做決定。剛剛發現原來他們中間還有一些事，我說了不算。（《我的媽媽是精靈》，頁 137）

在文中的陳淼淼，想到爸爸媽媽要分開，想到外人異樣的眼光，想到可能會真的變得孤單的自己，是既抗拒又無奈。這時候的淼淼，還不懂得要給

父母和自己一個充滿著愛且沒有隔閡的空間：

爸爸說：「你媽說了，什麼也不用你做，因為這件事歸根結柢是大人之間的事，不是孩子的事。」可是這怎麼是和我沒關係的呢？我家就要散伙了呀，我就要和李雨辰一樣了呀，我也會天天做噩夢。我不要做倒楣的孩子，可是我不知道怎麼辦。（《我的媽媽是精靈》，頁 139-140）

上述這段引文，很誠實地表達出一個女孩抗拒家庭關係改變的心聲。當父母的相處發生問題時，獨生子女心中的安全感可能會轉變成焦慮，因為這種安全感來自自己身處於父母親暱的婚姻關係中。親子關係較親密的獨生子女，會將自己夾在父母親的緊張和衝突之中，有時甚至認為自己應該負起修復父母關係的責任。孩子也是家庭中的一份子，在家庭風暴中，絕對是無法置身事外的。但孩子對於家庭關係的變化，又往往是最使不上力的，孩子的焦慮和抗拒通常仍難改變父母仳離的事實。

六到十二歲這個年齡階段的孩子，因為父母離異，而可能經歷一連串的痛苦感覺，包括憤怒、恐懼與背叛，其中最強的反應就是一種無助的悲哀。⁷⁶父母的婚姻破裂，孩子害怕要承受外人的評論，獨自面臨新的家庭關係，變得沒有安全感，甚至會認為自己是不幸的。

文中的陳淼淼後來才知道，勉強爸爸不離婚，反而讓三個人都因為擔心勉強彼此而更不開心，所以，媽媽最後還是選擇離開了人間，回到精靈世界去了，而媽媽所說的「人世間最黏的膠水——愛」，確實讓這一家人的心，黏得更緊了。獨自面對家庭變動的淼淼，在這樣的過程中，似乎也長大了不少，這樣的結局，也是另一種形式的「圓滿」吧！陳淼淼身邊唯一的出口，也是

⁷⁶ LaHaye Beverly 著，周文麗、江惠蓮譯，《不安的女人：探討現代婦女角色的扮演》，橄欖文化事業基金會，1986年11月初版，頁85。

個在單親家庭中長大的獨生女——李雨辰，工作繁忙的爸爸並沒有太多的心思去照料她，所以，李雨辰對單親家庭的想法，是缺憾多於包容的。這是其中一種單親獨生子女的心情：

李雨辰說：「我是一長大馬上就要結婚，我喜歡有家。而且我要生三個孩子，不要一個孩子。」她說：回想爸爸媽媽離婚的那些日子，她覺得自己少做了許多事，要不然也不會有這種局面出現。有一個原因，可能就是她一個人，又是小孩，所以想不周全。（《我的媽媽是精靈》，頁 147）

從引文中可知，因為父母婚姻的破碎，讓李雨辰嚮往完整幸福的家庭生活，對於父母分離的結果，雨辰有些責怪自己，認為自己未能發揮影響力，而獨生女也顯得太勢單力薄了。

再以文本《女中學生傳奇》為例，女主角劉平平從小就察覺到父母感情的不合睦，家中的氣氛總是凝滯與沉悶的，她無處可逃，只能默默地關注著。直到父母間發生嚴重衝突，她那將被恐懼包圍、吞噬的心靈，才急急地迫使孤單力薄的她向外求援：

劉平平知道母親的眼和父親的背在彼此相罵。這樣的家是有毒的。劉平平常常在夜裡光著腳蹲在父母房外，偷聽他們爭吵，然後悄悄回自己房間，細細分析猜測前無頭後無尾的那些話。一個巨大的秘密在她四周浮動閃爍。七歲的夏天，父母吵得動了手，劉平平在門外，兩眼一陣陣黑上來，抓上？筆，給她的老師寫信，求她來救救她。（《女中學生的傳奇三劉平平》，《瞭著女孩裙子的公寓》，頁 21-22）

獨生子女在面對父母爭吵時，所承受的情緒壓力，往往比大人本身或非獨生子女的孩子來得更大，畢竟，除卻父母，獨生子女的心緒出口，就只有自己。在如此環境下成長的孩子，對於人事的體會通常會比較早熟，而漸漸習於面對家中的問題，在遭遇相似情境時，往往也自有一套因應的方式。如看窗的海 中的天歌，就有其自處之道：

在家裡天歌也有父母吵架，獨女獨自承受沉悶空氣的經歷，所以她極乖巧地輕輕跑過有地毯的走廊去開門。（看海的窗 《玻璃做的夏天》，頁 250）

上述引文中的天歌，她幼時的獨女經驗，對於成長後的處事態度，有著極深刻的影響。她最清楚自己在父母的爭執中，只能扮演無聲的角色，因此，再度面對長輩衝突情境之時，她選擇了最熟悉也最無害的反應方式，懂事溫順地離開現場，適時抽離。在獨生子女的家庭裡，父母與孩子的關係，看似簡單的三角平衡，卻是複雜艱辛的多方拉扯，在面臨父母感情生波甚至婚姻觸礁時，孩子沒有立場選邊站，還得學著自理情緒，又沒有手足一同商量分擔，一個人的擔心受怕，往往就為難了孩子。

獨生子女除了承受父母極深的保護、關愛和高度期望之外，又因為缺乏其他手足來作為自己身分認同與學習對照的指標，而容易形成與同儕相處的困難，有時也可能因為接收了一些高壓的、超齡的社會訊息，如家庭中的婚姻、財務等問題，無意間承受了太多成人世界的重擔，而造成一些負向的、不必要的壓力。

本章小結

統整本章各節的主題分析後，首先發現陳丹燕的少兒小說中的人物，清一色是以女孩或少女作為發聲的主人公，她們大多純潔執著，也有的早熟多思，有著對年輕生命的好奇、雀躍和追尋，同時也有著成長歷程中的困惑、不安與茫然。陳丹燕的少兒小說，有著如此訴說少女情懷的鮮明標誌，其中，對於初嘗愛情的美好想像、與親人的互動拉鋸和面臨嚴峻現實的升學考驗，正都是青春故事中的重要課題。

其次，陳丹燕少兒小說的創作題材，以家庭和校園生活為主。小說中關於家庭場景與親子感情的描述十分地多，其中又側重於母女關係及父母婚姻問題的書寫，例如《女中學生之死》中的寧歌、莊慶、丁丁、顧崢嶸，女中學生傳奇 中的劉平平，吧女琳達 中的琳達，我的媽媽是精靈 中的陳淼淼。而與校園中升學與人際關係議題相關的事件、話題，也是陳丹燕小說的取材來源。

此外，女孩和少女們也隨著年齡的增長，對於社會現實有了更深的體察和感受力，單一僵化的教育制度與環境，及其背後伴隨而至強大的社會競爭力，在學生時期的升學考試上，已隱隱浮現。此外，像文化大革命這樣全面性的社會變革運動，年輕的孩子們也無法被排除於此之外，文革或許是中華民族的悲劇，卻也同時是這些孩子的真實生活。因此，社會環境、文化觀念、重大歷史事件等，也自然地成為陳丹燕少兒小說中的重要題材。

再者，中國在七零年代產生了一個特殊的社會現象，或者可以說是一種新族群的產生，也就是在政府一胎化政策下所出現的獨生子女，陳丹燕注意到了這個問題，也將獨生子女的人格特質和心聲寫入了她的小說中，讓獨生子女的心情能以不同的形式與這個社會的其他人們有所交流。

在每個人的成長過程中，都會經歷和擁有屬於自己的青春故事，每個人

嚐受的青春滋味，是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其中，多數的兒童少年，有著類型性的行為表現與心緒感受，而這些表徵都透露出他們需要身邊成人的了解與關注的訊息。歸納陳丹燕初期小說的關懷主題，就在於傾訴兒童與青少年心中的疑惑、不滿、不被了解、孤獨、不自由、不適應等情緒感受，在表面激越的文字深處，她企盼召喚的是，孩子們以及成人的自省，以及彼此之間的撫慰和包容。

陳丹燕的初期小說創作，帶著她特有的自我與憂鬱特質，然而，隨著作者年歲增長與生活經歷的不同，較近期的作品風格與內容主題，理應會呈現一些新的風貌。因此，在下一章，研究者將繼續探討陳丹燕九〇年代中期之後的小說，要挖掘她在近期創作中所關注的女性心理與城市身分認同問題。

第肆章 陳丹燕小說中的女性書寫與城市書寫

從九十年代中期開始，陳丹燕除了蜚聲文壇的少兒文學作品之外，她也漸次將寫作的觸角延伸至成人文學的領域。陳丹燕在1990年發表了她的第一篇成人中篇《寒冬雨日》，開始成人文學的寫作，自此以後，成年女子成了她小說中很重要的身影。陳丹燕寫了一系列的女性成長小說⁷⁷，承著她一貫誠實細膩的寫作姿態，以女性的觀點，娓娓道來女性從少女蛻變為成熟女子的心路歷程，以及女性走進愛情與婚姻之路的心理掙扎和自省。此外，陳丹燕在遊歷歐美各國之後，重新思索個人身分認同的問題，於是，關於她成長的所在地上海的歷史風華和民族情感，也自然成為她創作的重要主題。

事實上，陳丹燕在近期的小說創作中，仍有少數的少兒作品問世，1998年出版的小說《我的媽媽是精靈》，以奇幻的精靈故事為主軸，道出精靈媽媽與人類父女間最真實的情感，便是她睽違兒童文學領域多年後的又一力作。但總的來說，在最近的十幾年，陳丹燕在女性成長小說、人物紀實作品與上海城市小說方面著力甚多，而這些作品使得她成為了暢銷作家，也可以說，女性心理和城市生活是她近期小說創作內容的鮮明標記。

本章即針對《心動如水》《魚和它的自行車》《慢船去中國：范妮》《慢船去中國：簡妮》四部長篇小說作為文本來進行分析歸納，並分成「成年女性對愛的迷惑與思索」、「成年女性的自主與理想追尋」、「身分認同的擺盪與歸屬」與「文化差異的平衡」等四個小節，來呈現陳丹燕女性書寫與城市書寫的主題。

⁷⁷ 蕭義玲曾提出「女性小說」的概念內涵為「女性小說是一種以女性的話語為本體的書寫現象，它或者表現對傳統的抗辯，或者書寫自我認同的抉擇，要之，是女性作家以鮮明的自我意識表現其生活經驗的小說文本」，節錄自《女聲歡唱：女性小說的書寫向度（上）》，參見《幼獅文藝》，2003年7月，頁25。石曉楓則對於「女性成長小說」做了一個解釋界定：「青少年時期似可以十二至十八歲稱為少年，十八至二十五歲則稱為青年。成長小說通常始於主角青少年階段，因內在發展或外在環境的刺激，而產生各種困惑、迷惘與憤怒反應，由此經歷一場精神危機或心靈掙扎的嚴格考驗。在此過程中，可能會獲得深遠的開悟與啟示，也可能得不到解答。」，節錄自《少女成長紀事：當代臺灣女性成長小說書寫主題之研究》，參見《中國學術年刊》，2006年9月，頁157。

第一節 成年女性對愛的迷惑與思索

法國的女權作家西蒙·波娃認為：「愛情這個字眼對兩性來說有不同的意義，男人在他最心神蕩漾的時刻，也不會放棄其他一切所有的；在他們的內心還停留在自我中心的狀態；他愛的女人僅是有價值的東西之一。對女人而言，正好相反，去愛一個人就是完全拋棄其他一切，只為她愛人的利益存在。」⁷⁸這個說法點出兩性對於愛情的取捨角度。和男人相較，多數的女人可以為了愛情而犧牲一切，將愛情與愛人置於個人生命的至高地位，且因愛情而確認自己的存在。

女性普遍愛情至上的心理，看來誠實浪漫，卻也可能帶來許多危機。在陳丹燕的女性小說裡，關注著女性對於愛情的懵懂、執迷、莽撞與啟發成長，而每一個生命經歷的階段裡，都可以發現到女性對於「愛」的心境轉折與自主性的抉擇。

一、堅守？美的愛情印象

大多數的女孩子都夢想有個浪漫綺麗的愛情際遇，而且這份愛情應該是夢幻的、不被打擾的，且永不破滅的。在幻想美麗的愛情世界裡，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無所謂經營和成敗的問題，無窮無盡的幸福是唯一的面貌和結局。許多女子傾心的愛情，是精神上的想望與滿足，為浪漫而浪漫，想念、牽手、對望，單單純純地戀上一個「愛情」，或許就是證明青春無限美好的簡單思維了。就像文本《心動如水》中的女主角謝蓮和她的丈夫英凱，他們在年輕時，曾有不落凡俗的一段戀愛：

⁷⁸ 西蒙·波娃原著，楊美惠譯，《第二性 第二卷：處境》，台北：志文出版社，1992年初版，頁36-37。

大學時代的戀愛，完全不食人間的煙火。英凱知道謝蓮從小喜歡橙子，代替了鮮花，英凱每次見面總給謝蓮一個橙子帶回家去，那一年，謝蓮的身上永遠帶著橙子清爽的氣味。晚上回家，躺在？上，看一會兒橙子在檯燈下靜靜的橙色，心裡滿得不知道該去謝誰，那一年，謝蓮常常來不及關燈就睡著了。（《心動如水》，頁 168）

在引文中，當年還是男友的英凱，貼心地把一般求愛男子會選擇的鮮花換成了謝蓮最熟悉且喜愛的橙子，這樣的細心和關愛，正滿足了戀愛女子的想望。這橙子的氣味，是英凱給予的溫暖關懷，而謝蓮已如癡如醉。心靈上的依附感，是這對戀人愛情滋長與持續的維他命，簡單而純然。

在這段充滿詩意且脫俗的愛戀裡，謝蓮一直像個公主被呵護著，包括身體和靈魂：

一個溫柔而熱情，但絕不侵犯謝蓮身體的情人，英凱給予謝蓮的戀愛，是純潔如童話的。只是他們都不知道，這樣的愛情拯救了他們自己，使他們獲得了一個家。（《心動如水》，頁 41）

從上述的引文裡可以了解，謝蓮沉溺的，是她與英凱感情中如水般的溫柔與澄淨，從不擔心會沾染世俗的庸俗氣味，只盼望彼此的愛戀關係能如童話般永恆美麗，因為純潔如是，他們很快地建立起一個安穩的家庭，讓彼此成了不需包裝和遮掩的親人。

而婚後的謝蓮與英凱之間，比起過往戀愛時候，似乎少了些青春浪漫的感動，使得期待美麗的寵愛關係的謝蓮，心裡感到空虛，甚至想要逃離這樣的婚姻生活：

在她少女時代，她會長時間地想像那召喚般的汽笛聲裡的意味，心裡泛起清淡如茶的惆悵與祈盼，她曾是那樣浪漫地嚮往著汽笛和火車能像童話中的白馬一樣給她帶來一個王子。在陪伴孩子入睡的深夜裡，她遠遠地聽著那汽笛仍舊在召喚著什麼，好像她的心已從英凱那兒收回，又重新在召喚著什麼，後來，果然夜行火車為她帶來了王海平，帶來了她青春生命激情的證明，也帶來了對她的生活態度的殘酷的宣判。（《心動如水》，頁 175-176）

從引文可知，丈夫和小孩的陪伴，安撫不了謝蓮內心對永恆愛情的悸動，她想重新被愛一次，謝蓮的心依然憧憬著永恆不變的青春愛情。

成年女子的人生觀，往往不如追求生活安定與工作成就的男子來得實際，相較於男子在愛情生活中的隨遇而安，女子似乎多了幾分不安，這是因為女子堅持自身對愛情的思維與要求。陳丹燕多數小說中的成年女子，在心底蘊藏了一個堅不可破的愛情印象，就是？美、潔淨、永恆，並以優越的人生觀緊緊守護。以文本《心動如水》為例，文中的女主角謝蓮，以及她身邊的好友翠西、嘉年，個個都是作家、詩人，也都有著優雅靈秀的靈魂，她們的自尊自我，對世事的自命清高，其實是由對愛情永能如詩如夢般飄然美麗的信念所堆垛而成的：

翠西和謝蓮都是被童話中的愛情故事製造了愛情模型的女人。她們的確是在一天一天長大成熟，但心靈的某個角落永遠懷著小女孩的那一種迷糊的夢想，家庭、生活和金錢和性的引入，一切成年生活的內容都無法侵蝕那一小塊靠童話故事給孩子心靈震動留下來的痕跡。

每當她們有機會暫離生活，她們就走進心裡那個關著一小段童話故事的密室裡去沉思一會兒，使她們變得有時不合常理。 嘉年之死的

秘密在她們的心裡高高懸著，她們總認為這和那個永遠不能安靜下來的愛情模型有著某種聯繫。（《心動如水》，頁 60、61）

謝蓮就像所有讀了書求浪漫，對現實生活束手無策又生了一副壞脾氣的女人一樣，筋疲力竭時就將一腔幽怨化為對丈夫的愛情的失望與懷疑。這樣的女人，她們並不知道她們自己從小就樹立了牢不可破的童話的世界觀和人生觀。（《心動如水》，頁 174）

童話中的愛情故事，總是循著幸福美滿的結局而去。從上述兩段引文看來，謝蓮、翠西和嘉年，都是帶著這樣期待永恆的價值觀而活的女子，對她們而言，愛情應該是永遠不會消失的悸動，愛情當然要注滿著深深的寵愛和懷抱。當現實生活出現各種樣貌的時候，她們還是選擇相信愛情唯一的、浪漫的樣子，任自己守在這個象牙塔中，自足自滿。也因此，在充滿實際問題挑戰的婚姻裡，謝蓮和翠西常感寂寞、怨懟，而敏感固執的嘉年，甚至決絕地以死來捍衛愛情純淨完美的價值。

謝蓮塑造的愛情，是夢幻浪漫的，這使得她在複雜殘酷的現實生活中，顯得格外敏感脆弱：

她滿腦子浪漫、容易受傷，而且幾乎沒有修復能力，自尊清高，但又會為別人一句輕慢的話難過許久。這樣的女人一方面為了保護自己的潔淨會盡量遠離人群遠離危險，另一方面對任何優美的浪漫的，能飛翔於黯淡生活之上的東西，只要對她的靈魂輕輕一觸，都會猶如重擊。（《心動如水》，頁 31）

她本來幻想做一次婚姻後類似中學時代初戀那樣清潔而優美的愛情

旅行，雖然她早已成為女人，但在這時，她的確還以一個戀愛中小心而自尊的女孩的心情來對待王海平的。（《心動如水》，頁 92）

從上段引文裡不難發現，即便是謝蓮面對婚姻之外的男子王海平，也仍然堅持憧憬愛情的少女心態，而冀望滿足自己的愛情幻想。

另以文本《魚和牠的自行車》為例，文中的女主角王朵萊，在她還是個年輕護士的時候，抱著對愛情浪漫無瑕的渴望，不顧一切地與重病患者談起了昏天暗地的戀愛，她當時堅信著，愛情是營養的補劑，讓生命重燃活力，認為所謂世俗的眼光最終將臣服於愛情的真諦。這樣的想法看來並不實際，但年輕女子的感覺式愛情，還是支持了她心中浪漫愛情的定義：

護理老師自以為是地叨叨個沒完，我終於發現，她憤怒的並不是因為我談戀愛，也不是和病人談，而是和一個死到臨頭的白血病患者談戀愛。因為這事浪漫得太不近情理。（《魚和牠的自行車》，頁 91）

我已經有了和英文老師並不愉快的身體接觸，但在此刻那種不適和反感都煙消雲散，我竟又十分渴望與劉島擁抱，渴望與他手拉著手在林蔭道上散步。（《魚和牠的自行車》，頁 83）

從上述兩段引文可知，王朵萊優游於受寵的溫暖氛圍中，享受著這份不需掩飾的熱情，對她而言，能為愛情苦痛快樂，似乎才真的能夠證明自己的存在，顯示自己有享受並支配愛情的權利和能力，由此看來，年輕女子對於愛情確實是重於精神需求且勇於身體力行的，而往往愛情最美麗的面貌，也是她們自己親手包裝的。

二、不滿於生活的平淡與瑣碎

帶著童話般遐想的女子們，嚮往的是率真的、熱情的、純淨的心靈慰藉，她們是不甘於平凡的。而生活中的平淡婚姻與瑣碎事務，卻讓她們感覺像泅泳於黑暗的靜海中，毫無方向且令人不寒而慄。生活中過份的程序化與安定感，反而激起這些女子心中的不滿和不安，因為她們深怕落入平淡生活的心靈荒蕪。

在文本《魚和牠的自行車》中，王朵萊有對安分幸福的父母，也擁有安穩平順的成長歷程，但她並不喜歡這樣的平凡穩定。或許這個幻想浪漫的女子也有個不羈的靈魂，她甚至對於尋常的生活點滴，有了鄙視並急於掙脫的念頭：

有時我想，對衣食住行地活著的厭惡，也許是因為我的家庭？我的家住在一條沒有特點的弄堂裡面，
。爸爸有長相很本分的嘴唇，媽媽有看人很善良的眼睛。我是她們的獨生女兒。然而我為他們感到喘不上氣來。
我在心裡成百上千次地想，我要過完全不同的生活。
(《魚和牠的自行車》，頁 22)

追求永恆幸福的女子，大多會選擇走入結婚禮堂，殷切期盼與寵愛她的男子共度一生，但婚姻不能只建立在愛情的基礎上，一對男女共同組成新家庭，他們對於婚姻及家庭，都是有其責任的。進入了婚姻關係的女子，特別是那些將愛情形塑成單一樣貌的女子，容易對浪漫的悄然消褪感到不安，在家庭生活中，或許不復見到戀愛中令人瘋狂的熱情示愛，連清柔的甜蜜問候，也不再那麼真切動人，若無法將心底深處對綺

麗愛情的美好想像昇華，便難免悵然失落了。以文本《心動如水》中的謝蓮為例，身邊已有了她嚮往依附的對象，心裡頭卻有幾分空落落的悵惘，在平淡安適的婚姻生活中，她的精神反而不踏實了起來。

英凱從來就喜歡用嘴唇玩謝蓮的耳朵，戀愛和婚姻的頭幾年，在晚上陪英凱看電視的時候，謝蓮的耳朵常常會被英凱的嘴唇吻軟吻紅。謝蓮心痛地想到了英凱後來安靜的嘴唇和安靜的懷抱，想起了自己絲絲縷縷喏然若失的心情。（《心動如水》，頁 77）

那條白裙靜靜垂立，真像悼念什麼的旗幟。那條裙還是英凱給買的，那時謝蓮總是抱怨英凱，英凱就努力地給謝蓮買衣飾，但謝蓮還是怨懟，還是抱著幼小的孩子獨自上街散步時落淚。愛情的消失的確是一個長長的折磨人的過程，落淚和久久的惆悵，卻又不知道那就是愛情已褪色消亡。（《心動如水》，頁 182-183）

從以上兩段引文中，可以發現，需要愛情呵護的謝蓮，對於夫妻之間從愛情走向親情的變化過程，一直有著很強烈的不適應 不安全感。在不知不覺中，她的感情，已在為自己找一個宣洩的心口，也因此，王海平能很快地闖入了她日趨枯萎的一方青春領地。

在婚姻關係中，由於彼此的生活重心在於家庭經濟以及後代教養，夫妻之間的互動，容易陷入一種賦予責任底下的規律化，平順的婚姻生活無疑也是平淡的。對於自小崇拜王子與公主甜美親密生活的女子而言，少了愛情中的激情和溫柔，確實讓人空虛和挫折。在文本《心動如水》中的另一名女子翠西，心中也有和好友謝蓮相近的失意：

在結婚的最初，她是擁有過這種快樂的。她的父母一直是非常親熱的，所以她從小就堅信世界上有美麗而穩固的愛情。所以她遠嫁北京。只是後來情況不同了，她感到寂寞。她心裡充滿失敗感，但卻不知道這種漫天而來的乏味，到底從何而來，每當她的丈夫沉默無語，將全身全臉籠罩在電視機的藍光裡，看追殺廝打的警匪片，最初她怎麼也不懂為什麼那個快樂地吹著口哨，響亮地吻她的小伙子怎麼變成了這樣，後來她也默然。（《心動如水》，頁 80）

此外，除了婚姻裡激情的逐漸消褪，傳宗接代、相夫教子、守分理家等社會要求，更束縛了已婚女子追尋自我的空間，也讓那些堅持優美靈動的人生觀的女子，驚察到婚姻的真貌，而產生不適應，想要逃避，甚至會有不堪和自憐的感覺。

以文本《心動如水》中的謝蓮為例，她在從女人到人婦的歷程中，深重地自覺貧乏和無力：

看著腹部的刀疤，謝蓮恍然記起從小樹般的少女時代到現在樹上有了疤，當中竟隔離著那樣長的結婚，產子，辛勞的零？孩子母親的歲月，那些天天沖調 SMA 和研究孩子大便的漫長日子！充滿愛情的疼痛和夢幻般的感覺，好像就是從那時漸漸平復下去的。（《心動如水》，頁 44）

婚姻和生育，都是對女人的挑戰。被婚姻和生育壞了童貞以及純潔的羞恥感的女人，被暴露並無情侵蝕了她們的生活的骯髒、殘忍以及痛苦衝擊，許多女人從此變得潦草而且粗糙，可在心裡幾乎讀不到的地方，卻深懷著被弄髒的生活的放棄。只有少數女人，能抵抗住那一切，變化為優美潔淨，不容污染的生物，謝蓮便是靠著英凱的呵護以及極

大的心靈自由，變成了這樣的女人。這樣的使王海平愛上了她。世間的事通常就是這樣，由於出色而要得更多，更精緻，更不容易得到滿足。（《心動如水》，頁 183-184）

從上述兩段引文得知，雖因有英凱一路的關愛呵護，謝蓮在裝扮和心靈上，一直維持著某種程度的少女般的優雅和細緻。但也因為如此，現實生活的煩人家務，生子育子的壓力，就更無情地衝擊著這個單純執傲的女子，讓她不禁想要解放自我，重新尋回過往的美好熱情，而且在此同時，不知滿足與不懂得調適的心態，更使謝蓮陷入一種心理的貧乏焦慮之中。

已婚婦女在女主人與母親的多重角色裡，通常都要承擔辛勞、瑣碎且繁雜的家務，許多女子為這樣的一成不變的生活感到恐懼和排拒，但這個社會告訴她們，這是不能拋下的重任。在文本《魚和牠的自行車》中，王朵萊也心生因繁瑣家務而帶來的，那難以排遣的苦惱和無奈：

但是，每天每天，灰塵又積起來了，鏡子上又有不當心碰上去的手印子了，家裡有小飛蛾在燈下亂撞，是什麼東西，一時來不及吃，又生蟲子了。和家務的鬥爭中，我永遠都不會勝利。（《魚和牠的自行車》，頁 185）

此外，在《心動如水》中的翠西，也有同樣想要抗拒家務的不安與煩躁：

得了美尼爾氏綜合症，右邊的額頭頭痛欲裂。也許是教條，也許是因為摯愛而頂真，獨自照顧著孩子的辛苦而煩躁不堪的母親！還有？腳無盡的毛毛灰！日日掃清日日又來，永沒有勝負。（《心動如水》，頁 57-58）

她對家務和社交都全無興趣，洗碗槽裡堆滿了用髒的飯碗。孩子上學以後，她獨自穿著骯髒的睡袍，跛著軟了跟的拖鞋在房間和走廊裡神色恍惚地走來走去。（《心動如水》，頁 81）

從上述兩段引文可知，單調枯燥的生活讓翠西變得茫然無助。由於和丈夫的感情不睦及照顧體弱孩子的精神壓力，使得她身心俱疲，過著失魂無主的生活。此時，翠西的身形是孤單的，神情也是落寞的，她是一個對生活失去熱情的人。

還有那原本熱情愛追夢，有著獨立思考性格的嘉年，竟因無法忍受瑣碎庸俗的婚姻生活，選擇了結束生命的不歸路：

嘉年這樣冰雪聰明而且自主好強的人，絕不會被這樣在目前不算塌天的理由捨身而去。她們猜想著這個曾住在一起，在熄燈以後的？上一塊談論過女權的同學為什麼在婚姻破裂以後去死。在她們看來，嘉年那樣尖銳的人，比她們都更不適應婚姻中的瑣細的日子，會比她們有更多的要掙脫市井生活的渴望。（《心動如水》，頁 48）

從以上文本中的謝蓮、翠西與嘉年等例子看來，婚後的女子，必須要成為支持打拚事業的丈夫的最好後盾，在家裡必須操持大小事務，也得接下照顧孩子的重任，她還同時是丈夫的情人。已婚女子要面對新生活中所肩負的多重角色與責任，若是丈夫無意的冷淡，加上為人母親艱辛且寂寞的困境，也就難免空虛、快然而更力不從心了。

就如文本《魚和牠的自行車》中的王朵萊，年輕時有過幾段熱烈卻有些爭議的感情，後來定情於穩重老實的魏松，她原想改變好玩貪愛的個性，做

個善盡職責的人妻和人母，可是無聊的生活總會讓她想起女人肩負的天職壓力與其中所承受的苦痛，這讓她感到婚姻生活是乏味且無助的，即便身為家中的重要人物，卻找不到自己存在的價值：

和魏松在一起，妻子應該做的，我都做了，我心裡感到的無聊也從來不說，我想要麗麗，是以為有個孩子，我會不再出軌。和麗麗在一起，媽媽該做的，我也都做了。我聽到自己連哭帶罵的聲音，想到了生麗麗的時候，我心裡害怕，可魏松不想在旁邊陪我生，我拉住他連哭帶罵的聲音。（《魚和牠的自行車》，頁 193）

即使是已婚的女人，都難以放棄少女般的夢幻心情，她們時常不自覺地懷念起少女時期的自己。已為人母的王朵萊就曾因為一件喜歡的衣服，驚喜地發現那從未被抹去的、屬於一個女人自己的美麗光采。

我看到在陌生的試衣間的長鏡子裡，有一個苗條的年輕女子，眼睛很亮，臉上紅撲撲的，她的頭髮有點不搭配，半長不長的。要是把它們款起來，就顯得很有風情。這是一個漂亮的、成熟的年輕女人，我這是第一次了解到，那個女人也是我。我拿出那件連衫裙，換上。那條裙子像魔術一樣，當我把它沿著自己的身體一點一點往上拉的時候，我家穿衣鏡前那個原來的我，就開始一點一點變成了另外一個我。（《魚和牠的自行車》，頁 143-144）

在上述引文裡，那件連衫裙並沒有魔法，而是王朵萊心底對於嬌媚的年輕女子形象的眷戀與自信，在生活中有了小小改變後重新浮現，哪怕這樣的改變只是因為一次換穿新裳。而這樣的一件衣服，彷彿帶她回到過去拚命追求夢

幻愛情的青春時代，也能暫時忘卻俗事的折磨，只可惜這樣的嬌美，並沒有得到丈夫的正眼與讚美，反而引來了兩人的爭論。

在文本《魚和牠的自行車》中，年輕時候的王朵萊，一向看不慣一些成年婦女的作為，她認為這些人生活無趣、思想僵化，只是社會倫理教條的執行者，甚至可能是過往青春的背叛者，而生活已讓她們失去了自我。王朵萊既然不想被壓抑、被格式化，自然也就打從心底排斥成為這一種人：

像護理老師那樣的成年婦女，她們已被生活，鍛鍊成毫不通融的道德專家，她們一絲不苟的把毫無生機的生活方式半強制地傳授給了年輕的女孩，將她們心中猛浪或者浪漫的念頭消滅乾淨。我對那種生活方式煩得要命，因此，我和那些臉容堅毅嚴肅的中年婦女有天然的敵意。（《魚和牠的自行車》，頁 82）

像王朵萊這樣打從心裡感受到「婦女」這個身分帶來的壓迫感的女子，當她真要接觸這個新身分時，難免會有因不適應而產生的無奈或逃避心態，有時甚至不願意面對年齡和身分的轉變。在王朵萊的內心，還曾懷著對婦女身分的鄙視與自嘲：

而中年婦女，在女人一生中最最淒惶乏味，最最陳舊破損。對她們，我有極大的鄙視。我從未想到，有一天自己也會成為中年婦女。（《魚和牠的自行車》，頁 17）

陳丹燕女性小說裡的成年女子，大多不安或不滿於眼前安穩規律卻瑣碎平淡的生活，其實她們並非不懂得調適與求全，而是自己原本的世界觀已經遭到挑戰甚至破壞，這才是最令她們感到難堪和心痛的地方。姑且不論這是

否是婚姻制度的錯誤或現實生活的醜陋傷人，但小說中女主角們這些較不切實際的認知和應對生活的能力，透露了她們對於重視感情、精神生活的永恆需求。

三、擺盪於激情與道德之間

陳丹燕小說《心動如水》裡有這樣的描述：「女人對所有曾經激動過她的愛情，都是一輩子不能割捨，都永藏心中，同時，女人對所有能激動她心，將她從平淡的生活中拯救出來的愛情，也都會捨命以求。女人是一種多麼渴求愛的生物啊！」⁷⁹陳丹燕小說中的成年女子，在愛情面前，是誠實、積極、熱情、臣服的，她們可以為此，熱切地捨身以求，也因此，她們通常無法忽視愛情消褪的悵然，一旦在寵愛關係中感到冷落，便可能像個傾慕愛情的少女般，奮力尋回那所謂生命的靈魂。然而，任何一種因為彌補與充實內心感情需求的人際互動，都可能有其薄弱或不踏實的問題存在，好比是小說《心動如水》及《魚和牠的自行車》中的女主角們，都有陷落於不負責任的熱情的時候。

文本《心動如水》中的謝蓮，在夏天南方大海中的小島上，與同為寫作營一員的王海平邂逅，當這個也覺得被庸俗平淡的生活所窒的男子，對謝蓮做了愛情告白之後，謝蓮似乎從寧靜沉寂的婚姻中驚醒，卻好像又昏昏沉沉地墮入了一場幻境。謝蓮安靜地享受著王海平的熱烈以對，在內心卻不得不承認自己的激動。她的心中似乎重又升起在少女時期對高雅而嚴厲的姨媽的反抗之情，她對王海平的多情，感到慌亂、罪惡，卻也有幾分甜蜜和欣慰。王海平的熱情，誘使謝蓮心底的愛戀快感翻騰了起來，讓她忍不住要更貼近

⁷⁹ 陳丹燕，《心動如水》，台北：業強出版社，1995年版，頁155。

這種感覺：

這個男人使謝蓮心裡淺淺地起了一種久違的浪漫情懷，就像很早以前，和英凱戀愛以前的漫長的少女時代，睡前獨自抱著自己的手肘玄思的時候一樣。（《心動如水》，頁 19）

嘴唇被一個有力的沉重的東西吮住，親吻的方式是那樣陌生，使她一時沒有醒悟過來這是一個吻。從前只有英凱吻過她的嘴唇。有麻熱的東西在體內翻滾奔突，謝蓮心裡擠滿了再生的深深的喜悅和沉迷，她禁不住伸手摟住王海平的脖子，把身體更緊地貼住這個充滿了愛情的男人。（《心動如水》，頁 86）

他的臉在翠西臉上摩挲，「我真的喜歡你，喜歡你那漫不經心的貴族氣和不肯承認的內心激情。」翠西通過嚴達爾的肩膀看到月光下的大海，大海的深處，停著一條大船，燈火通明。船上看不到旗，更沒有帆。她感到嚴達爾的嘴唇很輕地在她頭髮上印了一下。她感到自己被子彈射中，全然沒有了知覺。（《心動如水》，頁 129）

從上述引文中可知，不只是追尋夢幻愛情的謝蓮和重燃烈愛的王海平，還有自尊苦悶的翠西和浪漫不羈的嚴達爾，這兩對男女都被當前這久違的愛情震懾住了，不自覺地陷落迷失，一時還無法看清楚，吸引自己的是眼前的戀人，還是自己心中無法忘懷的青春愛戀。

而另一個文本《魚和牠的自行車》中的女主角王朵萊，向來看不慣父母安分細瑣的生活模式，自求學時期便嚮往著有不同的生活際遇，盼望著有一些特殊經驗能降臨，而她中學時期對已婚英文老師的瘋狂迷戀，其實是一種

對自我女性魅力的初次驗證：

我玩弄手裡的香橡皮，滿手都是香橡皮散發出來的橘子香味。我最喜歡橘子。我並不熱中於吃，而喜歡剝。將新鮮的橘子皮剝裂，它們會在被撕開的那一剎那射出芬芳而辛辣的黃色水霧，如果噴到臉上，就會辣出眼淚。（《魚和牠的自行車》，頁 18）

上述引文裡，正在英文課堂上寫卷子的王朵萊，全副心思都在愛慕的男老師身上，她專注地玩著切著手上的橘香橡皮擦，她喜愛並享受著那清香又刺激的味道，如同她偏愛剝橘子的辛辣嗅感所帶來的快意。這似乎預示了王朵萊的愛情觀，總是追求激情並沉溺於這種快感，重視自我感覺而非世俗觀點。然而，王朵萊的純潔自信，確實解放了中年苦悶的男老師，開始了一小段依賴的感情關係。但現實中彼此對感情需求的落差，最終讓朵萊痛苦地驚醒，也留給初戀對象的男老師不堪的失落：

我並不知道怎樣去吻，但那一刻，有出自內心的感動和拚勁，我想這兩種感情在心裡噴薄而出，大概就叫做愛。我把整個臉迎面貼到他臉上，他的嘴唇捉住了我的。彷彿在我們緊貼的發硬的嘴唇之間突然多了一個溫熱的靈活的東西，從我的嘴唇？裡鑽了進來，我心頭一驚，向後一躲，他原來把舌頭伸出來了！那多髒啊！（《魚和牠的自行車》，頁 33）

我終於忍無可忍，掙脫開來。他愣怔著鬆開手，在慘澹的窗外燈光照耀下看他，我此刻真巴望自己是在夢裡，我竟找到了一個用藥水肥皂洗澡、穿黑塑料拖鞋的白馬王子，天！我無法形容在那間黑燈的屋

裡，心裡有怎樣的一種失望。（《魚和牠的自行車》，頁 38）

上述引文裡，王朵萊中學時初戀不愉快的身體碰觸經驗，雖讓她失望悵然，但並沒有讓她自此放逐了愛情。而後，當王朵萊成為一個年輕護士，她在實習醫院裡，邂逅了重症患者劉島，她一度為自己做了一般人不敢碰觸的選擇，感到得意與快活。她興奮地感受到一個女人成長中的美好，奢侈地享受戀人給予的寵愛：

那一天，我整個青春所有遲到的吻和擁抱全都補償給我了，是落葉一樣多的吻和擁抱。（《魚和牠的自行車》，頁 89）

劉島也學著別人的樣子，把手搭到我肩膀上來，一個淒婉的癌症病人絕不該這樣子！我想，這簡直像小青年在談戀愛。我聞著這熟悉的氣味，心裡酸酸的，那個醫院裡悲劇的劉島到那兒去了？（《魚和牠的自行車》，頁 97、100）

從上述引文可以得知，眾人的異樣眼光與指責沒有打敗王朵萊，她也確實感受到短暫的快意，但真實、庸俗的劉島，卻重重擊退了她原本輕盈自足的愛情步調。輕柔的牽手，激情的擁吻和悲劇式的為愛犧牲，原來不是愛情完整的印記，愛情原來沒那麼簡單。

王朵萊這時才發現，自己心底那出脫塵俗的理想愛情，其實經不起現實的試鍊：

我突然體會到，其實那就是一種平庸勤勉、小心翼翼的現實生活的氣味，緊接著，英文老師暗暗浮腫，被歲月腐蝕的臉出現在黑暗之中，

我突然發現，其實，劉島和英文老師的臉有著非常相似的骨架。是否劉島也會在一個白血病人的奇妙外殼裡埋藏著一個與英文老師相同的平淡無奇的內涵呢？ 我一路想到，愛情也許是一種極其疏遠才能產生的美好感情。（《魚和牠的自行車》，頁 98、99、100）

在上述引文裡，王朵萊驚痛於交往對象的平凡庸俗，幻夢中的愛情似乎頓時失去了色彩，她察覺到了現實生活的氣味，已襯出愛情的虛幻與不完美。尤其她那跳躍不安的靈魂，把她的愛情帶進了師生關係與醫病關係，而這牽涉的不只是情感的試鍊問題，還碰觸了倫理觀點的敏感神經。或許是無關現實的直覺愛戀，所以容易沉溺，難以自拔；但也因為是一種不需負責任的感情，所以也能輕易抽離。王朵萊單身時這不甘寂寞的兩段感情，似乎過於濃烈而短促。

婚後的王朵萊，原以為自己能安頓下來，沒想到躁動的靈魂竟被為人母親的苦悶所喚起。為了宣洩這樣的沉悶，她參加了旅行團，隻身前往新疆。在炎熱的異地，王朵萊的熱情似乎又重新被燃起，當內心的悸動一起，自身的靈魂便義無反顧地追隨了：

戈壁是那麼大，閃電是那麼亮，山是燃燒著的火，我感到自己像離開冰箱太久了的冰棒一樣，一點一滴在融化成水。這地方讓人覺得，人的生命裡也應該有許多偉大的奇蹟。問它要一些奇蹟，也沒有什麼錯。要是因此會死掉的話，那麼就死掉吧。原來是這樣，原來很久以前的我，還好好地活著，沉睡著，那個容易不顧一切、把自己的生活弄得不能收場的人，只是沉睡著等待甦醒的時刻的到來。當我遇見了，就會醒來。（《魚和牠的自行車》，頁 164）

在引文裡可知，當王朵萊暫時遠離庸俗的巷弄和室人的家庭生活之後，在天寬地闊的異地裡，她掙脫了束縛，直覺地投入了當地導遊沙沙的懷中。沙沙的直接勇敢、傾聽寬慰，讓王朵萊感受到一種久違的熾烈的愛情。而這般情景雖浪漫得不真實，卻仍令人著迷，她沉醉在無關現實的烈愛裡：

我們在楊樹下互相親吻，透過沙沙的鬚髮，我望到月光下的楊樹葉子在索索地顫抖著。我想起了魏松和我新婚的晚上，當魏松解開我的衣服時，我也這樣顫抖過。當沙沙把他的手再一次伸進來的時候，我推開了他。我不能，也不肯讓他打碎我心裡的幻想。肉體的愛情是生活中的男人和女人要有的，是我和魏松的，可我和沙沙不是這種關係。（《魚和牠的自行車》，頁 178-179）

由上述引文可以得知，王朵萊和沙沙的關係，是矛盾且諷刺的。在這段激動人心的非婚姻愛情中，僅止於精神上的放肆，王朵萊緊緊守下了肉體的界線，因為她深切地知道，一但衝破了這道防線，她和沙沙之間的美好聯繫，會狠狠地被撕裂，這場回歸青春的幻夢也就將破滅。

此外，在另一文本《心動如水》中，也有關於男女在愛情觀上顯現出差異的描述：

王海平說：「愛情是靈魂與肉體並存的，你怎麼連心理都這樣不成熟。」謝蓮仍舊說：「就不是愛，愛是花前月下。」這女人想生活在夢裡。（《心動如水》，頁 276-277）

上述的引文裡，王海平認為，肉體的相依和精神上的依賴是在同一個基準點上的，他對謝蓮熱切地接近，是一種相戀互信中自然流露的表現，這個男人

希望在男女雙方的情感投入裡，自然地擁有激情的發生。但已為人妻的謝蓮，卻對愛情建立在靈魂交融的高度，有著幾近小女孩夢幻般的矜持。

陳丹燕筆下脫俗又熱情的女主角們，如文本《心動如水》的謝蓮、翠西，以及《魚和它的自行車》中的王朵萊，原只想回到愛情最初的感動，卻走向了激情誘惑與溫柔召喚的交會處，終於擺盪於慾望和道德之間，痛苦萬分。她們都曾汲汲追求愛情中的激情火花，卻在煙消燼落後驚覺到更深沉的落寞，一但烈愛漸漸背離了純愛的初衷，她們便驚覺到捨身以求的危險，而興起回頭的意念了。

四、冷靜思考愛情的本質

人往往容易忽略身邊已擁有的，而費盡心思企求那自以為是的美好。陳丹燕女性小說中的成年女子，大多數是已有穩定家庭但仍精神出軌的都會婦女。或許由於婚姻生活的瑣碎與單調，帶來了讓人抑鬱的壓力；也或許是忠於自己對愛情的直覺，她們驚喜又痛苦地走向了非婚姻關係的感情，也同時發現了生活中不起眼的幸福，原來一直都在身邊。

文本《心動如水》中的謝蓮，她在王海平帶來的愛情裡，重新看見的是自己對愛情與婚姻最初的堅持與激情。謝蓮與丈夫英凱的愛情雖然淡了，但彼此的心卻是黏得更緊了：

當一個女人被緋聞所困擾時，她是否是在尋找失去的那一分生活呢？那樣一種看上去背叛的可恥行為，其實卻是對失去的生活的頑固而絕望的、非邏輯的追尋。她自以為自己捨棄內心的安寧是改變了生活，但卻最終發現自己走進一個怪圈，走回到婚姻充滿激情的最

初。謝蓮想到，以後好像她失去了輕聲叫英凱的那樣一種沉迷不已的習慣，當王海平將這一從前的沉迷不已的習慣重新帶回給她時，她恢復的，竟是英凱的名字。（《心動如水》，頁 88）

幾乎是在王海平的愛情滋潤下，謝蓮重新發現了英凱的愛情，她才有機會從紅塵瑣事中？起頭來，體會到自己和英凱之間深刻的骨肉聯繫。（《心動如水》，頁 184）

謝蓮在一段脫軌的生活之後，重新認清、接受了兩性的差異，在內心反省出理想的、真正的永恆。選擇離開誘人也傷人的虛幻愛情，才可能遇見真正的美好平靜。同時，謝蓮也回想並重新思考自身童年、少女時的經驗與觀點：

謝蓮現在相信姨媽就是在有了吉他和高個子叔叔以後，還是愛姨父的。經歷一場新的愛情，她一定已明白婚姻中一切不快和寂寞並不是姨父的過錯，而是女人對愛情永恆想法的錯誤。謝蓮甚至認為小姨媽隨即而來的那場大病並不是由於姨父，也不是由於離開了高個子叔叔，而是她明白了愛情的易碎，世上沒有愛情的奇蹟。（《心動如水》，頁 154-155）

英凱和王海平，這兩個在她生命中留下了永遠痕跡的男人，其實都是一種象徵，象徵著女人對激動人心的愛情的永久的追求，對異性的愛慕和欣賞的永久的嚮往。這種渴求正因為附著在易亡的感情上面，被感情的不永恆一次次傷害，又一次次被追求的雪亮犁刀犁手，使之成為可以生長出愛情鮮花的肥沃土壤，週而復始，直到向生活屈服，不再有騷動。（《心動如水》，頁 97）

由上述引文中得知，謝蓮和外遇對象王海平之間的依存與矛盾，讓她想起姨媽和高個子叔叔的曖昧情愫，她在與王海平不平衡的關係裡，驚覺自己和姨媽有著相同的心緒，已婚女子嚮往的愛情奇蹟，誤解了不顧一切享受激情的權利，有時反而為自己帶來了寂寞和失望。事實上，愛情的不永恆，只因為它不會永遠是同一個樣子，在不同的時空裡，它以不同的面貌出現，年輕熱烈時的一個親吻和步入婚姻生活後的一個噓寒問暖，其實都是愛情的表現，至於愛情的純度，則要仰賴自己辛勤地釀造和保存。愛情的不完美與難以掌握，雖然對於信仰愛情有其無暇原型的女子而言，是個沉重的事實，激動人心的愛情，只是在時間的流裡轉以另一種寧靜芳醇的形式存在了。若能冷靜體會這愛情的本質，安頓騷動不安的心，就能發現幸福所在：

她接受了王海平，以為她是接受了一種新的，不能抗拒的愛情，而使自己常新，然而透過王海平的愛情，她卻發現英凱並不像她所埋怨的那樣淡漠，英凱並沒有做錯，他經過了瘋狂的戀愛，就平靜下來做自己的事業去，像呵護太太的好丈夫那樣呵護著謝蓮。謝蓮方才明白，是他們之間的愛情已死了。就像一朵花，曾經開得好，後來謝了，變成了青青的果子，那就是一個平靜瑣碎的家。謝蓮一直以為愛情是永恆的。愛情從來就是不永恆的，世界上原本沒有浪漫的故事，所以才有了許多美麗而且經久不衰的童話故事。（《心動如水》，頁 176）

別人的生活還好好地在那裡，像王家姆媽家那樣每天都有好菜，讓日子過得舒服，雖然平淡，可是安穩，但我的天就要塌下來了。我以為自己看不起平淡的生活，可其實，我也並不一定就能得到平淡的生活。（《魚和牠的自行車》，頁 191）

由上述引文裡可以發現，《心動如水》中的謝蓮和《魚和牠的自行車》中的王朵萊，都曾為了護衛內心那如陶瓷娃娃般細緻易碎的愛情，而再次向外尋求自己想要的愛情。最後卻在短暫、基礎薄弱的慾望裡，冷靜思考而重新發現人與人之間情感的價值。珍惜平凡的夫妻親情，才是看清愛情本質，忠於自己的表現。

「美好的理想只能在幻想中存在，一旦沒有了與它的距離，也就消逝了它本身。這就是愛情殘酷的悖論。在一個真實的世界中，永遠高揚的激情是沒有生存的土壤的，它總要落到最平實的生活狀態裡，日復一日地完成它的架構；激情的暫時缺失和永恆的平淡如水以及其中的掙扎才是它最真實的臉孔。」⁸⁰有時，越是因熱烈追求而迅速膨脹的幸福，越可能讓它的美麗嘎然破滅，生命中最初的愛如此，出軌的感情也如是。

唯有在平凡簡單的生活裡，才能建構最溫存美好的理想，就如同陳丹燕追尋安詳有序的生命歷程，「也許我是喜歡有序的生活的吧，即便是做一個最普通的曬太陽晾衣服的女人，遠遠地伸出手去拉平孩子花花的小小的衣領，也要心靈的安靜與平和。我不喜歡生活得亂七八糟，包括心情也亂七八糟，哪怕那種紛亂裡已包含著一種浪漫的因素」⁸¹，她以一派的寧靜優雅去感受現實生活中的複雜、醜惡、溫馨與可愛。

陳丹燕在她的小說裡，細膩描繪了都會成年女子在苦悶生活中的無助、掙扎，在絢爛愛情裡的放縱和回歸平淡，誠實地呈現出成年女子的愛情觀與生活心情，也透露了陳丹燕努力以平靜的心與眼去感受生活的人生觀。

第二節 成年女性的自主與理想追尋

⁸⁰ 何絢：《午夜的尖叫消逝於白日——解讀陳丹燕《魚和牠的自行車》》，當代文壇，2003年，頁116。

⁸¹ 陳丹燕，《晾著女孩裙子的公寓》，台北：業強出版社，1995年版，自序頁4-5。

在近代社會發展的歷史中，女性已不再只是扮演男性的附屬角色，而逐漸懂得主動去覺知自己的身分意義，這樣的自覺能激發女性原有的潛質，培養獨立自主的行為能力與創發力，進而尋求充實、圓滿個人生命的方向。在陳丹燕小說裡的成年女子，大多來自傳統嚴厲的家庭，也大多有著家庭與社會期待的包袱，但她們展現了自我覺察與突破傳統觀念框架的勇氣，努力在自己有限的生命裡，擁有駕馭人生方向的自主權。

一、自覺與自主

女性對自我的省察與認同，往往表現在理解、突顯個人的價值與重要性。所謂女性的自覺與解放自我的過程，絕不是全盤否定過去的自己，而是慢慢放開自己，讓自己和新環境、新自我慢慢融合，也慢慢放開過去的一些執著。⁸²

文本《心動如水》中的女主角謝蓮，察覺到自己最熱愛的創作竟滲透進了一種無力感，一種無名的枯萎，同時也對自己存在的價值感到疑惑，那個神采飛揚的文藝女青年，竟失去了創作的振奮感。她發現自己缺少的，是激情的滋潤，是對生活投注熱情的心理支持：

現在當另一個人到來，一切重又回來的時候，她才知道激情並沒用盡，謝蓮感到了巨大的喜悅。在此之前的一年多以前，她突然對自己的寫作和生存狀態發生了懷疑，她發現自己不能再像剛開始寫作時那樣。她會像這裡的絕大多數人一樣，孩子漸漸長大，自己漸漸老

⁸² Becker Carol原著，吳迎春譯，《如影隨形：現代女性看不見的焦慮》，聲寶文教基金會，1990年6月第1版，頁84。

去，然後退休。那是一條何其平坦的道路，一眼就能望到盡頭。（《心動如水》，頁 52）

謝蓮是聰明且敏感的，她知道自己正被平庸瑣碎的家務壓力給一步步吞噬，面臨著可怕的精神危機，她得找回昔日對生活的激情，於是她參加了小島上的文藝營，讓自己有一個喘息和重新檢閱自己的機會，並努力讓自己在思想和作為上，都能獨立且自主。

文本《慢船去中國 簡妮》中的簡妮，自覺自己有重振家族榮耀的責任與能力：

簡妮喜歡自己在綜述裡的角色——自己將要做一個商人，也許這真的就是自己的理想，商人的家族裡，終於在風雨凋零之後，重新在年輕一代身上崛起，中國的大買辦之家，終於出了一個美國女商人。商人的天賦能力，神秘地出現在她身上。（《慢船去中國 簡妮》，頁 100）

對簡妮而言，她不像姊姊范妮那樣壓抑脆弱，她也厭煩父母窮酸庸勉的樣子，她那樣奮力向前，就是要走自己做主、開創的人生，她要用自己的實力證明真正的優越。

現代女性肩負家庭與社會的雙重責任，其角色更為吃重了。但在較為自由的新社會裡，女性也有更寬廣的揮灑空間，女性的成長可貴之處，並不只來自於經營家庭或工作上的表現，更重要的是，她能覺知自己的身分意義，真正成為自己生命的主人，全心愉悅地投入此生命歷程，且能獲得成就感。

二、出走與追尋

陳丹燕小說中的成年女子，在生活的圍困裡，有人選擇了從原本既定的價值觀「出走」，努力追尋、邁向更成熟圓融的新人生；有的卻是為了守住那不容侵犯的人生觀，造成精神崩潰的「出走」，而落入悲慘的宿命。

在文本《心動如水》和《魚和牠的自行車》裡，女主角謝蓮和王朵萊都難以忍受當前家庭生活的苦悶，而下定決心，想要安排一次屬於自己的新生活，暫時離開熟悉的環境，這樣才能仔細聽清楚，自己內心最真實的聲音。

回到原先平常慣熟的日子中去嗎？那日子使她變得乾燥，變得凶惡，變得壞脾氣，就像姨媽那時候那樣。她總竭力忍著無名怒火，在孩子面前。現在無論如何，是打破這寂靜的時刻。能夠走到這一步，費了多少心呢？擊碎了多少心理障礙呢？臨來的時候，賭罪一般地把家裡各個角落全都擦得雪亮。她是恨不得拚命地付出一次，來作出軌的資金。（《心動如水》，頁 69）

突然我想到了新疆，新疆也有雪山、馬和小鳥，那是從前劉島告訴我的。我想，我要去，我自己去。到新疆去。我終於像飛機一樣不可阻擋地飛了起來，就像一條被人從衣服已經纏成一團的洗衣缸裡硬拖出來的毛巾，滴著水，被拉成了麻花似的一樣，簡直就不成形了，可是，終於是被拖出來了。（《魚和牠的自行車》，頁 156-158）

上述引文中的謝蓮和王朵萊，都是被現實中的家庭生活所圍困的母親。對於日復一日平淡的生活，她們深覺痛苦，她們思考著自己究竟想要的是什麼，終而決定從這樣的生活中逃脫，到一個遙遠的地方去，尋找自己年輕時對生命的熱情。她們暫時拋下既定的角色，從家庭的束縛中解放，從傳統的觀點

出走，決定勇敢地追索心裡呼喚已久的自由。所以，謝蓮想要到小島上去，而王朵萊則想到遙遠的新疆。

而《慢船去中國 范妮》中的范妮，她的「出走」就是一場悲劇了。范妮一直擔負著家族走向美國的通道的重任，卻不小心未婚懷孕，男友魯要她回上海墮胎，上海的家人卻又怕引人非議，她驚覺自己成了大家的麻煩，而不是驕傲。這對擺盪在東西兩方，自卑而無助的范妮而言，是極大的侮辱與痛苦：

范妮認為自己活在這世界上沒有意義，沒有價值，她原來是個自卑的人，所以做出自尊的樣子。而且，她是個沒有歸宿感的人。魯的心痛了一下。他憐惜地看著范妮的臉，她的嘴腫了，嘴唇裂得不成樣子，臉也因為失去了神智而變得特別無辜和無恥。醫生判斷范妮得了重度憂鬱症。（《慢船去中國 范妮》，頁 256）

由上述引文可見，范妮抗拒被玷汙了的自尊，逃避再做任何的努力與選擇，當她與西方血統的連結——孩子，從她的子宮裡被奪走的那一刻起，她整個人已經被挖空了，而這高壓的情緒刺激，讓她患了精神疾病。這也表示著，范妮決定從這個複雜的世界抽離、出走，回到了自己固守的堡壘裡，混亂地思索著自己的意義。

陳丹燕筆下的成年女子，大多有著浪漫、熱情、堅毅的性格特質，即使面對最艱難的煎熬考驗，也要看清自己想要的東西。更深入地說，她們在社會生活與家庭生活中，即便是危險的境地，骨子裡仍帶著嚮往性靈自由的「不悔」，這才使女性更清楚地感受到自我的價值，也更踏實地接近個人的理想。

第三節 身分認同的擺盪與歸屬

一個人的姓氏、名字、身家背景、外在成就等，往往是提供外人認識這個人的基礎符號，但一個人如何認同自己的身分並投入這個人生中的角色，才是最重要的人生課題。如果一個人忽略了自己的存在性與價值感，便可能產生一種精神上的危機，如此一來，生命的基底將可能是混沌迷茫的。

陳丹燕因為童年多次移居的經驗，心裡還一直有移民無處著根的漂流之感：「人人都把我當上海人看待，可我家的大黑箱子知道我們不是。不是上海人，也不是北京人，是跟著箱子的人。那麼多年過去了，大概還是這樣的人吧。我把大黑箱子安頓在我自己家的屋角裡，自己也就安了心。」⁸³或許就因為這樣的心情，陳丹燕的小說裡，對於身分困惑與認同的主題，也投以了極深的關注。

一、在生活角色扮演上的不適應

當一個人從熟悉的生活環境轉換成另一種新的生活型態時，不論在生理或心理上，都難免會產生不適應甚至排斥的負面感覺。

在文本《慢船去中國 范妮》中，王范妮是昔日上海買辦的後代，出身於沒落大家族的她，自小就被灌輸以西方文化為榮的觀念，人生的方向直直地指向美國那個能勾勒出理想的世界。但她終究是個二十六歲的年輕女孩，一直深受家族的栽培與照顧，她肩負著重現家族榮耀的使命與重任，也一直這樣努力著。但這個前進美國的新移民角色，對矜持優柔的范妮而言，是個被迫加諸的身分，她一時難以調適：

她突然想，自己在紐約的深夜睡不著，白天想睡得要吐，在這格林威

⁸³ 陳丹燕，《陳丹燕和她的上海》，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5版，頁178。

治村的老公寓裡吃著上海泡飯，聞到咖啡味道也要吐，別人說話聽不懂，將三明治與漢堡搞錯都不算，連自己的身體居然也這樣和紐約格格不入。（《慢船去中國 范妮》，頁 78）

由上述引文裡可知，范妮在上海奮力爭取了許多年的心願——到美國去，終於實現了，但興奮的心情很快就被紐約這個新世界的生活習慣沖淡了，從時差、食物、語言都這麼不一樣，更重要的是，自己心頭的無助和慌張拉遠了她原本以為貼近紐約的距離。

真正到了美國，范妮才第一次發現，自己內心有這麼多的衝突和不確定，身分認同和文化衝擊的問題，時時困擾著她：

范妮天天往返在格林威治和布魯克林之間，像紐約成千上萬的外國學生一樣，平靜而匆忙。但她的心裡，藏著懼怕和焦慮，還有不甘心。其實心裡不相信自己對紐約還有文化衝擊。她還是堅持相信自己一直屬於美國。（《慢船去中國 范妮》，頁 102）

不管有一千種的不適應，意外，麻煩，我都要振奮精神，開始自己的新生活，我要當一個從裡到外，徹頭徹尾的紐約人。像伯婆說的那樣，把在上海的從前全都忘記掉。其實在這時，范妮心裡在上海培養起來的，對於紐約的信念正在乒乒有聲地碎烈倒塌，但范妮努力把它想像成她心中的紐約終於走近的腳步聲。她奮力鼓動起自己的情緒來歡迎它，來掩蓋住自己心裡對失落的恐慌。（《慢船去中國 范妮》，頁 87）

從引文裡可以發現，范妮帶著整個家族的期盼，來到她嚮往的「原鄉」紐約，

她決心做個完全的紐約人，卻不時地感到挫折與失落，紐約其實不像她想像的那樣好，但王家後代的堅毅與勇氣仍迫使她在心裡建立一個「回歸」的世界觀。事實上，范妮心中的身分認同，依舊是擺盪未平的。

此外，陳丹燕《慢船去中國 范妮》、《慢船去中國 范妮》筆下的兩位女主角范妮與簡妮，分別隻身來到異地紐約，范妮突然覺得自己心裡空落落的，她急著抓住身邊的白人男室友魯，以確認自己的存在感，而簡妮則在與有華人血統的男性朋友 Ray Lee 的互動中，企圖掌握情愛的主控權。

從此，她不再是處女了，范妮看著自己的身體，想著，那麼，她是魯的女朋友了？她的貞操給了這個金髮碧眼的人，像自己從前幻想的那樣，但是，范妮卻沒有幻想中終得其所的穩妥和幸福。一聲「我愛你」也沒有。范妮在熱水下面久久沖著自己的身體。可是，怎麼也沖不掉梗在心頭的患得患失。（《慢船去中國 范妮》，頁 121）

當她的嘴唇被 Ray 的嘴唇叼起，對男孩的占有與挑逗，她感到羞恥和驚慌，還有隱隱的抗拒，但她心裡，卻充滿了最後一粒跳棋終於落進終點的那種妥帖與輕鬆。「我不能做這件事。」簡妮過來抱住 Ray 的脖子，將自己的身體貼在他身上，輕聲而堅決地說，「我很抱歉。」（《慢船去中國 簡妮》，頁 94-95）

從上述引文看來，范妮和簡妮兩姊妹，在情欲的解放表現上，表現了一個中國少女在長久的成長歲月裡的寂寞。原想證明自己已是個能掌控身體自主權的成熟女人，卻又在與他人的親密關係裡，發現了心中各自不同的不自在。男女兩個陌生身體的碰撞，也象徵著東西文化的衝擊，在性愛關係的主動、被動、融入或抗拒裡，似乎暗示著范妮與簡妮對自我、文化身分認同的不同

走向，在兩性互動的驗證中迷惘、破滅或自持優越。

此外，這兩個年輕女子，看似受到原生家庭的良好照顧與教養，但在上海成長，深知爺爺和叔叔兩代間矛盾心思的范妮，個性溫吞，卻被家族的期待推著前進；而與父母共同在新疆過著艱辛生活的簡妮，聰明伶俐，一心想證明自己比姊姊優秀。在她們的心底，都有著許多壓抑複雜的心緒，而終於能與另一個人袒袒相對，彼此憐惜，其實是一種撫平自我缺憾與傷口的表現。當然，這些行為表徵也再再顯示，她們對於自己新生活的角色扮演，仍有企圖解放、自我撫慰，卻又適應不良的情形。

二、在文化族群認同上的焦慮

上海這個城市，對於自小在這兒長大的陳丹燕而言，是看似疏離卻又緊密連結的。陳丹燕曾在《城與人——陳丹燕自述》一文中提到：「32歲時我第一次到歐洲旅行，在德國、法國和奧地利，處處看到上海的影子，處處想起在上海的生活，這是我第一次睜開眼睛看我的文化背景，第一次發現我與上海之間的某種聯繫。對上海的興趣，開始於對自己的探索。這種精神上的關聯並不是歸屬感，但它比寄居者與一個城市的關係要複雜與深切，類似人與衣服之間的那種既依賴又掙脫的關係，於是我開始寫我的上海系列。」⁸⁴在書寫上海的同時，她發現不同世代的上海人卻有著相近的特質，那是一種離鄉更近鄉的矛盾情感。身處於異文化紛雜而立的上海或紐約，人們在族群與文化的認同感上，或許會感到徬徨與焦慮，這也是陳丹燕在小說裡要提供思考與反省的主題焦點。

⁸⁴ 陳丹燕，《城與人——陳丹燕自述》，小說評論，2005年4月，頁18。文後還有一段心情，「非常戲劇性的，上海隨著經濟起飛而一躍成為引人注目的地方，我對自己的探索也被人不由分說地稱為對時髦的探索。」這也說明了陳丹燕認為自己的上海書寫並非要搭上上海熱潮的順風車，只是恰巧在異國遊歷的同時，意識到自己成長背景與個人生命精神的某種連結，而將上海題材與個人心情，作為自己寫作的重心，也開展了她創作歷程中的嶄新階段。

在文本《慢船去中國 簡妮》中，描述了王家作為中國買辦的身分，在東方與西方之間的特殊地位與關係：

東方的買辦們，在東西方的溝通中，控制著高處的西方文明向低處的東方流動的速度。沒有他們，西方就無法走向東方。他們不屬於西方，也不屬於東方，他們處於中間地帶，起著控制、選擇、幫助和抵制的作用，在他們的心目中，沒有種族和政治的禁忌，只謀求商業上的發展與成功。簡妮想，也許就是因為他們誰也不屬於誰，孤獨無傍總是免不了的，所以，血液裡得有特別的勇敢。（《慢船去中國 簡妮》，頁 169）

文中王簡妮勇敢、積極、極欲出人頭地的性格，除了與過往家族繁華興盛的優越感有關，身為中國買辦只談利益不管族群意識的行事風格，確實也讓王家在兩面逢源之下，成了身分認同上的孤兒，那種無所依歸的感覺，讓擁有東方血統與面孔的王家人，以進入較為文明的西方社會為家族人的使命。但也因此，身分認同的困擾與壓力，將重重束縛、困擾著他們。

奧地利來的咖啡 就放在她的面前，散發出那麼真實的芳香。這讓范妮感到恍惚。她想到，自己是這樣由衷地喜歡著西洋，熱愛著英文，千山萬水，千辛萬苦地來投奔這裡，以為終於走到了，但卻是越來越遠。連原來堅信自己擁有的，現在也變成不是自己的了。（《慢船去中國 范妮》，頁 109-110）

簡妮面臨著別人無法理解的危機，那是身分的危機。回到上海的那一刻，這危機就像電郵裡的病毒被啟動了一樣，在她的生活中了無痕跡

地肆意蔓延。沒去美國時，她肯定自己是未來的美國人。但在美國脫胎換骨之後，她反而不能肯定自己是誰，不曉得怎麼與美國人以及中國人相處了。她第一次沒了底，從前即使擔心自己被家庭出身拖累，被外地人身分影響，都沒有過這種心虛，她覺得自己兩手空空，一無所有。（《慢船去中國 簡妮》，頁 202-203）

從上述兩段引文裡，可以得知，范妮是家族年輕一輩中，第一個順利進入美國的人，在上海時一心喜歡與期待的西方事物，當她漂洋過海真實碰觸到這些東西的時候，心裡卻有沉重的不踏實感，渴望得到的竟如此陌生，這讓范妮深受打擊而難過不已。而簡妮和自小在上海與爺爺、叔叔同住而備受呵護的姊姊范妮不同，她在新疆長大，眼見父母刻苦卻毫無成就地生活著，於是她心裡有一種因同情、不甘而產生的豪氣，她得追尋一個由自己決定和開創的新世界，當然這也成了她心裡的痛苦。一路從新疆、上海到紐約的積極奮發，讓她在美國如魚得水，沒想到這樣的優秀自信卻在她回到上海工作後，重新被喚起了心裡從沒發現，或這應該說是不敢正視的孤獨感，而一向靠自己家族歷史所建立起來的對美國特殊的歸宿感，也在此時，受到心虛的質疑。原來，堅強獨立的簡妮，也還沒找到自己真正的歸屬。

而簡妮的伯婆愛麗絲，長住美國，作風洋派，卻在自己家裡，堅持擁有老式的中國家具：

「我歡喜在客廳裡用中國家具。在紐約把它們找齊了，真的不容易。但是，你知道，我除了愛旅行以外的愛好是什麼？就是去找老式的中國家具，我喜歡它們的情調。」伯婆對范妮說。在我的生活裡，我學到，美國是個讓人追尋自己的地方，也許你為此背叛了別人，但你找到了自己。一個人找到自己，是頂重要不過的事情。我一定

要看到全世界的好東西。(《慢船去中國 簡妮》，頁 69-70)

從引文可知，紐約是個異國文化紛雜林立的移民社會，它有著極大的包容性。簡妮的伯婆愛麗絲，終其一生不肯回到上海去，為的是滿足自己心中對自由理想的嚮往與追尋，但弔詭的是愛麗絲身上以及生活起居的一切裝點陳設，都是一派中國的懷舊情調。愛麗絲要在美國尋求自己的價值並自我實現，而對於自己身為中國人的認同感，雖不曾明說，卻已從她惦念中國風情的生活習慣上表露無疑。

或許是美國自由的空氣，與紐約包容並蓄的城市風情，陳丹燕小說筆下的范妮、簡妮、愛麗絲等，就是在如此自由不受拘束的環境裡，才正視到自己在文化認同上的焦慮與選擇。

第四節 文化差異的平衡

一、東西文化在本質上的差距

陳丹燕說到：「我還是喜歡上海各處小街上可以看到小小的、舊舊的，看上去風塵僕僕的小樓房。在歐洲我看過各種各樣的舊式樓房，就像上海的這種式樣，只是它們保留得好，看上去欣欣向榮、鮮花燦爛的，沒有上海那靜默風塵的情調。」⁸⁵相近式樣的舊式樓房，看在陳丹燕的眼裡，還是喜歡在上海的，或許是混雜著熟悉的土地與族群的情感吧！那是一種經歷歷史變遷，也呈現了各個世代上海風情的特殊文化與情調，無可取代。

文本《慢船去中國 范妮》中，范妮不情願地到唐人街買菜，自命清高的她不想看到大刺刺的、有酸腐氣的中國人，但她的味蕾卻被中國食物的香氣給挑動和吸引著：

小餛飩上來了，但卻是廣式的，皮子用了肉燕，芯子裡的蝦仁像石塊一樣沉甸甸的，湯裡全是味精的味道，喝下去辣著了嗓子，再不敢喝第二口。總之，完全不是范妮所期待的那種。（《慢船去中國 范妮》，頁 146）

她不曉得自己為什麼突然那麼想吐，在起司和熱咖啡以及番茄醬酸酸的氣味裡，她覺得透不過氣來。怕掃了魯和自己的興，她努力裝著一切正常的樣子。（《慢船去中國 范妮》，頁 158）

在上述兩段引文裡，范妮點了想念的餛飩湯，卻很失望，這和她喜歡的、熟悉的上海口味差得遠，才發現原來是越南人做的中國菜，難怪不道地。范妮覺得失落，也很疑惑，她在當前應該鄙棄的，竟著實是心裡魂牽夢縈的。而范妮的情人魯喜歡的義式食物，卻讓一心想融入魯的飲食習慣的范妮，為難

⁸⁵ 陳丹燕，《美麗信紙上的青春》，台北：幼獅文化出版社，1994 版，頁 31。

又痛苦，但她還是得裝出十分享受的樣子，這才是讓她真正為難的事。

東西文化除了基本的生活習慣大不相同之外，在社會觀念與行事作風上也是相去甚遠的，比如范妮與魯對於彼此身體的看法。此時范妮所堅持的，倒是「中國人」的態度。

魯再一次要求：「讓我照一張你的裸體照片吧，我會拍得很美的。等你老了以後，這些照片就是一個很好的紀念。」范妮再一次笑著搖頭拒絕：「No，我們中國人不做這個。」魯和范妮都承認，他們能夠在一起，真的不能不說是異國風情的吸引，他們的心裡其實也有對彼此的愛意，它混雜在對彼此身體和習慣以及背景的興趣裡。（《慢船去中國 范妮》，頁 151）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每一種文化都有它獨特發展的特性，范妮和魯之間，或許也正因為各自有不同文化的優勢魅力，才能彼此吸引，互相靠近。

陳丹燕有一段談東西文化差異的見解：「要說上海的咖啡館到底和歐洲的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那就是上海的咖啡館畢竟少了一樣隨意」⁸⁶也就是說，對上海人而言，咖啡館是個具有異國情調的摩登場合，進入咖啡館大多是為了喝咖啡而來，但在歐洲，咖啡館是個可以隨意駐足，不需檢點衣飾的地方，它是生活的一部分，可以優雅、從容，為了自在而找上咖啡，這是西方文化的本質，而這與東方風情的展現之間，是有差異但沒有高低之別的。總之，東西文化在本質上各有其特殊性與價值感，但實在不需捨棄或矮化自己的文化而遷就另一方的異文化。

⁸⁶ 陳丹燕，上海咖啡館的編年史，聯合文學，2001年10月，頁149。

二、從差異中尋求平衡點

不同國情的文化差異，原本就存在，但是如何在文化的差異點上，找到一個自信的、平衡的立足點，是每一個面臨文化衝擊的人，都應冷靜思考的課題。陳丹燕說：「我想我更感興趣的是，那些受過教育的上海人對自己命運的考慮」⁸⁷，在她的小說裡，上海出身的知識份子，以不同的方式，在國際競爭中，找到安身立命的個人價值，建構出生命存在意義的藍圖。

文本《慢船去中國 簡妮》中的簡妮，一心要成為黃皮膚的美國人：

在國際市場營銷學裡，與當地人建立良好的溝通，是第一要素，甚至比商品的本身更重要。簡妮希望與中國人保持良好的關係，但並不希望成為「東西的橋梁」這樣居於中間的，功能性的人物，她希望自己是一個真正的美國商人，一個文化上、職業上、觀念上徹頭徹尾的香蕉人。（《慢船去中國 簡妮》，頁 115）

簡妮她刻意不去看自己的中國血統，想要和中國畫清界線，深怕在美國社會中被貶低、看輕，她要昂揚地邁向美國人這個嚮往已久的身分，但她所謂的全盤西化，那樣對中國文化的不屑與遠離，反而成為阻礙她前進成功的絆腳石。因為她在文化認同上的自私決絕，將讓她錯失屬於自己的背景優勢。

而簡妮鄙視的對手倪鷹，正清楚對照出了自己的挫折：

這是因為她一直以中國通的身分自居。她的人脈很廣，左右逢源，她是挪頓公司海外市場升遷得最快的中國人。倪鷹有美國人的方法，還有中國本土的背景，她就是現成的水閘和橋梁，她就這樣

⁸⁷ 北京中央電視台編，《女人說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9月1版，頁157。

走向成功。她英文口音的好壞與這相比，根本不足道。（《慢船去中國 簡妮》，頁 204-205）

簡妮竟然在倪鷹的身上看到了自己一直追求的理想，就是那種可以自在安心、自信熱切地與美國人以及中國人互信相處的和諧感，她第一次體會到自己的困窘與落敗。

從維尼開始，到范妮，因為時代的關係，他們將對外國人的依賴轉化為膜拜，將對自己文化傳統的背棄轉化為決絕。他們家族的上面幾代人，在格林教授的研究裡，都被定義為「沒有文化差異的人」，那些沒有文化差異的人的後代們，已經在壓力下，成長為對所有的文化都過敏的人。（《慢船去中國 范妮》，頁 136）

范妮看著格林，他已經為自己世代為美國洋行工作的買辦家族歷史寫過博士論文，而且出版了。爺爺一心想要毀滅王家的歷史，而格林教授則將王家的歷史當作有價值的歷史保留下來。范妮終於見到了一個「識貨」的外國人，但內心的高興，夾著些心酸。（《慢船去中國 范妮》，頁 131）

從上述兩段引文得知，上海王家買辦的身分是風光中帶著困窘的，他們逃開了別人以漢奸一詞的諷刺，在王家人的血液裡，有著孤芳自賞般的高傲，為家族與西方文化的聯繫而自詡，而急著毀棄和中國之間的連結，他們的靈魂是嚮往著西方世界的。王家原本扮演的是東西交流的角色，而他們對於當時文明的西方文化，是精神上的依賴和崇拜，中國的破陋，可能會影響王家給外國人的觀感，於是要撇清關係，王家的第二代、第三代一直在這樣的帶著

矛盾情感的精神壓力下長大，最終付出了代價，有人自殺、有人殘疾，有人精神崩潰了，這是一個中國世族背離傳統而造成的悲劇，因為他們迷失了自己。王家與外國的關係讓他們在共產的中國難以翻身，他們嚮往著昔日西方文明在上海帶動的風華，因此與後來進步的上海顯得格格不入，但王家背棄的歷史，正好是外國研究者視為珍寶的，確實十分諷刺，也令人慨歎。

其實，面對文化差異，最好的平衡機制就是理解與包容，紮深自己文化的根，並了解異國的文化，便能開闊自己的眼界胸懷。王簡妮最後重新認清自己的上海背景，開創了一條和爺爺、父母上一代不同的路，她選擇以自己熟悉的東西，來消融東西方的差距，優游其間。當一個人懂得珍視自己的文化時，站穩文化優勢，讓更多人能接觸、喜愛這樣的文化，這才能真正認同自己，重拾自尊、自信自在。

本章小結

陳丹燕近期小說的創作焦點，在於探尋現代都會女性的心理歸宿，以及

省思上海人與上海這座繁多樣貌城市的身分認同問題。這個時期的作品中所涉及的關懷對象與主題，已從少女情懷轉而自成年女子的視角出發，除了探討個人和女性族群的心理及角色定位問題，也將關注的面向擴及至上海區域甚至中國人整個民族的文化認同問題。

陳丹燕曾在散文集《女人的肖像》自序中提到：「從寫作的一開始，最初的開始，我就知道我會寫的是女孩子的事，因為我自己是個女孩，後來，我又知道我寫的一定是一些女人的事，因為我自己長大，成為一個女人了，世事在我眼中身邊，如水流逝的時候，我是從自己的心自己的眼中，去看它們，從來沒有超然過。我不明白男人是怎樣看世界的。只知道與自己至愛的男人相處，往往兩個人同樣經歷過的東西，到頭來在各自的心裡留下的，是很不同的片斷，很不同的心情。我吃驚於這種不同，然後我想，也許這就是男人和女人的不同。我有的，是一雙女人的眼睛。也許女人看世界比較溫情與實在，因為沒有男子那樣大的野心。也許女人看自己比較自戀與關懷，因為覺得男子的愛常常不足，不細，又不那麼溫柔。也許女人看將來比較夢幻與甜美，因為女人常常把失望化為理想，這一點像孩子，雖然常常又帶來一次新的失望，但卻不悔。」⁸⁸這是陳丹燕女性書寫的視角與情懷，文字深處蘊藏的是誠實、坦然、積極的人生觀。

「我自己筆下的上海，是為了挖掘這個城市的精神，我認為，這是這個城市最容易被遮蔽，也最有價值的一部分。在它的混亂、嘈雜、時髦、欲望、夢想、失敗、迷失、奮鬥，林林總總之下，有一種恆定的、寬廣的、痛苦的、公允的東西存在，我想那就是我要尋找和表現的這座滄海桑田的東方城市的精神。」⁸⁹在移民社會中成長，成年後又有極豐富異國閱歷經驗的陳丹燕，曾有過一段充斥精神危機的日子，她試著回頭認識自己成長的地方，慢慢地深入自己有些陌生卻一直惦記著的上海文化。她藉著上海書寫，來感受這城

⁸⁸ 陳丹燕《女人的肖像》，台北：業強出版社，1997版，自序頁2-3。

⁸⁹ 陳丹燕，《城與人——陳丹燕自述》，小說評論，2005年4月，頁19。

市特有的氣味，挖掘這城市中可貴的小人物精神，更努力找尋自己文化的根，強調了一種人與城市互依共存的價值感與人文情感。

在陳丹燕的小說裡，她以誠實而憂傷的態度透視並娓娓道出女性的心理衝突與冀盼，她也能以理性的筆調，為自己成長的城市——上海，尋求多樣貌底層的前進動力。綜觀陳丹燕近期小說的焦點，她筆下的上海在追尋存在的精神意義，她筆下的女子也在掙扎著尋找迷失的「人」的情懷，陳丹燕更透過書寫自己與女性、與上海的情感聯繫來自我剖析與省察。

第五章 陳丹燕小說中的心靈依歸

小說中的人物心理，通常能夠聯繫到作家本身所想要傳達的主題意識。法國作家弗·莫里亞克所著的《小說家及其筆下的人物》一文，認為作家的

取材，大多源於現實生活：「我們所虛構的一些作品來自於現實的因素，我們是把我們對別人的觀察所得和對自己本身的了解或多或少巧妙地結合起來。長篇小說的主人公是小說家同現實結合的產物。想在這種結合中區分出，哪些屬於作家本人的，是他所傾注的自己的心血和哪些是他取自於外部世界的——這簡直是一種冒險的企圖。」⁹⁰也就是說，小說家將生活中的體察與感受，透過小說情節與人物心理刻畫的交互作用，在字裡行間透露出來。

陳丹燕曾在受訪時表明自己創作的目的：「我覺得更多的是在關心自己吧！希望能夠表達自己的觀感和對人的認識。」⁹¹不論是書寫他人或自己的生活經驗，都是透過自己的文字，回望自身精神的歸宿，而能從期間獲得一種人世的洗鍊與成長。

從陳丹燕的小說創作裡，可以望見她一路成長的軌跡與心境轉折。本章綜觀陳丹燕生命經驗及其小說創作的聯繫，並就陳丹燕小說創作的階段來漸次剖析。於本章下分為「敏感脆弱的少女心」、「誠實自主的女人心」與「寬容開闊的人心」等三節來探討，以分析、尋思陳丹燕在小說中所透露與趨向的心靈歸宿。

第一節 敏感脆弱的少女心

陳丹燕在一次訪談中，曾提到她小說創作的取材意義：「我覺得，一個人在年少的時候，對將來和世界都抱著美好的夢想，這是他們長大，踏進成

⁹⁰ 轉引自張健、謝華，《中西小說理論要義》，文史哲出版社，2004年初版，頁68。

⁹¹ 曲茹，女作家三人行：陳丹燕、徐坤、王旭烽，《作家》，2001年6月，頁108。

人世界的信心。而進入成人世界，開始自己漫長的人生，就是慢慢將自己對將來和世界的完整的美好夢想束之高閣的過程，慢慢地明白，有些美好的，精神上的夢想，其實是永遠不會在生活中出現的。我的少年故事，在寫的時候沒有意識到，現在看起來，其實都是在這樣一個主題下。我從來沒有覺得少年世界是個理想的世界，我是覺得少年的心中，有著理想世界的影子，不論是誰，在少年時代，一定是對將來自己要去的那個世界有著一生中最積極和單純的嚮往。」⁹²由此可見，不論是寫少年或成人的故事，眼前都要有一份少年崇高的理想作為嚮導，唯有心中存有對美好品質精神的認同，筆下的文字才有純淨的力量。

「在我小學一年級的時候，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始了，當時我不知道它在給許多災難的同時也給了我一份終生的禮物。一直部忘記所見的燒書的情景。此後很長的童年和少年時代，沒有書讀，那時經常千方百計地尋找殘存下來的書。我是在上大學以後才有機會讀到真正優秀的童話的，我相信在優秀的兒童文學作品中，保留著許多人類優美的品質，比如善良、助人、忠誠和浪漫。」⁹³也就是說，陳丹燕認為，寫作可以保留和創造人類最美麗、良善的本質與理想，以前自己曾經面臨過失去精神食糧與不能言說的痛苦，現在要用自己的文字來彌補，而讓人類最優美的精神感情能陪伴孩子長大，他們往後才能保有一份堅定美好的心力。

孩童與少年的眼睛，總是特別澄澈，成人世界的自私、醜陋與紛亂，他們都會放在心裡，在成長過程中如果缺乏適切的撫慰、關懷與引導，可能會讓這些失理、污穢的事物慢慢侵蝕孩子原本清澈單純的心，甚至在他們心中，種下極端激烈或過度壓抑的種子。也因此，孩子們確實需要愛的陪伴與充分的尊重和鼓舞。

但在陳丹燕抱持著「要為孩子們留下美好的人生品質」這樣的心態開始

⁹² 周穎菁、陳丹燕，快樂漲滿心靈的時刻 陳丹燕訪談錄，《小說評論》，2005年4月，頁24。

⁹³ 陳丹燕，《唯美主義者的舞蹈》，上海：文匯出版社，2001年版，頁166-167。

寫作時，其實她的心裡，尚未放下童年時的寂寞和傷痛。小學時候的陳丹燕，眼見過燒書、抓人，她聽見兒女對父母的批鬥，她也感受得到文革時期，社會上、鄰里間的肅殺氣氛，以及家人們永不能說出的恐懼不安。當號稱平等的無產統治的大旗揮向人們，可貴的人群之愛應聲倒地，更遑論人與人之間早已失去基本的信任感。

陳丹燕筆下的少女三三，因為文革的破壞而變得異常靜默，不太願意說話，人緣自然也不太好。三三曾經眼見留下白拖鞋的自殺女人，她看見小靴子死去，她和班長應小紅的對立，她和母親的冷戰，她對在病房遇見的男孩的眷戀，她對合唱團指導的傾慕，還有對童話作家老人的依賴等，彷彿這個世界總和她拉鋸著不肯退讓，三三沉默的背後，其實有著對現實壓力所發出冷峻的抗拒。三三的敏感、脆弱和不安，同時也是陳丹燕的心情。

在小說《一個女孩》的結局裡，四人幫倒台，張春橋的家被人們翻踏、洗劫，「我們倆慢慢地走著，穿過那些在街上興奮地奔忙著的人與車，好像一切又回到了十年前，可那時是開始，現在大家的激動和振奮，是因為這一切要結束了，可怎麼相反的兩件事，要用同樣的方式來表達呢？」⁹⁴即便三三也看不慣、不能理解這種以暴制暴的心態，但終究只是感慨、疑惑，畢竟她也是厭棄、痛恨文革運動的人，而這三三的心思，也隱約透露出文革十年之後，許多珍貴的東西被破壞殆盡，連「人心」也不同了。此時的寬容，是一種對動亂的反制，而那存在女孩心中的糾結，還沒有完全化解。

文革時期造成的文化毀棄，人心的撕裂、絕望與仇恨，確實是一場浩劫，人們要用更多的愛、安慰、扶持，才能為彼此撫平傷痕。陳丹燕在小說《一個女孩》中所顯露的寬宏與自省，為孩子們點亮了一盞明燈，她也藉著面對這些回憶和傷痕，透過用文字「說出」內心的底蘊，也唯有如此，她自己才能真正從這樣的歷史陰霾裡走出來。

⁹⁴ 陳丹燕，《一個女孩》，台北：民生報社，1999年版，頁292-293。

除了社會的變革動亂與人心的背離，生活中死亡情境帶來的陰影，也是一種無形的壓力。「人類終極的悲哀就是永遠無法迴避死亡帶來的威脅與恐懼。成年人可以憑藉已有的認知體系冷靜、理智地看待生命的結束。可是對於勃勃生長的孩子來說，死亡是那麼的遙遠、陌生和不可思議。除了親人的離開之外，生活中其他突如其來的死亡場面也會在他們心裡留下無法抹滅的陰影。」⁹⁵死亡本身並不一定是令人恐懼和悲哀的，但就大多數的孩子來說，對死亡有不能諒解的情緒，因為伴隨死亡而來的，可能是一種決絕的背叛感。

「從與死亡相關的情境中脫離出來且對於死亡威脅產生出自覺的人，會比其他人更容易察覺到自身的恐懼、哀慟、脆弱和危險。」⁹⁶陳丹燕童年時遭遇過死亡的情境，這在她的心裡也留下了陰影，這是一種對死亡感到敏感的感覺。雖然陳丹燕並不恐懼死亡，甚至認為生命的逝去是帶有美感的，但這或許是一種心境的反證，將一般人認為淒惶的死亡印象轉化為絕美，其實也是對生命美好的讚頌。

「孩子的心靈是柔弱而敏感的。描繪冷酷的死亡在一個幼小的心靈中引起的反應和他們隱約感到的悲哀眷戀，有時甚至比描繪人們呼天搶地的痛哭還要更使人心酸，因此它自然也就成為以感傷的情調表現死的作品中經常喜歡選用的一種題材或情節」⁹⁷陳丹燕的小說裡，有幾處成年人回顧父母身亡的情景，回憶者的心情是淡然的，死亡的場景也並不陰森可怕，雖說如此，仍能在文字中，感受到童年失怙或失恃的悲痛，沒有眼淚的回憶和訴說，透露的酸楚卻是更悲涼的。

陳丹燕曾談到自己如何能將女孩的心態寫得如此細膩：「我記性好，青春期波濤洶湧的內心生活一直歷歷在目，耿耿於懷。當我將它們一一寫出來了，就是將它們一一釋放了，我平靜的心情，是釋放以後獲得的。」⁹⁸也因

⁹⁵ 赫永芳，童年記憶與女性成長，《平原大學學報》，第22卷第3期，2005年6月，頁34。

⁹⁶ Kastenbaum Robert原著，劉震鐘、鄧博仁譯，《死亡心理學》，臺北市：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6年初版，頁242。

⁹⁷ 趙遠帆，《"死亡"的藝術表現》，北京市：群言出版社，1993年第1版，頁446-447。

⁹⁸ 陳丹燕，《梯形教室的六個下午》，南寧：接力出版社，2005年版，頁14。

此，創造小說中的人物形象與心理表現，其實也是陳丹燕審視自己、釋放情緒的方式，文字裡頭生命與情感的流動，可以讓原本脆弱、易感的陳丹燕沉澱下來，也更懂得釋然。

總之，陳丹燕小說中的少女心，有著敏感、脆弱、沉默、善思的特質，但成長過程中的磨難與傷痛，會讓少女們愈加成熟。「在成長的過程中，時時檢視兒時的一些記憶，讓鮮活的生命、真實的自我得以復原，這對很多女性作家來說有著非比尋常的意義。」⁹⁹回顧過往，或許會碰觸傷痛，但也只有直面傷口，才能找回澄淨、堅毅的生命原力。

第二節 誠實自主的女人心

陳丹燕在婚後，開始寫她的成人小說。因為作家本身已經走到了女人的階段，於是在她的小說裡，有著許多誠實訴說的女人心聲。

⁹⁹ 赫永芳，童年記憶與女性成長，《平原大學學報》，第22卷第3期，2005年6月，頁34。

首先，在陳丹燕小說裡的少女與成年女子，經常和母親之間有著一種既親密又疏離、彼此了解卻永恆對立的矛盾感情。「女孩子總是和媽媽最親近的，也是媽媽的生活，深深地刺激了女孩子，在心裡總是想著，最好自己將來不要過媽媽這樣的日子。所以，女孩子是那種最能憐惜母親，又從心裡最抗拒母親的人。這就是波伏娃說的，女孩子對自己將來的內心的反抗。」¹⁰⁰母親的生活，經常透露著女兒未來的訊息，對女孩子而言，她抗拒的是婦女的身分和職責，因為那通常代表著一成不變的苦悶生活。

事實上，年輕女孩在青春的夢想慢慢消逝之時，雖然會感到失落與痛苦，但這個失去其實是另一種新生活中的獲得，因為當青澀褪去，女孩會迅速成為一個女人，在她的世界裡，開始懂得愛情的真諦就是珍惜。

廖輝英曾針對八十年代轉型時期的社會兩性關係提出看法：「男女兩性同樣在新舊交纏之下，面臨了安身立命最大的困頓艱難，不僅在現有社會中，適應一己之多重角色，存在著極大的衝突和困難；並且彼此對於相互情境、對應關係，一時也陷入了道德規範青黃不接的混亂狀況。換言之，現代男女，不僅自處艱困，相處也有或明或暗、如此那般的危機。對紅塵男女而言，一切皆在不安定的轉換與錯亂之中紛擾，於是，個別行為，通常也有意料之外的非常情表現。」¹⁰¹在陳丹燕的小說裡，也有許多面臨情感衝擊的男女，如小說《心動如水》中的謝蓮和王海平、翠西與嚴達爾、甚至是謝蓮的姨媽和高個子叔叔，還有《魚和牠的自行車》中的王朵萊，她和英文老師、劉島與沙沙的這三段感情。

由於對於平淡生活感到厭煩與苦悶，這些人們義無反顧地投入新的感情懷抱，挑戰道德的試驗，他們在情感的當下是誠實而勇敢的，但也不免時時受到內心的衝擊質問。陳丹燕在女性小說裡，誠實、直接地讓成年女子為追求自己的愛情和理想來發聲，也凸顯出女性能自主選擇，試圖掌握個人命運

¹⁰⁰ 陳丹燕，《起舞》，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年版，頁5。

¹⁰¹ 轉引自陳碧月，《小說欣賞入門》，臺北市：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6年10月初版二刷，頁258。

的決心。

其次，不論女人如何被現實生活所圍困，都不能放棄自己內心的純真與理想。「我相信女人的一生，也要靠某種夢想的鼓勵生活下去，這種夢想有時傷害她，有時將她的生活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卻仍舊是她內心的支柱。但要是沒有它，她卻會在生活中窒息，像一池沒有魚的水，很快就發臭了。」¹⁰²日復一日的規整化生活，或多或少會消磨女人原有的浪漫與熱情，但維持一種精神的富裕與美好的夢想，才能活出真正的美麗人生。

陳丹燕的女性小說，除了成年女子追索理想與愛的主題之外，還有女性成長的意涵表現。「『女性成長』的涵義有兩層。它首先是生理層面的，指的是女性作為個體的人所經歷的童年、少年、青年、壯年這樣一個生命成長發育的自然過程。其次它還是心理和精神層面的。這一『成長』意味著個體生命存在的趨向成熟，有較明確的自我意識，能協調個人意願與社會規範之間的衝突，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實現自我價值。」¹⁰³從少女成長而為女人，內在的自我意識的發展是更為重要的。能夠認清個人的情感需求與存在價值，勇敢、自信地經營自己的生活，才足以稱為圓融成熟的女人。陳丹燕筆下的女主角謝蓮和王朵萊，都在歷經婚外情的衝突翻騰後，重新看清並思考自身的情感依歸與生命走向。

陳丹燕認為：「成長的過程本身就wer不是完美的，它包括在表達和體會純真感情時最初的造作。要慢慢等妳所經歷的生活，來幫你洗去它的鉛華。」¹⁰⁴她的小說創作，並非只著眼於展現女性痛苦心靈與對現實的不平與抱怨，而能通過寫作來尋找自身存在的意義，冷靜認真地從生命的角度來展現其心靈世界，並從中凸顯出兩性思想的差異與女性的自我成長。

「女性小說要有女性視角，但女性視角不等於只看自己，而要放射出去

¹⁰² 陳丹燕，《起舞》，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年版，頁24。

¹⁰³ 赫永芳，〈童年記憶與女性成長〉，《平原大學學報》，第22卷第3期，2005年6月，頁32。

¹⁰⁴ 陳丹燕，《起舞》，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年版，頁20。

看世界。真正的女性視野是廣博而深遠的。」¹⁰⁵嫁做人妻的陳丹燕，在小說《心動如水》中，道出了成年女子渴望永恆愛情的心情，也寫出了她們表現勇敢自信，追求自由、獨立、自主的自我意識。而已為人母的陳丹燕，在《魚和牠的自行車》裡，要對應的是年少輕狂的王朵萊與進入婚姻生活的王朵萊兩者之間的差異，在愛情的自主選擇中，當誤闖荒蕪的愛情叢林時，也要有選擇離開的智慧。除了回望女性自身的存在價值，也要能走出家庭、突破性別藩籬，以身為「個體」存在的定位，來開展更開闊成熟的人生視野。

總而言之，陳丹燕小說裡的女人，大多有著追求浪漫愛情的傻勁，歷經苦悶生活而走上精神出軌一路，而後又能在混亂的生活與情緒裡，找到釐清個人感情的方向，展現出誠實、自主、熱情的人格特質。而陳丹燕在女性書寫中，細心觀察並深刻體認到女性的困境與成長契機，並於其中釋放了身為女性的壓抑。

第三節 寬容開闊的人心

陳丹燕童年不愉快的生活經歷，在她作為一個作家之後，心理狀態也逐

¹⁰⁵ 呂曉英，女作家視野中的兩性關係，《文藝理論與批評》，2005年，第3期，頁123。

漸從沉默封閉、諒解舒展，走向更為純然的開朗寬容。而這樣的轉變，與她豐富的旅行經驗有關。

陳丹燕說：「獨自旅行的人，並不喜歡打破自己這種寧靜的狀態。有的時候，孤單是一種特別的享受，像苦檸檬汁一樣，有點苦，但是喝了還想喝。在孤單的時候，一個人的心靈得到了最好的休息和清潔。這其實是一個人旅行的最好的享受。」¹⁰⁶李潼也說：「有時，在旅途中也會讀到自己。在旅途中把握住一個很寧靜的時間，不用害怕旅行中的空白和孤單，可以和自己做非常好的對話。」¹⁰⁷在旅行的過程中，可以用最純淨、多元的眼光看世界，同時也重新認識自己，見多識廣加上自我沉澱，心境會轉為開闊，而在旅途中，也會讓人更懂得珍惜。

其次，「人的道德不是來自至善的上帝，也不是來自哲學家如康德所主張的屬於先驗的實踐理性，而是來自於人與世界的互動。人類歷史中新舊道德不斷地更迭，正說明了是這樣的互動在建立起人的道德。但人與世界的互動，不只包含人的參與，更要有世界的回饋與人的反省。」¹⁰⁸人在面對情感衝突與生活困境時，透過冷靜與體悟，才能建立起新的道德觀。人的自省以及彼此扶持、前進，就是真、善、美的一種生命表現，也是陳丹燕所崇尚的人心本質。

「暗示性的或隱喻性的長篇小說看來適合我們的現實世界，在這個世界裡，人不再是衡量一切事物的尺度，而小說表達和闡釋群體的情感的必要性，有助於創造包含諒解精神的藝術品。」¹⁰⁹就如小說《慢船去中國》中的中國沒落世族王家，最終因為王簡妮理解、掌握到自身文化的優勢，使得王家能重振起來，也趁此重新打響王家在中國近代商業文化歷史上的名號與聲譽。簡妮的爺爺王甄展，原本是個崇洋、執傲不屈的人，竟然也會在街上，

¹⁰⁶ 陳丹燕，《偶遇》，上海：文匯出版社，2002年版，頁263-264。

¹⁰⁷ 桂文亞主編，《呼喚：李潼少年小說的聲音》，台北市：民生報出版社，2003年初版，頁40。

¹⁰⁸ 黃武雄，《童年與解放》，人本教育文教基金會，1998年元月二版七刷，頁149。

¹⁰⁹ 張健、謝華，《中西小說理論要義》，文史哲出版社，2004年初版，頁88-89。

以平靜合理的語氣調解了一個安徽水果小販與美國太太的買賣糾紛，這個事件暗示著，異國文化因「認同」與「和解」，而創造了「共生」的契機。此外，王甄展已能放下我執，公允、平和地看待東西方的差異與融合，這也是一種文化衝擊因彼此諒解、平衡差異而趨向調和的表現。

因為陳丹燕走向世界去尋訪自己的人文精神故鄉，又發覺自身有著身分認同的危機，進而回到自己成長的上海，細細查訪與感受那城市懷舊的氛圍，並從地域、文化與人心的重新認識與建造，回望自身的存在與價值，此時，陳丹燕的心境才真正舒朗開來。在走過世界許多角落，接觸不同的文化與人群之後，陳丹燕的自足於孤獨，或是誠懇、自信地侃侃而談，都是她得到寬容和平靜的見證。

因為這世界裡大無畏的「愛」，讓陳丹燕找到了自己生命的出口。因此，陳丹燕認為生命就是一個學習的過程，學習對人的寬諒，也學習對人世缺陷的包容。而她的小說，確實也充分表達了一個平凡女性的理想人生觀：人生因寬容而顯得美好。

對陳丹燕而言，孩子心中那種溫暖又崇仰、驚懼這個世界的心情，是很純粹動人的，她認為人們應該帶著這樣純淨的眼光，去面向複雜紛擾的人生。陳丹燕擅長以感性的筆調來表現理性的思維，而她在小說裡頭強調的是一種精神性的主題，無論在什麼樣的時代裡，都要努力追尋和實現夢想，並維護個人生存的尊嚴，以充實生命的質量。

總而言之，浪漫又冷靜的陳丹燕，總能直揭人心的傷口又細膩溫厚地為傷痕敷藥，她的小說帶著一貫誠摯唯美的氣質，企圖要人們懂得以溫柔寬容的角度來看這不完美的世界。此外，陳丹燕的創作，對於作品與作家個人生活經歷之間的連結從不假修飾，而成為她創作上的一大標誌。從一個少女，成長而為一個女人，再走向思想成熟、心境平靜的一個人，這樣的轉變，除了個人修養與智慧的滋養，還有文學溫厚純淨的力量支持著。

本章小結

陳丹燕小說的深層寄託，來自於她對人生美好的嚮往以及對生命缺憾的包容。人生之愛，這成就了她創作的原動力，她也藉此尋求內心的真正依歸，以作為對自我靈魂的淘洗與表現。

在陳丹燕的小說裡，人與城市都面臨到了自身的生命困境、文化困境，困境來自於人對於環境的不安、矛盾、衝突，這其實是一種自覺性的心理反應。由於內心有所掙扎，才更能激發出人們對於生命價值的永恆追尋。在複雜又充滿變動的人生裡，束縛著人們的往往也是推進人們的，若能勇於面對傷痛，就能走出自設的困境，當一個人懂得誠實面對自己的人生問題與自己內心最真實的想法時，理想的藍圖才可能從勾勒到實現。

一個人的成熟蛻變，需要外在的刺激，更需要內在的反省力量，「成熟也可以是純淨的，因為在這個過程中也可以變得有力，更能抵抗世俗」¹¹⁰而陳丹燕小說裡一個個的人物所面臨到的困境，正好提供給人們與自我內心對話的機會，想清楚自己的人生追尋究竟是什麼，她們就像蠶蛾在層層的繭中蓄積成長的能量，最後憑藉著坦率、堅毅、勇敢的性格消解困境，破繭而出，蛻變的過程雖然艱辛痛苦，卻是生命裡最可貴的經驗與收穫。

陳丹燕的小說裡，談童年經驗、家鄉記憶、精神原鄉的召喚，也談生與死，愛與恨。陳丹燕隨著小說人物而真實活著，她們都因著自省而成長，也得到了心靈的平靜，由於善解人事的缺陋，擁有懂得理解和接受差異的人生觀，才能真正地去付出寬諒的人情關懷。

陳丹燕嚮往歐洲的人文精神，在作品中也以沉靜美善的觀點來詮釋苦難不平的人生，回歸以人為本的人生觀，用愛超越困境，實現理想。這就像是蠶蛾破繭成蝶的美，成就了一種生命中純真、自由、自在的美感。

第陸章 結論

本研究是以陳丹燕的九部小說作品作為研究對象，透過文本分析與現象歸納等研究方法來歸整陳丹燕小說所關懷的主題意識，並審視其創作精神。

¹¹⁰ 陳丹燕，《梯形教室的六個下午》，南寧：接力出版社，2005年1月1版，頁14。

本章旨在總結前面各章分論，做一整體性的歸納論述，以期對陳丹燕的小說做一綜觀。經過分析研究後，大抵獲致以下各項結論：

一、陳丹燕小說中純淨寬容的少兒書寫

陳丹燕的少兒小說，以一種純淨寬容的書寫筆調，訴說著年輕孩子在家庭、校園及社會生活等各個面向的心情，而透過這群大孩子的心與眼所感知到、所描述出來的世界，讓孩子自身以及關注成長議題的家長、師長、社會人士都能有更深入的觀察、理解與省思。

（一）青春困惑多來自於面臨成人世界的衝擊

陳丹燕的少兒小說，以校園生活與家庭親子關係作為兩大寫作主線，再以重大的社會事件或現象為一支線，從各個面向來構築青春時期孩子的生活面貌，並深入敘說其心情。少男少女們的青春困惑，有對於生理上劇烈變化的不安與恐懼，對於男女愛戀的憧憬與心慌，對於自主交友的嚮往，對於內心不安全感的掩飾，或是對走向成人世界的茫然，這些是大多數孩子共同的困擾與心聲。在這個身心紛亂的時期，有些孩子變得沉悶憂柔，善思少言；有些孩子則不馴於成人世界的規則，以叛逆作為保護自己的方式，甚至有的孩子以尋死作為選擇或逃避人生的激烈手段，而這些行為表現的背後，有著企圖建立自我價值與追尋生活歸屬感的意識存在。

除此之外，在強大社會體系下的教育制度中，孩子必須面對升學考試的競爭壓力，在中國一胎化的政策或社會思潮的影響下，孩子可能成為獨生子女這個特殊族群的一份子，而在時代的演進中，還可能面臨家庭裡父母離婚

而過著單親生活的窘境，甚至是遭遇像文化大革命這般強力摧毀與重建的社會運動。

由此可知，孩子的生活和思想，不可能被排除於以成人為主體結構的社會之外，他們在社會變動中所造成的內心衝突或受到的感染，將影響其人格發展的形塑，也就是，青春的困惑多來自於即將進入成人世界的壓力，或已面臨到成人世界觀點的約制。

（二）孩子與成人之間應懂得互愛互諒

每一個成人都有童年經驗和青春期的體驗，每個孩子也都有踏入成人世界的一天，因此孩子與成人本來就是社會中的共同體，不論年齡與個性，沒有誰可以被忽略孤立。但往往孩子看不清楚大人在社會競爭中所投注的心力和承受的壓力，而大人也將成人觀點直接加諸於年輕孩子的身上，忽略了他們的心理需求，也因此容易造成兩個世代間的衝突與情感出走。

在陳丹燕的殘忍直揭之下，她作品中再真切也不過的社會題材，清楚道出青春期孩子的所困、所思、所想與所願，字裡行間又處處有著寬容與調和的空間，時時提醒著成人應該要反省並更能同理於孩子的感受，為孩子與成人之間，開啟了溝通交流的大門，點起了互愛互諒的理想願望。

每一個年少時的夢想，在現實的成人世界常逐漸被銷蝕，即便如此，它仍是人們心中確實存在且引以為傲的永恆，陳丹燕很能真切體悟到理想天空與現實大地的距離，但她並不懊惱或抗拒，因為她知曉，這樣的落差，其實是一種邁向成長的必經挑戰。在陳丹燕的少兒小說創作裡，她尋找自己的最初理想，她檢視且堅持自己的人生態度，一步步引領著少年兒童走上成長之路，也因為這些真誠且貼近人心的文字，讓讀者們了解到陳丹燕既複雜又單純的審美經驗和人生感受，而能更深入地來審閱自己的生命體驗。

二、陳丹燕小說中追求永恆之愛的女性書寫

(一) 誠實呈現女性的處境與心理

受限於傳統思想中對性別的刻板印象，女性在社會的運作底下，經常扮演的是無聲的角色，無聲的形象或許是溫良無害的，但也可能代表的是柔弱、畏縮、自卑、甚至失去自我的窘境，於是乎，這樣的一群人也理所當然是可以被忽略的。

陳丹燕小說裡的成年女性，大多也都面臨到了一種存在感的疑惑，但不同於傳統女性隱忍、自悲自憐的態度，這些新女性是有自覺性的，也能勇敢地揭開自己在生活中跌跌撞撞導致的傷口，突破眼前的困境。對於她們而言，大膽說「要」或說「不」，是一種自主性的抉擇，而不是一味地配合演出而已，這些女性懂得為身邊的人付出愛，也曉得要體貼自己的心情。

陳丹燕在描寫日常生活經歷的故事時，對於女性觀點的種種限制與禁忌，生活中困窘的處境與隱微的心情，都誠懇細膩地以文字刻畫並傳達出來。

(二) 表現女性追求自我理想的主體意識

傳統觀念裡的女性形象，通常是個性溫柔婉約，懂得犧牲奉獻，凡事願意成就他人的。但隨著時代的演進變化，在現代社會中，已能夠接受女性多元化形象的出現，女性不再只是扮演順從和付出的附屬角色，而進一步需要一個提供自我實現的舞台。

在陳丹燕的小說裡，女性大都具備一定的教育水準，也有展現工作能力

的機會，這些外緣條件是次要的，重要的是，現代女性願意傾聽自己內心的聲音，並以積極的作為表現個人思維，來追求自由昂揚的心靈，因為有堅強的意志力和企圖心來展現個人的優勢，並看重自我存在的價值，也看清自己的方向，便能開放地、自信地扮演好各個不同面向的角色。

總之，這些女性勇於承擔個人與社會的責任與使命，追求自己的理想，驗證了現代女性具有獨立超然的自我主體意識，也可以說，女性能在經營人生的過程中，要求維持一種自我精神的高度。

三、陳丹燕小說中文化尋根的城市書寫

(一) 透過身分認同而重拾自尊

在十九世紀中晚期至今，中國陸續發生了幾波前往美洲大陸的移民潮，他們第二代之後的人們，受過良好的教育訓練，通常也有很好的語言能力，這些美籍華人被稱作是內白外黃的「香蕉族」。姑且不論民族意識的問題，當異國文化在一個人的身上互為激盪時，可能會因某種功利性的考量而消滅了對原鄉的認同感，以避免身分衝突的困擾。在陳丹燕的小說《慢船去中國》裡，就深刻地描寫了東西文化衝突與認同的問題。

這部小說所描繪的買辦後代家族，因為急於躋身美國社會，切割了與中國文化背景的關係，結果反而自陷於身分認同的困境。如果無法理解、認同與自己血脈相連的文化情感，又怎能自信地去融入另一個不同文化的社會呢？原來，單向的依附異國文化，而缺乏認識自身的意義，可能會淪為壓抑卑微的地位，鄙視自己的土地情感，等於是拋棄了基本的尊嚴，相對的，認同原鄉的價值，才可能重拾自尊，在文化差異中找到一個平衡點。

（二）通過描繪城市身世而回望作家自身的生存狀態

陳丹燕是個從北京移民到上海的人，她與上海的聯繫，是一個女孩的生命史與上海這個城市的生活史的同時開展。陳丹燕成為作家後，有機會到她嚮往已久的歐洲尋找自己的精神故鄉，心頭卻湧起我從何處來，要往何處去的迷惑與失落，而上海本身就是一個移民社會，它同時也是個帶著混血血統的城市，它的心理困境，也是陳丹燕本身的身世困惑。

這使得陳丹燕第一次深情回望自己成長的地方——上海，因為深入自己的上海記憶，安頓了自己的靈魂，於是更能照見自身的存在意義。也就是說，陳丹燕藉著書寫上海城市的身世問題，來確立、安頓自己生命存在的價值感，認識上海面對世界的寂寞與恐懼，也等於陳丹燕認清自己自卑焦慮的移民心理，陳丹燕和這個城市，都因為重新認識自己生命的基底，而能自信昂揚地面對自己的獨一無二，繼續開展各自的生命史。

四、陳丹燕小說中的心靈依歸 寬容、平和、愛

從北京舉家搬遷到上海，從上海到歐洲、美國旅行，最後又回到自己成長的地方上海，陳丹燕雖曾有何處是兒家的漂泊之感，也不認同自己是個道地的上海人，但在此刻，每一段她踏上的行路上，陳丹燕都用心駐足，以真誠和包容來和世界各個角落的人們心靈交流。

陳丹燕曾說自己嚮往的、精神上的依歸之處是充滿人道精神與人文主義的歐洲，卻又在歐洲產生了身分認同的危機，而有重新認識上海這個家鄉的機會。無論是歐洲還是上海，她的創作動力與情感其實來自於內心底層對於

人與土地的關懷。

更進一步地說，陳丹燕從書寫兒童、青少年到女性等對象一貫而下的思想嚮導，也就是要積極關懷這些生活在大時代裡，在複雜多變的大城市中，能真實面對自己生命血肉的人們。她帶著同理的、溫暖的眼神與筆桿，要去發現並支持這許多在變動不安的環境裡，仍掙扎著要圓滿自身的小人物。因此可以說，能啟動愛的地方，就是陳丹燕的心靈故鄉。

參考書目

【一】陳丹燕作品 依出版時間排列

(一) 小說

1. 陳丹燕，《女中學生之死》，台北：業強出版社，1991年版。

2. 陳丹燕，《玻璃做的夏天》，台北：業強出版社，1994 年版。
3. 陳丹燕，《心動如水》，台北：業強出版社，1995 年版。
4. 陳丹燕，《晾著女孩裙子的公寓》，台北：業強出版社，1995 年版。
5. 陳丹燕，《一個女孩》，台北：民生報社，1999 年版。
6. 陳丹燕，《我的媽媽是精靈》，台北：國語日報出版社，2001 年版。
7. 陳丹燕，《魚和牠的自行車》，台北：印刻出版社，2002 年版。
8. 陳丹燕，《慢船去中國 范妮》，台北：印刻出版社，2004 年版。
9. 陳丹燕，《慢船去中國 簡妮》，台北：印刻出版社，2004 年版。

（二）散文

1. 陳丹燕，《美麗信紙上的青春》，台北：幼獅文化出版社，1994 年版。
2. 陳丹燕，《約會在聖母廣場噴泉邊》，台北：幼獅文化出版社，1994 年版。
3. 陳丹燕，《紐約假日》，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6 年版。
4. 陳丹燕，《年輕人的旅店》，台北：業強出版社，1997 年版。
5. 陳丹燕，《女人的肖像》，台北：業強出版社，1997 年版。
6. 陳丹燕，《獨生子女宣言》，北京：南海出版公司，1997 年版。
7. 陳丹燕，《上海的風花雪月》，台北：爾雅出版社，1999 年版。
8. 陳丹燕，《咖啡苦不苦》，台北：天培出版社，2001 年版。
9. 陳丹燕，《今晚去哪裡》，台北：天培出版社，2001 年版。
10. 陳丹燕，《唯美主義者的舞蹈》，上海：文匯出版社，2001 年版。
11. 陳丹燕，《上海 Salad》，台北：時報出版社，2002 年版。
12. 陳丹燕，《與桑妮在一起的紐約之夏》，台北：民生報社，2002 年版。
13. 陳丹燕，《偶遇》，上海：文匯出版社，2002 年版。
14. 陳丹燕，《柴可夫斯基不在家：陳丹燕看歐洲藝術》，台北：天培出版社，2003 年版。

15. 陳丹燕，繪本《狗仔》（“我在這兒”成長閱讀叢書），南京：江蘇少年兒童出版社，2004年版。
16. 陳丹燕，《流連歐洲咖啡館》，台北：天培出版社，2005年版。
17. 陳丹燕，《夜宿歐洲星光下》，台北：天培出版社，2005年版。
18. 陳丹燕，《梯形教室的六個下午》，南寧：接力出版社，2005年版。
19. 陳丹燕，《陳丹燕和她的上海》，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5年版。
20. 陳丹燕，《起舞》，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年版。
21. 陳丹燕，《漫卷西風》，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年版。
22. 陳丹燕，《木已成舟》，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年版。

（三）人物傳記

1. 陳丹燕，《上海的金枝玉葉——上海公主戴西的一生》，台北：爾雅出版社，1999年版。
2. 陳丹燕，《上海的紅顏遺事——程姚姚傳記》，台北：爾雅出版社，2000年版。

【二】中文專著 依姓氏筆畫排列

（一）小說研究

1. 王德威，《眾聲喧嘩以後：點評當代中文小說》，麥田出版社，2005年初版二刷。
2. 石曉楓，《兩岸小說中的少年家變》，里仁書局，2006年初版。
3. 任世雍，《小說理論與技巧》，台北：書林出版公司，1981年。
4. 李喬，《小說入門》，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86年。
5. 周英雄，《小說——歷史——心理——人物》，台北市：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89年初版。

6. 林文寶，《少兒文學天地寬：台灣少年小說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九歌出版社，2002年初版。
7. 俞汝捷，《小說二十四美》，北京市：中國青年出版社，1987年第1版。
8. 俞汝捷，《人心可測——小說人物心理探索》，淑馨出版社，1995年8月初版1刷。
9. 桂文亞主編，《呼喚：李潼少年小說的聲音》，台北市：民生報出版社，2003年初版。
10. 徐岱，《邊緣敘事：20世紀中國女性小說個案批評》，上海市，學林出版社，2002年第一版。
11. 陸志平、吳功正合著，《小說美學》，北京：東方出版社，1991年。
12. 陳碧月，《小說欣賞入門》，臺北市：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6年10月初版二刷。
13. 張大春，《小說稗類》，英屬蓋曼群島商網路與書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11月初版一刷。
14. 張子樟，《少年小說大家讀》，天衛文化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2版。
15. 張子樟，《走出傷痕——大陸新時期小說探論》，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初版。
16. 張子樟，《回顧中的省思：少年小說論述及其他》，澎湖縣：澎湖縣文化局，2002年初版。
17. 張素貞，《細讀現代小說》，台北市：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86年初版。
18. 張清榮，《少年小說研究》，萬卷樓，2002年初版。
19. 張健、謝華，《中西小說理論要義》，文史哲出版社，2004年初版。
20. 楊昌年，《現代小說》，三民書局，2002年2版。

(二) 文學 / 文化文本與其他理論研究

1. 王泉根，《中國兒童文學現象研究》，長沙市：湖南少年兒童出版社，1992 年第 1 版。
2. 王雅各主編，《性屬關係上：性別與社會、建構》，心裡出版社，1999 年 10 月。
3. 王煥琛、柯華葳著，《青少年心理學》，台北市：心理出版社，1999 年 5 月初版一刷。
4. 北京中央電視台編，《女人說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 年 9 月 1 版。
5. 吳武典，《青少年問題與對策》，張老師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8 年 3 月初版 20 刷。
6. 吳靜吉、林邦傑等著，《與年輕談心——青年人的自我追尋》，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3 年 10 月，初版一刷。
7. 周曉、沈碧娟編，《男生寄來一封信》，民生報，1998 年初版。
8. 張小虹，《性別越界：女性主義文學理論與批評》，台北：聯合文學，1995 年。
9. 張子樟，《閱讀與詮釋之間：少年兒童文學評論集》，花蓮縣立文化中心，1995 年 6 月初版。
10. 張子樟，《青春記憶的書寫：少兒文學賞析》，台北：幼獅出版社，2000 年 10 月初版。
11. 黃永武，《中國詩學設計篇》，台北：巨流圖書公司，1997 年。
12. 黃武雄，《童年與解放》，人本教育文教基金會，1998 年元月二版七刷。
13. 傅光明，《生命與創作：中國作家訪談錄》，山東畫報出版社，2005 年 2 月 1 版。
14. 傅林統，《豐收的期待：少年小說——童話評論集》，富春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9 年 4 月初版 1 刷。
15. 傅林統，《兒童文學的思想與技巧》，台北市：富春文化事業公司，1990 年 1 版。

- 16.趙雨龍、秦安琪編，《兒童與青少年精神健康問題 觸動與關懷》，心理出版社，2005年初版。
- 17.趙遠帆，《"死亡"的藝術表現》，北京市：群言出版社，1993年第1版。
- 18.劉緒源，《中國國外獲獎作家作品集 陳丹燕卷》，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初版。
- 19.簡瑛瑛著，《何處是女兒家：女性主義與中西比較文學/文化研究》，聯合文學，1998年11月初版。

【三】外文譯作 依出版時間排列

1. 李文彬譯，佛斯特著《小說面面觀：現代小說寫作的藝術》，志文出版社，1974年5月。
2. 周文麗、江惠蓮譯，LaHaye Beverly 著，《不安的女人：探討現代婦女角色的扮演》，橄欖文化事業基金會，1986年11月初版。
3. 吳迎春譯，Carol Becker 原著，《如影隨形：現代女性看不見的焦慮》，聲寶文教基金會，1990年1版。
4. 楊美惠譯，西蒙 波娃原著，《第二性 第二卷：處境》，台北：志文出版社，1992年初版。
5. 陳引馳譯，格蕾 格林、考比里亞 庫恩編，《女性主義文學批評》，駱駝出版社，1995年7月1版1刷。
6. 劉震鐘、鄧博仁譯，Kastenbaum Robert 原著，《死亡心理學》，臺北市：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6年初版。
7. 傅林統譯，保羅 亞哲爾原著，《書 兒童 成人》，富春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7月一版三刷。
8. 吳紅鑾譯，Charles A. Corr & David E. Balk 編，《死亡與喪慟：青少年輔導手冊》，台北市：心理出版社，2001初版。

9. 吳慧貞譯，Robert Coles 著，《故事的呼喚》，遠流出版社，2001 年初版。
10. 吳紅鑾譯，Corr, Charles A./Balk, David E 著，《死亡與喪慟：青少年輔導手冊》，心理出版社，2001 年 5 月初版一刷。
11. 瞿世鏡譯，吳爾夫著，《論小說與小說家》，聯經出版社，2001 年 11 月初版第二刷。
12. 王奕婷譯，Moi, Toril 著，《性/文本政治：女性主義文學理論》，國立編譯館與巨流圖書有限公司合作發行，2005 年 9 月 2 版 1 刷。
13. 黃德祥等譯，Richard M.Lerner 原作，《青少年心理學：青少年的發展、多樣性、脈絡與應用》，台北市：心理出版社，2006 年 9 月初版二刷。
14. 湯震宇、楊茜譯，克萊斯勒等著，《女性心理學》，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7 年 2 月第 1 版。
15. 張君玫譯，蘭西 雀朵洛著，《母職的再生產：心理分析與性別社會學》，群學出版有限公司 2007 年 8 月一版。

【四】學位論文（依發表時間排列）

1. 原靜敏，《憶舊、傷痕與反思 試析少年小說《一個女孩》》，國立台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 年。
2. 呂依嫻，《陳丹燕上海書寫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 年。

【五】單篇論述（依姓氏筆畫排列）

1. 石曉楓，少女成長紀事 當代臺灣女性成長小說書寫主題之研究，《中國學術年刊》，2006 年 9 月，頁 153-180。
2. 曲茹，女作家三人行：陳丹燕、徐坤、王旭烽，《作家》，2001 年 6 月，頁 108-112。

3. 任靜， 上海格調 淺論上海女作家筆下的上海和上海女性 ，《江蘇教育學院學報》，2004 年 1 月，第 20 卷第 1 期，頁 97-101。
4. 任靜， 世俗 慾望 論海派女作家的創作共性 ，《南京工程學院學報》，2005 年 9 月，第 5 卷第 3 期，頁 22-25。
5. 呂曉英， 女作家視野中的兩性關係 ，《文藝理論與批評》，2005 年，第 3 期，頁 119-123。
6. 何絢， 午夜的尖叫消逝於白日 解讀陳丹燕《魚和它的自行車》，《當代文壇》，2003 年 5 月，頁 115-116。
7. 李合亮， 期待真正的行走文學 ，《中國圖書評論》，頁 7-9。
8. 李潼， 那個喝狼奶長大的年代 讀陳丹燕《一個女孩》，《文訊雜誌》，1999 年 8 月，頁 24-26。
8. 周曉波， 新時期女作家兒童文學創作的情感投入與關注熱點 ，《浙江師大學報》，1994 年，第六期，頁 54-59。
9. 周穎菁、陳丹燕， 快樂漲滿心靈的時刻 陳丹燕訪談錄 ，《小說評論》，2005 年 4 月，頁 21-27。
10. 周穎菁， 俗世與宗教情懷 陳丹燕創作論 ，《小說評論》，2005 年 4 月，頁 28-33。
11. 洪淑苓， 帶著蟋蟀去旅行 陳丹燕、陳桑妮《與桑妮在一起的紐約之夏》導讀 ，《文訊雜誌》，1992 年 8 月，頁 26-27。
12. 施麗珠， 陳丹燕「男生寄來一封信」讀後感 ，《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2005 年 12 月，頁 28-30。
13. 徐永泉， 論少年小說與少年讀者的期待視野 ，《唐山學院學報》，2005 年 9 月，頁 40-41。
14. 徐潔， 幻想與現實鎔鑄的獨特藝術風格 評陳丹燕《我的媽媽是精靈》，《陰山學刊》，第 15 卷第 3 期，2002 年 6 月，頁 15-18。

- 15.黃儀冠，從「家國想像／文化認同／現代性」解析鄭寶娟小說《這些人那些人》，《中文研究學報》，2000年6月，頁165-179。
- 16.梁瑞玉，不能摧毀的優雅與美麗 讀陳丹燕《上海的金枝玉葉》，《勝利油田職工大學學報》，2001年1月。
- 17.陳丹燕，域外人物肖像，《中國作家》，1995年第2期，頁99-115。
- 18.陳丹燕，上海的愛爾蘭酒館，《聯合文學》，1998年8月，頁88-92。
- 19.陳丹燕，中國天才少年何去何從？，《遠見雜誌》，1998年12月，頁114-118。
- 20.陳丹燕、張賀琴，表達是一種交流的願望，《語文教學與研究》，第20期，2001年10月，頁8-9。
- 21.陳丹燕，上海咖啡館的編年史，《聯合文學》，2001年10月，頁146-149。
- 22.陳丹燕，我的寫作，《印刻文學雜誌》，2003年12月，頁217-218。
- 23.陳丹燕，一次展覽會，《明報月刊》，2004年6月，頁44。
- 24.陳丹燕，尋根的人，《明報月刊》，2004年7月，頁56。
- 25.陳丹燕，公園之爭，《印刻文學生活誌》，2004年9月，頁161-170。
- 26.陳丹燕，五洲之際會，《明報月刊》，2006年4月，頁104-110。
- 27.陳丹燕，與生俱來的使命，《明報月刊》，2007年9月，頁24。
- 28.陳丹燕，三不管地帶，《Time Express》，2004年11月，頁70-71。
- 29.陳丹燕，城與人 陳丹燕自述，《小說評論》，2005年4月，頁18-20。
- 30.陳丹燕，我的棉襖，《明報月刊》，2005年5月，頁18。
- 31.陳莉，親近或逃離：審視中國女性兒童文學中“母親的女兒”與母親的關係，《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05年4月，頁15-18。
- 32.陳莉，結盟與分立：中國女性兒童小說作家筆下的母女關係，《婦女研究論叢》，2005年11月，第6期，頁55-59。
- 33.陳惠芬，“文學上海”與城市文化身分建構，《文學評論》，2003年第3

- 期，頁 140-149。
- 34.陳碧月，90年代：顛覆「母親神話」的大陸女性小說，《實踐博雅學報》，第7期，2007年1月，頁1-21。
- 35.張瑞芬，上海的金枝玉葉 讀陳丹燕《慢船去中國：范妮》、《慢船去中國：簡妮》，《文訊雜誌》，2004年9月，頁22-23。
- 36.張瑞玲，淺談少年小說中「死亡」議題的處理，《書評》，第56期，頁35-39。
- 37.賀桂梅，三個女人與三座城市 世紀之交懷舊視野中的城市書寫，《南方文壇》，2005年4月，頁4-8。
- 38.彭保國，『描繪而不教育』 論陳丹燕的少女文學創作，《作文世界》，2006年8月，頁76-80。
- 39.彭瑞金，歷史傷痕的舔舐 陳丹燕的《一個女孩》是歷史傷痕文學，《兒童文學家》，第25期，1999年6月，頁23-25。
- 40.董莉，成長著的女作家 評陳丹燕的近期創作，《唐山高等專科學校學報》，第13卷第3期，2000年9月，頁51-53。
- 41.楊劍龍，懷舊想像與青春物語 近年來上海都市題材創作之文化透視，《湛江師範學院學報》，第25卷第2期，2004年4月，頁1-4。
- 42.赫永芳，童年記憶與女性成長，《平原大學學報》，第22卷第3期，2005年6月，頁32-34。
- 43.練暑生，如何想像「上海」？，《當代作家評論》，2006年第4期，頁107-116。
- 44.劉李娥，新時期女性兒童文學的美感特徵，《當代文壇》，2006年第1期，頁103-105。
- 45.劉永麗，上海懷舊：對一種完美現代性的嚮往，《當代文壇》，2006年第3期，頁81-84。

- 46.蕭義玲，女聲歡唱 女性小說的書寫向度（上），《幼獅文藝》，第 595 期，2003 年 7 月，頁 23-33。
- 47.蕭義玲，女聲歡唱 女性小說的書寫向度（下），《幼獅文藝》，第 596 期，2003 年 8 月，頁 26-29。
- 48.隱地，陳丹燕「一個女孩」閱讀筆記，《明道文藝》，第 285 期，1999 年 12 月，頁 44-47。
- 49.譚玉芝，給孩子幸福 陳丹燕談女兒，《小作家月刊》，第 121 期，2004 年 5 月，頁 14-17。
- 50.譚玉芝，人物側寫 追求自由的燕子：陳丹燕的文學生涯，《小作家月刊》，第 121 期，2004 年 5 月，頁 18-21。
51. 陳丹燕作品目錄，小說評論，2005 年 4 月，頁 34-35。

附 錄

陳丹燕創作年表

時間	創作經歷、作品出版與獲獎紀錄
1972 年	14 歲的陳丹燕已開始寫作，並在雜誌《上海少年》的少年習作欄目裏發表了第一個散文。
1982 年	擔任《兒童時代》小說編輯，開始小說和散文的寫作，並翻譯兒童文

	學書籍。
1983 年	翻譯出版《小老鼠斯圖亞特》(懷特著)。
1984 年	第一篇散文《中國少女》發表於上海《少年文藝》，獲上海青年作家作品獎，陳伯吹兒童文學獎，中國作家協會優秀兒童文學作品獎。第一篇小說《當有人遇到不幸》發表於上海《少年報》，獲陳伯吹兒童文學獎。
1986 年	發表小說《上鎖的抽屜》，結集出版第一本青少年文學短篇小說集《少女們》。同年採訪了一個上海女中學生的自殺事件，寫作了第一部中篇小說《女中學生之死》，發表於《中國作家》雜誌。
1988 年	出版第一部中篇小說集《女中學生三部曲》。獲上海青少年推薦青少年讀物金獎。
1990 年	發表第一部成人生活題材的中篇小說《寒冬麗日》。開始涉及都市生活題材的文學創作。同年翻譯出版《黑珍珠》，(司格特 奧代爾著)。
1991 年	《女中學生之死》日文版由日本福武書店出版發行，訪問日本。《女中學生之死》日文版先後再版七次，被日本兒童文學協會選入 20 世紀最好的一百本世界兒童文學作品，在《產經新聞》《朝日新聞》皆有好評。同年中文繁體字版《女中學生之死》由台灣業強出版社出版發行，先後再版六次。寫作並出版了第一部都市女性生活題材的長篇小說《心動如水》。
1992 年	以訪問學者的身分前往德國慕尼黑國際青少年圖書館，向意大利波羅尼亞國際書展推薦中文參展圖書，並演講中國獨生子女文學。寫作、發表了一系列歐洲生活和歐洲知識分子的採訪記，而這三個月的歐洲生活對其寫作生涯有極大的衝擊和影響。同年寫作長篇小說《一個女孩》，對自己的童年時代做第一次全面的描寫和深入的思考。同年 11 月，在上海東方廣播電臺開設青少年節目《十二種顏色的彩虹》聖誕

	特別節目籌得善款和捐助,在上海兒科醫院兒童白血病區建立無菌層流室「12 色彩虹屋」,用於救助白血病患兒。節目獲得上海市政府新聞獎二等獎,中國新聞獎一等獎。
1993 年	遊歷德國,法國,西班牙,葡萄牙,波蘭,俄羅斯,沿途採訪並為東方廣播電臺發回報導。
1994 年	遊學美國,在新澤西小鎮上唯一的一家義大利咖啡館裡寫作長篇小說《紐約假日》,實現了在一家異國咖啡館裡寫一部小說的心願。同年,《美麗信紙上的青春》和《約會在聖母廣場噴泉邊》這兩部散文集在臺灣由幼獅文化事業公司出版。
1995 年	《一個女孩》德文譯本《九生》在瑞士出版發行,數周後,被德國之聲電臺選為最佳童書。《法蘭克福彙報》,《蘇黎士日報》均有好評。
1996 年	《九生》獲奧地利國家青少年圖書獎,德國國家青少年圖書獎銀獎,德國青少年金色書蟲獎。出版散文集《精神故鄉》(與陳保平合著)。
1997 年	《九生》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全球青少年倡導寬容文學獎,德國柏林市政府了解外來文化圖書 1997 年特別獎。同年出版《獨生子女宣言》,獲得中國人口文化獎,策劃五集電視記錄片《獨生子女》,與上海電視臺記錄片編輯室合作完成。
1998 年	出版小說《我的媽媽是精靈》,同時出版散文集《上海的風花雪月》,獲全國優秀暢銷書獎,發行十六萬冊。《九生》的德國版由費舍爾出版社在德國出版發行。同年十月,曾參加中國作家協會訪問團,至臺灣訪問一週。
1999 年	出版傳記小說《上海的金枝玉葉》,發行十四萬冊。長篇小說《一個女孩》在中文繁體字版由台灣《民生報》出版,獲得中國時報 1999 年最佳童書獎,聯合報 1999 年最佳童書獎。日文版《獨生子女宣言》在日本出版發行,《朝日新聞》和 NHK 亞洲人物欄目報導了新書的發

	行。
2000 年	出版傳記小說《上海的紅顏遺事》，發行六萬冊。出版歐洲遊歷系列散文叢書《今晚去哪裡》，《咖啡苦不苦》。
2001 年	出版散文《上海 Salad》。作為中國作家代表參加柏林國際文學節。小說《我的媽媽是精靈》獲得台灣年度好書獎。
2002 年	出版歐洲遊歷系列散文《偶遇》和長篇小說《魚和它的自行車》。《上海的金枝玉葉》獲得榕樹下網站，週末畫報和菲利普公司聯合評選的全國十本好書獎。
2003 年	《柴可夫斯基不在家：陳丹燕看歐洲藝術》在台北由天培出版社出版
2004 年	出版長篇小說《慢船去中國 范妮》和《慢船去中國 簡妮》，並為“我在這兒”成長閱讀叢書的繪本作品《狗仔》撰文。
2005 年	由台灣的天培出版社出版歐洲遊歷系列散文《流連歐洲咖啡館》與《夜宿歐洲星光下》，原名為《咖啡苦不苦》、《今晚去哪裡》。同年，攝影文集《陳丹燕和她的上海》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
2006 年	圖文書《起舞》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而歐洲遊歷系列散文《漫卷西風》和《木已成舟》由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